

前言

从未有过这样沉重的春。

多少年来,世界总是在各种可能间反复横跳,每次都是有惊无险。但这次,一脚踩空。猝不及防的下坠,让所有人失重,同时又有诸多事象从眼前划过,或者消失,或者重重地击中我们,更让人惊恐的是,我们发现我们头上越来越大的阴影是大山;这时,那些坚强的、也是柔弱的,越过我们,将身纵起,迎向那最绝望的压迫,把牙咬碎也稳稳地扛着并不后退一丝。融化黑暗,背影就如星辰,哪怕星碎星坠,亦为燭火,在所有人心里燃烧着——当你回眸凝视,岁月就此温暖。

你看,你看到那些初生的嫩芽了吗?极弱小极卑微,探头探脑却不畏畏缩缩,窸窸窣窣而正大堂皇,最最敏感最能感知生死间的大恐怖,虽恋生但决不畏死,在萧杀的冰冷面前毫不退缩,不知不觉,就把生命的颜色从天涯铺到了眼前。不正像极了你啊,疗他人的伤痛,爱自己的家国。

春雨有知,整夜沉吟,到天明也不能成诗。但就算乌云千方百计剪碎了阳光,那又如何?

你睁眼,满山花开;你闭眼,花开满山。

编者

目 录

2020·1-2

(总第 110—111 期)

本刊主要寄赠: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有关领导, 国家图书馆;

湖南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及有关机构, 湖南省文联、湖南省作协有关领导, 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省各市州文联, 省内外部分文学刊物, 省内外部分文艺名家;

娄底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军分区主要领导及有关机构, 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 市内有关处级以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娄底市各县市区主要领导、宣传部长, 市内各基层文联、各文艺家协会主席;

娄底市各乡镇主要负责人。

娄底各大宾馆酒店茶楼。

前 言

文艺战“疫”

- | | | |
|----|------------|-----|
| 04 | 名家抗“疫”·诗词篇 | 彭利铭 |
| 05 | 君问归期未有期 | 游宇明 |
| 13 | 最美抗疫者 | 袁杰伟 |

文 学

小说

- | | | |
|----|--------|-----|
| 19 | 歌托 | 李 健 |
| 37 | 柳枝词 | 叶 尘 |
| 44 | 一定劝她回来 | 黄三畅 |

散文

- | | | |
|----|------|-----|
| 52 | 本草经 | 刘群华 |
| 58 | 紫藤祭 | 蒋昌典 |
| 59 | 槐梓公屋 | 向少勇 |

诗歌

- | | | |
|----|--------------|-----|
| 62 | 浪淘沙·渠江源 | 张湘平 |
| 62 | 滇池上飘飞的红色丝带 | 康纪钊 |
| 63 | 节气里的半壁江山(组诗) | 剑 峰 |

风物

- | | | |
|----|----|-----|
| 65 | 沉船 | 艾梅雨 |
|----|----|-----|

- 74 乱世蓝田迎解放
76 琅塘老街抹不去的乡愁
78 游车田江水库

黄强明
照云
段汉中

采风

- 80 金色牛山园
82 诗韵牛山
雾
烟雨古塘
古塘行
古塘梨园(三首)

小牛
廖志理
梦天岚
易志斌
陈遗志

评论

- 85 小小说里的大诗意
87 梅园诗话道精神
90 梅园诗话

梅婷
刺客
康伦梅

新书

- 92 爱情天梯
94 金梯门(摘选)

姜贻斌
李述文

艺术

- 101 盛世楷书,正大气象
“书尊楷法”——廖吉林晋京书法展述评
107 冷水江市书法掇英
117 新化县美术掇英

梦天岚

文联动态

129 文联在线

编辑部

顾问:谭谈刘非
杨懿文 吴建平

主编:张湘平

副主编:肖佳文 彭虎初
曾林林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菊初 李哲 段志东
彭卫国 傅成杰

执行主编:廖吉林

执行副主编:周颂红

编辑:刘瞰 张高洁

美术设计:刘瞰

刊名题写:谭谈

本期封面作品:新化美协作品剪辑

主办:湖南省娄底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娄底市文学艺术创作交流中心

本刊地址:湖南省娄底市湘中大道 290 号

邮政编码:417000

电话号码:0738-8288029

邮箱:qclld2007@163.com

出版日期:2020 年 5 月 10 日

印刷:娄底市学院印刷厂

印刷数量:1000 册

湖南省期刊证湘 K004 号

名家抗“疫”·诗词篇

● 彭利铭

清平乐·决战

龟蛇淌泪，
举国宵难寐。
万众会师驱疫退，
行逆开新启岁。

春来雪化冰融，
同舟共济乘风。
待到花红日暖，
山河万里飞虹。

忆江南

江城好！
万缕楚霞舒，
云梦山川春水泽，
百花齐放疫瘟除，
风日美如初！

江城梅花引·战疫胜

江城庚子疫封门
日昏昏，
夜昏昏。

举国一心齐上阵，
挥铁臂，
逆行奔，
护我根。

铸魂，
铸魂，
撼乾坤。
龙子孙。
战鬼神。
祖国必胜，
灭毒尽，
岁月留痕。
芳草依存，
黄鹤驾祥云。
四海升平堆锦绣，
环朗晏，
仰天瞰，
念党恩。

七律·战疫

霾罩江城大疫狂，

家国洒泪国之殇。
瘟神恶孽惊华宇，
天使驰援感上苍。
风雨同心情有意，
军民共济爱无疆。
人间正道青山在，
保佑平安续史章。

有感于战“疫”医疗队返程

幸得有你，
山河无恙！
青山在，
碧水长，
春雷响
万物长！
作别悲壮离乱，
播种梦想
迈进希望
谱写新华章！
武汉加油！
中国必胜！

君问归期未有期 | ● 游宇明

于我这样的文科生,新型冠状病毒(下称“新冠病毒”)几乎是个一夜之间到来的概念,第一,我从来不知道它的存在;第二,我也从来想不到它会如此深刻地影响我的生活,当然,它同样影响了中华大地每个人的生活,区别只是有人受的影响大些,有人受的影响相对小些。

一无所知的去路

2020年春节,我是在浙江嘉兴过的,这也是我迄今五十多年的人生中仅有的一次。没成家与夫妻分居的时候,我的春节年年跟着父母过,乡下热热闹闹、仪式感爆棚,让我尽享年节和亲情的快乐,常常在老家一呆就是个把月,不到上班前一两天决然想不到回单位。妻子和女儿搬过来之后,有时在城里,有时在老家。2019年临近寒假时,女儿打来电话,说单位要“申硕创大”,领导吩咐他们呆在嘉兴,建议我与她妈妈一起去嘉兴过年。这也在我意料之中,女儿在高校宣传部工作,一遇大任务,写鼓劲稿的事情总免不了,只是不期而来的这个电话让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大学里的寒假一般有三四十天,相别多时的一家人不聚在一块,那种失落可想而知。但去嘉兴,早几年随我进城的父母又年过八旬,实在放不下心。好几次想跟父母张口说这事,话到嘴边又白花花地咽了下去。临到快要买车票时,我才不得已又一次提起电话,父母倒是通情达理地表示支持,考虑到最小的妹妹也在这座城市,父母过春节也算有人照顾,将家事一一安顿好,1月19日,我一步三回头地登上了去嘉兴的列车。

其实,还在娄底的时候,我便知道武汉爆发了不明原因肺炎,这得益于我写作时养成的关注时事的习惯,只是那时媒体公开报道此事的不多,当地少数官员还在反复强调没有明显人传人证据,我也就没将这种病当回事。不过,话又说回来,假若知道后来定名为“新型冠状病毒”的那

个恶魔传染性那么强,我大概很难下定决心在火车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度过漫长的15个小时。我的卫生知识再有限,也明白火车、飞机、轮船、大型商场、医院、家庭等场所是病毒的主要作恶之地。

对疫情毫不知情,在火车上全无防备,没戴口罩,还张着大嘴吃水果、喝水、进早餐,使用公共水龙头,也没有想到戴只一次性手套或垫张餐巾纸。年关的硬卧车厢非常挤,每个铺位都是人,我的前后左右是一大家子,一共六七人,他们经常高声谈笑,飞沫四溢,我根本没意识到必须稍稍躲开一点。后来想,幸亏这趟车没在重疫区停留,也幸亏坐在我旁边的人没有谁感染新冠肺炎,否则,那趟旅程后果不堪想象。

唯一的野外散步

我是1月20日上午9点多抵达嘉兴的。吃完中饭,女儿说她要跟她妈去超市买东西,问我去不去。我说我还是请假吧。我对陪女士逛街向无耐心。我家的两位女家民逛街喜欢东走走西看看,相得中的买下来,相不中的也要仔细研究一番,哪怕逛了半天街,一分钱东西没买,也不觉得浪费了时间。我呢,买东西讲究一定要成交,比如今天计划买件衬衫,就要想方设法买成,万一没有中意的,退而求其次也得完成任务,否则便感觉这趟街白逛了。我自知是家中另类,每次女家民约我上街都是能躲就躲。中午睡了一阵午觉,起床是三点多,再看会书,已将近下午五点。我打电话给女家民,可是拨了这个拨那个,没谁接我电话。女士们的手机喜欢放到包里,大商场又往往熙熙攘攘,没有听到也在意料之中,我干脆锁上门,去了运河文化公园。

公园只与小区隔条小街,里面有篮球场、图书馆、广场、绿道、文化画廊等等,池里的荷叶虽然不免干枯,却也显出几分沧桑之美。我沿着大运河散

步,夕阳给岸边的柳树撒上了一层层细碎的金子,宫殿一般,蓝天、碧水、黄树、灰船,构成了一幅极富动感的江南水乡画。说到大运河里的船,我发现一个特点,这里所有的轮船都从事货运,没人打鱼,也没人做客运。这也不奇怪,嘉兴人均收入浙江第四,农民人均收入全国第一,清洁工开着宝马上班、工厂保安住着大别墅的事比比皆是,谁愿意风里雨里的去河里打鱼?水里的客运,就更不需要了。嘉兴地势非常平坦,全域陆地面积四千平方公里,只有几十平方公里是山地,修路似乎只要放几根石灰线就行,境内高速公路、高铁纵横交错,南北东西畅行无阻,谁稀罕坐小轮船作乌龟之游?这天是周日,除了学校之外,一般单位都还在上班,公园里人不是很多。我一个人在游道上不慌不忙地迈着步子,时而弯下身子用手机里的“识物”软件拍花,时下放目天空看雁来雁往。心里想着,今天好好在运河公园玩玩,明天吃完早餐再去南湖看看烟雨楼。

南湖我去过一次,记得那是在2018年暑假,只是去的时候有点晚,匆匆在湖边转了一圈,就回了家,未来得及登烟雨楼。烟雨楼为后晋时(940年前后)吴越国广陵郡王钱元璪所建,最初是在湖畔,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嘉兴知府赵瀛将它改建到湖心岛,从此名扬四海,乾隆下江南时曾多次登临。此楼正楼两层,高约20米,建筑面积640余平方米,重檐画栋,朱柱明窗,柳映荷照,莺歌燕舞,江南园林具有的好处,它都兼收并蓄。

正遐想着,天不觉间暗下来,路旁的瓜型灯早就点燃了满腔热情,人也慢慢多了起来,但我没有得到电话召唤,依然不敢回家。我知道,只要这两个人下午逛街,家里的晚餐一定会姗姗来迟。与其坐而等饭,不如让眼睛先饱餐一顿秀色。遗憾的是这样美好的散步,第二天开始就被残酷的新冠疫

情切断了,去南湖看烟雨楼自然也就成了云影。

家庭初级“防疫”

1月21日,早起在手机上看新闻,突然看到一个视频。视频里,当时身在武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明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呼吁大家注意防范,尽量少出门,万一外出必须戴口罩。钟南山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定可以度过难关。说到这里,他哽咽了。俗话说:英雄有泪不轻弹,院士流泪,证明情况比最初少数人描述的肯定要严重。我这人忧患意识强,而且性子急,吃完早饭,立即上街买口罩。

长到这么大,我从来没有买过口罩,也不知要去哪儿买。后来想:口罩有防病毒功能,医院和小诊所应该有。但大医院一般得凭处方买这些东西,那么就去小诊所吧!打开高德地图,输入“诊所”字样,显示的结果有十多个,最近的是高照街道秀清社区的,走近一看,该诊所正在装修,门口堆着木材、水泥、砂石等大堆建筑材料,显然不像上班的模样。第二个诊所距离我2公里,我按照高德地图步行导航的指引,一个拐角一个拐角地找了去。一位老医生客气地接待了我,问明来意,他告诉我:诊所不卖口罩,想买口罩得去药店。

想找药店不难,诊所对面即有一家,店里还剩下六个纱布口罩,每个只要两块钱,我看了一下,一是觉得厂家舍不得用布,面积明显不足,很难遮住我这大个子的口鼻;二是做工粗糙,连线都缝得东倒西歪,使我不敢相信它有防病毒的功能。我于是又开始麻烦高德地图,按照其指引的路线一家家寻找别的药店,一家只有一次性口罩,没有纱布的;一家有纱布的,却只剩下4个,而我最初设想的是家里每个人至少得买3个,只好放弃。说起来有意思,初次买口罩,我根本不知道一次性口罩是

用无纺布做的,并且消了毒,对新型冠状病毒有一定的防护作用,而纱布口罩除了防灰尘、飞沫,对病毒基本上无可奈何。自然也不能完全怪我。当年SARS病毒猖狂的时候,一些单位发的就是纱布口罩,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认知:纱布口罩可以防病毒。走了一家又一家,最后在一家大店买到了五个纱布口罩,离我想计划购买的数量有点距离,但想到再放弃很可能还要转更多圈圈,便毫不犹豫地下了单。三四天后我才感觉到:虽然纱布口罩未必对病毒有多少防护作用,却是出入小区和大门外的水果店和生鲜店的“路条”,没有它,我连这个小区的大门都出不了。

沙发上的“应急响应”

妻子有个妹妹在杭州萧山,两人感情很好,姐妹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妻子每次去嘉兴,只要时间稍长,都会给她打电话,吩咐她带小外甥女来玩。我们一起去过月河历史街区,游过范蠡湖公园,逛过无数大大小小的街道。此次去嘉兴,妻子又告知了她,并约好年后第一时间姐妹相见。

新冠疫情来了,当时武汉和全国各地感染者的底数尚未摸清,每天的感染人数明显上升,与亲友相聚显然不合时宜。我们是毫无防备乘火车来的,不知道自己是否已被病毒感染。姨妹一家从杭州来,也要接触些陌生人,同样隐藏着被感染的风险。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取消聚会为好。我坐在沙发给姨妹发了条微信消息,大意是说小外甥女年纪太小,抵抗力不强,鉴于目前的情况,不妨将聚会改到未来合适的时候。我开始还担心姨妹可能不高兴,中国是礼仪之邦,倘在平时,主人取消自己邀集的聚会很不合适。没想到不到三分钟,通情达理的姨妹就回复“好的,好的”,我不禁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给姨妹发完微信，我让妻子关心一下娘家防疫的事，自己则给父母打了一通电话，首先是过问家里是否有足够的生活物质，叮嘱他们服从社区安排，尽量不要出门，遇到难处可向小妹求助，也一定要婉拒亲朋戚友的到访。接着，又打电话给小妹，建议她抽时间送几个口罩过去，并教给老人如何使用，父母万一需要出外，也有个起码的防护。父母年事已高，读书不多，对病毒、细菌之类的东西几乎完全没概念，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在疫情中确保他们的安全，是我法律上的义务，更是我道义上的责任。

提袋小买

我是一个书生气比较浓的人，一辈子活在精神里，只在乎读书、写作，兴致来了，也会偶尔给家人买买菜，但这样的事一个月都难得碰上几次。买菜太费时间，而我每个时段都是有安排的，比如上午上班或者写作，下午读书或者上班，晚上散步、瞄新闻，然而，在嘉兴那段时间，我主动承包了每天的买菜任务。

此种承包有客观原因，亦有主观因素。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我每天都会关注全国疫情。最初一段时间情况颇为严峻，全国每天都有数千确诊病例，浙江也是每天增加一百、两百的，我的心情受到很大影响，写作难以为继。从主观方面说，女儿一个人在外地，平时少有机会关心她，我难得在相聚的日子体现出一个父亲的温情；加上疫情当头，出外有一定风险，我也不想让孩子过多地抛头露面。女儿所在小区门口有家“戴梦得生鲜店”，大葱、白菜、萝卜、芹菜、牛肉、猪肉、面粉、苹果都有卖。我总是每天早早起来，给一家人蒸好馒头、鸡蛋，然后蒙着口罩、提上无纺布袋子去采购。家里人喜欢吃水果，一天总要消耗掉三四斤，我也爱买排骨，一买就是

大袋，店里人都认识我了，每次来了新鲜水果和排骨，都会主动问我要不要，买排骨时请店员剁得小一点，她们也耐耐烦烦的，从来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神情。有次一个店员找零时多给了我十三块钱，我当时没看，揣在兜里，回家发现了立即跑去退还，她们很感动。我倒觉得这不是个什么事，疫情紧急，店员们为了大局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上班，多不容易，谁忍心去占这点小便宜呢？

城内出差

1月30日，女儿接到单位通知，要求各部门2月1日起安排一位领导、一位工作人员值班，以处理疫情期间各种紧急事务，女儿所值的班是在2月1日至5日。在疫情尚未完全控制的时候，女儿上班，我心里总是惴惴的，我跟她商量，一是叫她别坐公交车，走路上班，来回两个多小时就当锻炼；二是中午不要去食堂就餐，我去送。食堂人杂，我们无法搞清就餐者中有没有跟疫区的人密切接触的，万一有人存在这样的情况，又不主动上报，就会很麻烦，坐在办公室吃饭，心里踏实。

我特地去商场买了一个两升的不锈钢饭盒，饭盒分三层，一层装汤，一层装饭，一层装菜，非常方便。回来后用开水做了次试验，100度的水倒进去，4个小时之后倒出来还蛮烫手。

给女儿送的饭菜当然是精心准备的，每一个中餐都不重样，比如今天中午是红萝卜炒牛肉、炖排骨、大白菜，明天一定是红烧鱼、炒鸡蛋、菠菜，生怕女儿觉得不好吃，剩在饭桶里。或许是因为饭菜口味不错，或者是由于女儿善解人意，我每次送去的饭菜，她都吃得干干净净。

第一次送饭，我内心其实有些忐忑，主要是担心在路上遇到“不该遇到的人”，一是不戴口罩的，二是处于新冠病毒潜伏期的。无论来去，我都极力

避免跟别人擦肩。看到没戴口罩的人，会躲到一边，与其保持至少两米的距离，即使碰到戴口罩的，也尽量避免脸对脸，生怕他一不留神蹦出个喷嚏来。走了两三个来回，经验多了，这份紧张才稍稍缓解。

送饭表面上只是个体力活，实际上牵涉到正常生活节奏的改变。女儿在家时，我们一般都是11点半开始弄中餐，12点30分以前吃完饭。现在为了保证女儿不迟于12点40分拿到饭盒，我必须将吃完中餐的时间改到11点半。这样一来，早饭与中饭的间隔特别近，往往早饭还将肚子撑得鼓鼓的，又得端起中午的饭碗了。下午呢，女儿下班得5点，在路上走70分钟，到家里已是6点多了，中餐与晚饭隔得非常远。

浙江的疫情管控特别严，我送饭得比平时多走许多路。比如小区有个南门，直通我必经的殷秀路，现在南门封闭，我必须从位于秀清路上的东门出去，绕个大圈子再到殷秀路上。想进女儿单位也是这样。行至文昌路中段，本来可以走学校的北门，那样可以节约至少一千步路，如今封闭了，只留东门，我得走完整个文昌路，再转到越秀南路中部，还不让进大门，只能隔着栏杆办交接。一个人在街上一天行走两个多小时，步子又急，不能说不劳累，但想到女儿吃的这份饭里包含着可口、安全，我觉得自己的这几趟“城内之差”出得特别值得。

客厅“运动场”

在娄底，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吃完饭跟几个好友在学校运动场走至少一万步，我们因此建了一个名为“运动健康和美”的微信运动群。朋友来自不同职业，有的在官场，有的在文坛，有的在商界，有的弄建筑，但大家相处得极愉快。

疫情爆发之前，这个微信群是非常热闹的，一

到傍晚，几乎都会有人喊“出发”，也都会有人回应，朋友们偶尔有外面的应酬，也会说声“今晚请假”之类。我们一般是7点到7点半相聚，8点半到9点回家，运动一个半小时左右。大家在一起聊时事，论人生，就算偶有争论，也没有谁当回事，第二天彼此依然谈笑风生。出现新冠病毒疫情后，群里没有了朋友散步的消息，多的是对病毒的关注，我们的“运动场”纷纷改成了家里的客厅。

到达嘉兴的当晚，我便开始延续晚上的锻炼。我给女儿买的房子不算大，因为是楼梯房，使用面积也达到70几平方米。从客厅到餐厅，大约是十七八步，走不到三个来回便有一百步。如果还拐拐客厅与卧室之间的过道，一个来回至少有50步。只是在客厅里散步，难得像在运动场那样专注，一会儿想到要瞥下手机里的新闻，一会儿又觉得还要烧壶水喝，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平时一个小时走完的路程，在客厅里得花费两个小时。好在疫情期间，天天宅在家里，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也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合适。当然在客厅“运动场”散步，我的耐心比较有限，一般都是走到三四千步就收工了。有一点可以感到欣慰，疫情延续已经一个多月，我的客厅散步也坚持了一个多月，其中包括在嘉兴的所有日子。

小区多了“红袖章”

2月8日8点多钟，我习惯性地提着布袋出外买菜，到达小区门口，发现大门两旁多了几位“红袖章”，他们有的像保安，有的像社区志愿者，袖章上一律标着“防疫”字样。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士告诉我：小区已进行封闭管理，进出得凭通行证。他带我到另一侧领了张红色小纸条，纸条的背面印着些与疫情无关的文字，看得出这是个临时举措。凭了这张纸条，我测了体温之后，顺利出了大门；

还是凭着这张纸条,我购了蔬菜、水果,无碍无阻地进了大门。

回来的时候,在小区路旁的张贴栏看到,物业其实2月7日已出通告,说是从第二天开始进行新一轮封闭,外面的人与车不得进入小区,业主凭通行证进出,每户一周可派一人出外三次。2月10日,我再次出外买菜,向“红袖章”出示前日领得的小纸条,一位年轻人告诉我:纸条已经作废,可去对面领一张正式的通行证。我依着指引走到一片台地上,工作人员问了房号、户主姓名、联系电话,就发了一张对折的硬质证件给我,封面印着某某小区通行证,盖的章却是“嘉兴市秀洲区防疫指挥部”,里面有两个月的日历。每出去一次,工作人员就用油性笔在上面打了一个勾。知道出去变得不方便,此后我买菜总是一次性购齐两三天。

搬水工

一早起来,用气压泵压纯净水桶,却怎么也压不出水,低头一看,才知桶子已唱“空城计”,给大门边送水的店子打电话,店家说:小区封闭,不让外人进来,得我自己去拿。生存之事,吃喝为大,所谓喝,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喝水。家里无水,送水的又进不了小区,自然只能靠我这个大男人想办法。一大桶纯净水少说也有30升,换算成重量,是30公斤,让我一边一半挑着上楼,应该不算个事,叫我扛到肩上搬进四楼,还真没那个能耐。我只能选容量小的。农夫山泉,4升一瓶,每箱6瓶,我一口气订了3箱。先是将它一一搬到小区门口,然后憋足一口气,从门口一路端到四楼,敲开门交给女儿之后再抱第二箱,反复数次,弄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内衣也浸湿了。平时,这种事我都是请别人做的,买的时候就会跟商家讲好,加多少钱,然后送到家里。但疫情来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为了

基本生存,我只能放下平时的指手划脚,去拼自己并不擅长的体力。后来,我又搬过三次水,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历做铺垫,已不觉得如何为难,人毕竟是一种懂得适应环境的动物。

另类烦恼

走向社会后,从来没有设想过一种情况:某一天无书可读。

读书无非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有买书的钱,二是有适合读书的场所,三是有一定的空闲时间。这三个条件都我都具备。我供职于一所省立大学,每月工资加稿费、版税虽然不是一个如何了不得的数目,但掏出千儿八百块钱买书,一点问题也没有。何况,我常年订阅两种报纸、三种刊物,更无形中充实了储备。我家有书房,12平米,足以安放几个书架、一台电脑、一把沙发,一个人读书完全够用。依高校惯例,专任教师不坐班,除了上课、开会,平时不用去单位,时间相对自由,想读书,绝对可以找到机会。

然而,一次偶然的出行和一场不期而遇的疫情改变了一切。

去嘉兴,我原本只准备呆九天,为了自己的心灵不挨饿,我在行囊里放了三本杂志、一本图书。依经验,读完一本杂志费时四小时,啃完一本书,需要二十小时。可供阅读的材料耗时达到了三十二小时,等于每天可以阅读三个多小时,应该说非常够量。没想到新冠疫情波及全国,浙江也属于影响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加上没有买到一次性防护口罩,我的归期一推再推。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话说,叫“君问归期未有期”。

回家的时间大幅推后,所带的书肯定不够读。女儿虽然也是学中文的,但小专业却跟我区别很大,她本科读的是对外汉语,研究生上的是比较文

学与外国文学,书架上摆满了外国文艺理论、西方文学作品和英文、韩文书籍。而我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最喜欢看文史哲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上她买的一些书青春性强,字号小,不适合我这即将走向老年的眼睛。我只从她的书架上勉强挑了两本书,四五天就看完了。本来,女儿家隔条马路就是街道图书馆,设施非常好,有中央空调,冬温夏凉,带电脑可以无线上网,我以前去过多次,现在一把小小的锁,就将全部方便锁进了门里。在网上下单吧,全国上下四处封路,平时一个快递两三天会到,现在十多二十天还没个音讯。因此,每天做完少量的一点家务之后,我总觉得心灵空空的,没有落处。

新版“皇帝的女儿”

前面说过买口罩的事,那时还不知道口罩有一天会成为人人仰视、求之不得的皇帝女儿,否则,我21日下午上街,完全可以再买一点。自从新冠病毒传人的消息成为媒体的热词,口罩马上会成为一等一的热销货了。在其时的嘉兴,不要说N95口罩、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就是专家说不太能防病毒的纱布口罩也买不到了。一段时间,我内心的焦虑真的冲到了极点。戴纱布口罩偶尔去小超市买菜什么的,我倒是不怕,毕竟那家超市面积不大,通风良好,但让我戴着这种口罩乘火车回娄底,我实在没有这个胆量。好在嘉兴市在微信和支付宝上向市民投放口罩,每份5个,6元钱一份,邮政快递送到家,每天13点摇号。我建议女儿下载相关APP,每天参与申请。申请了五六次之后,女儿终于成功了一次,这才有了我在路上戴的一次性口罩,我也才敢最终确定本次嘉兴之行的归期。

“三脚猫”网红

这些年最流行的事物之一是网红的出现。某

次采风,我亲眼看到过一次网红的直播,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漂亮女子站在设备前,一边笑意可掬地跟观众打招呼,一边用心介绍着背后货架上的农产品,有花生、干蘑菇、红薯片、熏泥鳅、土鸡蛋等等,边上几个助手则在网上帮着处理粉丝的询问与订单。据说,本地一个网红曾经在一天之内卖掉二十万枚土鸡蛋。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做“网红”,虽然,我这个“网红”实在只有“三脚猫”的功夫。

学校原定2月17日正式上课,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只好一再推迟开学时间,先是安排在2月24日后,后来又推到不早于3月2日,最近有消息说可能还要延至3月17日。开学时间可以后推,大学生的学习却不可耽误,省里和学校要求老师们从原定的开学时间起上网课。对电脑,我是熟悉的,1999年初鄙人购买第一台电脑时,学校百分之九十的家庭还没有配置。三年之后上网,那时报刊还普遍在接收纸稿。但对网络录播、直播之类,确实很陌生。也不是学不会,而是认为这些东西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并无多大用处,没想到去学。我一直崇尚“内容为王”的教学理念,觉得一个老师知识渊博、见识超拔、口头表达能力强、善于把控课堂,就可以将课上好,其余东西无关紧要。现在“疫情”一来,线下的课堂暂时没有了,讲网课也就成了一个必须攻克的山头。

我去嘉兴,并不知道会发生全国性的疫情,更想不到日后有一天得上网课,教案、教材、工作电脑,一样没带。我第一周有八节课,都得在网上完成,这就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压力。好在我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创作》都是老课,前一门教的时间超过三十年,后一门也有十来年,我对相关内容都比较熟悉。我的安排是这样的:先从学习通上下载相关提纲,再在网络上找些资料,写成教案。

读大学时,老师教过我们一种方法,上课前将课堂要讲的东西背下来,然后再上讲台。我觉得这样做太死板。许多年来,一直坚持只想好思路,便上讲台,详细内容临场发挥。平时这样上了也就上了,从没将它当成什么特色,到了录网课时才发现它的优越,那就是:可以“习惯性”地调动脑子里各种知识资源,为“突袭”的工作服务。录播课上了好几场,学生反映不错,看来,再上一段时间,我这个“三脚猫”网红很有机会晋级为“四脚猫”。

笑话归笑话,我还是特别想念线下的课堂,总觉得那样的场所更让人踏实,好在随着政府和社会的全力战疫,新冠疫情已经减轻,在教室里上课的一天应该不远了。

君问归期终有期

2月23日,是我回娄底的日子。为了这个归期,我真的费尽脑筋。我们去嘉兴的车票是托旅行社订的,已经出了票。退票,只能去火车站窗口。1月26日,正是大年初二,我戴着一个纱布口罩,坐公交车去火车站,内心非常复杂。不去吧,车票是28日的,马上就要过期;去吧,又有点怕感染。要知道当时的嘉兴每天都有确诊病例,谁也不敢肯定自己一定可以躲过疫神。不过,考虑到那个时候的公交车上往往没有多少乘客,车子也消毒了,最后还是去了。2月11日、16日分别改签、另买了一次火车票,都因为疫情没有成行。只是这一回,全国疫情得到了控制,大部分省份连续许多天都是零确诊,单位的同事又多次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加上网课已经开始,也有了一次性口罩,离开嘉兴似乎成为可行的选择。

进火车站首先得量体温,我自然高度配合,因为个子太高,我甚至潜意识地低了一下头。防疫人员做事扎实,是为大家的健康,我不明白有的人为

什么总想突破规矩,该戴口罩不戴,该量体温不量,该亮通行证不亮,是想证明自己的牛气吗?其实能证明自己牛气的场合多了,在这样的场合显摆,除了呈现出愚蠢和浅薄,不会给人留下别的印象。测了体温,过了安检,在候车室坐了三四十分钟才上车。候车室似乎比平时安静许多,少有人高声谈笑。这不奇怪,疫情当头,少说话就少有飞沫,既利人也同样利己。

软卧车厢人变少了,以前四人一个包间,现在变成两人一个。我们夫妻约定在车里始终戴防护口罩,不喝水、不吃饭、不漱口,也不随便跟人说话,一句话,不给新冠病毒任何入侵的机会。我们在嘉兴已精心保护了自己个多月,决不能因为坐一次火车前功尽弃。那天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嘴巴烧得像火一样,背包里的水却没人喝一口;我们胃里空荡荡的,两包旺仔小馒头却没有谁去动它。

出站得扫APP或身份证填表,姓名、年龄、有无与湖北人员接触,是否经停武汉都在其列,我感受到了娄底人办事的认真,不觉间对自己相依相伴了35年的城市生出一种别样的好感。是的,虽然瘟疫无情,如果每个肩负职责的人都一丝不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再狡猾的病毒也一定会被我们打败。

一转眼,回到单位有些日子了,我依然天天关注着海内外疫情,为日渐减少的确诊数字欢呼雀跃,倚门等待春天的到来,同时也想方设法让自己静心,读点书,想点事,写点文字。有研究说:此次新冠病毒的宿主是蝙蝠,不知道对不对,至少它来源于野生动物的可能性很大。无情的生活已经给了我们一种启示:人类远远不是无所不能的,面对已知或未知的世界,我们还是多点敬畏为好。

最美抗疫者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战役中的娄底小人物 ● 袁杰伟

战斗仍在进行!

新型冠状病毒,来势异常凶猛!

封城!

封街!

封村!

延长假期!

行动前所未有的!

娄底!这座湖南中部的小城,在全国的版图中只有那么小小的一点。然而,在这座只有4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涌现了许许多多不怕苦、不怕死的“小人物”,他们每天都与疫情做着最顽强的斗争!他们每天都在用生命演绎着感人至深的故事!

我每天都被他们的精神感动着,他们在我的心里,就是最美的生命!

他们是最美抗疫者!

请 战

娄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战役打响后,曾被人们誉为“最美护士”的双峰县人民医院护士李秀玲,坚毅地在进入隔离病房护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患者的请战书上按下手印。

李秀玲因2016年6月16日的一次义举被称为“最美护士”,当天,李秀玲在双峰县城逛街,突遇一位中年男子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李秀玲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双膝跪地,为这个陌生男子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李秀玲抢救病人的

视频被路人拍下,引来无数网友点赞,大家称她为“最美护士”。双峰县人民医院与李秀玲一样参战的护士共有8名,其中年龄最小的邓鸿艳,刚刚参加工作,还是一朵娇艳的花,全院40余名党员医师递交请战书。双峰县妇幼保健院成立志愿服务队20余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宣誓坚守在抗疫第一线。双峰县印塘乡机关工作人员谢泳超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药学,但他毛遂自荐走上了疫情防控第一线,和同事一起开展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对从武汉返乡车辆消毒等工作。

娄底市中心医院1000余名党员干部和技术骨干写下请战书,申请加入医院“新型肺炎”医疗救治小组,坚守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近十名医护人员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请求在抗疫一线接受考验!

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32人主动请缨驰援武汉!

.....

撤 席

“响应疫情防控要求,我们兄弟决定,取消母亲100岁寿庆活动。”1月29日,涟源市金石镇湖洞村大樟组刘庆颐、刘庆国、刘伟亮三兄弟取消母亲黄礼圭百岁寿庆活动的消息,刷爆当地村民、亲友微信朋友圈。

他们兄弟也想为操劳一辈子的母亲办一场隆重的寿庆,一个月前开始张罗,提前预约了镇上最好的厨师,请人写好了寿联,采购了寿庆物资,满心欢喜等待农历正月十二生日到来。可谓万事俱备。然而,今年72岁的刘庆颐认为,其家族有10余名党员,而自己作为一名退休干部、老党员,应该带头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同两个弟弟商量后,将想法告诉母亲。老人家高兴地说:“我们是党员之家,应该带头!”金石镇在春节期间准备操办的酒席

全都取消了。双峰县推迟婚礼83起,按农村惯例要举办的寿宴、满月宴等,全部主动停办。

网 诊

朱飞跃是娄底市中心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她想,患者来医院人数越多,交叉感染风险也越大,很多人只是“疑似”,通过网上诊看,在家隔离观察,更有利于防控工作。于是,她携手微脉互联网平台,在朋友圈发起“娄底爱心医生线上义诊”的倡议。一天之内,便有60余名热心医生积极报名参加,线上接诊患者每天数百次,极大地缓解了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为广大群众及时消除了疑虑,也降低了市民因普通感冒前往医院就诊造成交叉感染的风险。为确保能第一时间给予群众最及时准确的回复,有时凌晨三点了,线上医生还在接受咨询。

隔 离

1月26日,大年初二晚上,龙晓丹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中,把自己即将奔赴抗疫一线的事情告诉了妻子:“我跟领导申请去感染科了,那儿现在缺人,明天就去报到。这段时间,我不能回家。”

“你不怕吗?”陈曼强忍着内心的矛盾,小声地问。

“不怕,穿了隔离衣呢,没事的。”

“你放心去和病毒搏斗吧,我会好好照顾父母和崽崽们。”

简单的对话,算是出征前的嘱托。作为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的护理学教师,尽管陈曼心里满是担忧,但她理解丈夫,一直以来,对于丈夫这份特殊的职业,她都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曾经,她也抱怨丈夫没有时间陪伴、照顾家人,但更多的是支持和理解。在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她更没有理

由阻挡。

大年初三,龙晓丹进入感染科隔离病房,每天和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打交道,但他的内心是坚定的。进入隔离病房就意味着要和家人彻底隔离,每天除了待在病房的12个小时,其余时间就只能在医院为医务人员租的宾馆休息。但他坚守岗位,无怨无悔。

驰 援

1月29日上午,一直致力于研究垃圾气化技术的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老师陈庆平“临危受邀”,在湖北武汉防疫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紧急行动,连夜为湖北送去“医疗垃圾气化处理设备”。该设备将有效帮助解决抗疫一线医疗垃圾如口罩、防护服等处理难题。第一批“医疗垃圾气化处理设备”很快送达武汉雷神山医院,陈庆平等主要承担指导、培训有关人员科学操作设备的任务。

据了解,陈庆平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晓平等一起研制出的垃圾气化处理设备,在处理垃圾过程中做到了“三无”:无烟雾,无异味,无污水,并享有专利。

把 关

邓朝霞,万宝卫生院防疫专干。从大年叁十至今,邓朝霞和万宝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一直蹲守在监测点,直面四面八方来娄底的车辆、驾乘人员,检测体温,把好入娄关口。

暖心外卖

1月29日下午,娄底市中心医院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发热门诊医务人员收到了一份暖心的匿名外卖,送货单上备注着:“谢谢你们负重前行,守护娄底一方天地。”

一份外卖,所值不多,可它表达了娄底外卖小哥的一份对一张抗疫医务人员的心意。

重返战场

新化县文化馆的陈斌是一名退伍战士,他主动请缨重返“战场”。他将妻子、儿女送到岳母家安顿,只身一人将被铺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搬到文化馆办公室,主动到罗盛教纪念馆、艺校、文化馆、文化综合执法大队、上梅街道青石街社区等免费开放场馆和人员流动量大的地方进行消毒杀菌,确保市民生命健康安全。同时开展各项宣传工作,提高市民对疫情的知晓率、关注率。他24小时值班,疫情不退,决不下班,随时听候调遣和安排。

夫 妻 档

冷水江市人民医院苏俊、杨丽是一对夫妻。夫妻俩将两个分别三岁和一岁的孩子送回老家交给家里老人照料,大年三十那天,也是趁着吃年夜饭的时候,他短短地和家人通了个视频,就回到各自岗位上忙了起来。

苏俊坐诊,杨丽被从泌尿科安排到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台,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很晚,忙得无暇顾及其他。医院发热门诊承担的任务很重,要对来院的患者进行流行病学史了解及测温,将可疑的患者分流至发热门诊专家处进一步诊治。当遇到情绪激动的患者时,杨丽会耐心地给他们科普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知识,讲解发热病人的多种诱因,减少他们的恐惧,安抚他们的情绪……就这样,杨丽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二个小时,通常一天下来,发现她都没有喝过一口水。虽在同一楼层,但是苏俊和杨丽值班时却因各自工作忙得见不到面,如果碰见了,也只能通过眼神交流,点头示意。

获省委书记点赞

1月30日,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组织全省医疗专家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咨询会。会上,湖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救治组组长、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艾宇航教授向杜家毫汇报了娄底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ICU)主任谢瑜团队的感人事迹,不少人现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杜家毫也对谢瑜及其团队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为他们点赞。

原来,1月27日晚,谢瑜发现一位从冷水江转来的重症患者呼吸衰竭,便考虑需要采取俯卧位通气。她与上级医师详细汇报后,得到了省里专家的肯定。

可是,对于一个处于深镇静状态、全身插满各种管子、且体型较肥胖的危重患者来说,要从仰卧位变成俯卧位何其困难,稍微操作不当就会危及患者生命,正常情况下,需要5人以上才能为患者翻身,而且需要半小时左右!

可当此之际,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交叉感染的风险!五人以上同时进入重症病房?此时,医院的人手严重紧缺!大家都在紧张忙碌!

来不及考虑感染风险,谢瑜的眼里只有病人,病人的一点点好转,就是支撑她一往无前的动力。

谢瑜果断地带领一名医生和护士,穿着行动不便的防护服,戴着影响视线的护目镜进入CPU病房,他们用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完成了正常情况下只需半个小时完成的超难度翻身!翻身后,俯卧后患者鼻咽部的各种液体便不停流出,面部固定管子的胶布脱落了,胃管出来了,气管导管松动了……

“一定不能让气管脱落!”谢瑜立即反应。由于视线不清楚,俯卧之后患者头抬不起,口唇处不能

暴露在外,谢瑜和现场医护人员一起想尽一切办法,三个人经过了几次反复试验,终于重新将患者身上的各种管子进行固定,这时,他们三人浑身都湿透了!

谢瑜这种对病人高度负责、竭尽全力的精神,感动了很多!

改装的“消毒车”

1月23日,是除夕的前一天。双峰县金开街道四安村村主任、共产党员李海罗从媒体的报道中,敏感到这场来势凶猛的疫情会袭来乡村。为了早预防,他果断地自掏腰包,开车到双峰县城购买了10件84消毒液回村。

要尽快喷洒方圆一公里多的全村公共区域,用传统的背式手工小喷雾器喷洒显然来不及了。可有什么大喷雾器,能像洒水车一样迅速把全村喷遍?他在网上找、打电话问,都没有找到好的答案。突然,他想起了村里一个做苗圃生意的,他每天都看到他们给花草树木浇水,可否将洒水车的喷头改装一下呢?如果能用洒水车喷洒消毒液,那就效率高很多。

李海罗立即找到四安苗圃老板李志军,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李志军一听,高兴地说:“好啊!”

可是,如何改装?没有现成的配套喷头可以买。这又是一道难题。为此,李海罗打电话到五金加工厂、卫浴店等地多处咨询、求助,还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突然,在涟钢做生意回家的李泽霞打来电话,说他来试试。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很快改进了喷头。

正值大年三十。李海罗、李志军、李泽霞三个人开着洒水车,手持喷头,在全村凡是洒水车能去的公共区域开始义务消毒。别人在大办年货、忙碌着准备年夜饭大餐的时候,他们在村里的各个公

共空间喷洒药水。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到很晚他们才回去与家人团聚。

正月初二,李海罗又与李志军、李泽霞及闻讯新加入“消毒团队”的万献文等对村里公共区域进行第二次喷洒、消毒,并将消毒范围延伸到街道办公院落内、县城公租房和城西市场等地。从初二起,他们每天要喷洒5吨药水,坚持4个多小时。天气寒冷,加上长期药水浸泡,他们的双手变得很难看;药水那刺鼻的气味,把他们熏得几乎晕倒。

除夕那天,新化县上梅镇的共产党员、退伍军人龚宁主动请缨参加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从那天起,他每天戴上口罩,背上15公斤重的消毒箱出门,到菜市场义务喷洒消毒。

那3000多只“免费”口罩

娄星区茶园镇茶园村的共产党员刘剑杰,春节前得知戴口罩是防控疫情的基本措施后,迅速多方联系购买口罩。可口罩已成紧俏物资,很多药店都已销售一空。他联系多家药房都被告知无货!

他觉得自己还算信息算比较灵通的,可是连自己都买不到口罩。那些普通村民更难买到了。

怎么办?难道让全村这么多乡亲就这么眼睁睁看着疫情肆虐?不!一定想办法帮茶园村村民买到口罩,打赢这场疫情抗击战,尽到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

从除夕到大年初一,他的电话很少消停,四处打听哪里有口罩。

也许是他的执着感动了上苍。终于在大年初一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左右,刘剑杰得知一个地方有口罩供应!

刘剑杰顾不得天冷时刻晚,也顾不得农村新年出行的种种禁忌,立即开车前去购买。

好不容易赶到供货地点,可是人家只愿卖给

他少量口罩。刘剑杰好说歹说,终于买到200多个口罩。回到家中已经是正月初二凌晨两点了。

一心想要买更多口罩的刘剑杰只睡了不到五个小时,大年初二清他继续打电话寻找口罩源。一个朋友传来消息,说有少量口罩货源,刘剑杰立即再次开车前往购买。

刘剑杰购买的口罩全部免费送给了村民,其中一户正办丧事,他一次赠送了200个口罩。

刘剑杰还先后通过村干部、村民小组长打通信息渠道,累计2600多个口罩,免费赠送村民。

新化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党员、乡村医生,也捐出了自己储备的500个医用口罩。

板凳当床的除夕夜

1月24日除夕,本来是源三甲乡阳碛村第一书记邱建军最后一天当村支第一书记,节后她就要返回市信访办上班了。

这天忙完村里的年终工作,又按照领导的要求,把自己的床位腾出来,把她办公兼睡觉的房间改为一间办公室。回到镇里参加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紧急会议后,她想到正月初一租车困难,此时还能租到车子,便立即租车折回了村部。此时,已是大年三十的下午六点左右。和村干部开了简单的碰头会后,他和村干部一起入村开展摸排工作,一家一家敲门询问、登记,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才把村里所有的武汉返乡人员基本情况摸排清楚。

此时,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窗外的夜,墨黑墨黑的;风,狼嚎虎叫一般。回家过年已经不可能了,出租司机都在家过大年。于是,她就在村部用三条板凳拼在一起当作一张床,把火炉移近。劳累了一天的他,倒在床上就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她又一一上门,了解从武

返乡人员的详细过程，并劝说他们居家隔离、观察。

正月初二，本应该回娘家拜年的邱建军没有回家，而是带着村干部一起进村了解村里摆酒情况。大家把村里的厨子师傅问了个遍，在了解到村里有三户人家即将要摆酒后，邱建军和村干部一起，一户一户走访，耐心细致地做村民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村里原本有一场白喜事的村民决定丧事简办，而另外两场结婚酒则直接答应取消。1月26日晚，涟源市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第一号令，里面明确规定禁止举办各类宴会酒席等集体活动和公众聚餐、聚会活动，在命令正式下达之前，阳碛村提前完成工作任务。

一直忙到2月3日，她才返回涟源市信访办上班。

从除夕的前一天起，娄底市卫生健康委应急办主任、中共党员贺算飞就开始连轴转。除夕的那天晚上，她忙到凌晨两点多钟，在办公室跨的年。1月30日下午4时40分，因通宵达旦连续工作整整9天的她，终于晕倒在岗位上。但她稍作状态调整，又继续工作。

他们是党员，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是坚强的逆行者，也是需要防疫的个体。他们奋战在抗战的一线，浑然忘却了个人的安危。

文艺抗“疫”

1940年出生、年届九旬的李泽博、李泽远孪生兄弟，两人都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他们感于抗疫人员的感人事迹，联手创作了快板《抗击疫情心连心》。

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娄底市民协副主席、双峰县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双峰文联干部王开健用剪纸作品宣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鼠年大年初一，王开健创作了一幅《武汉加油》剪

纸作品。该作品以84岁的钟南山院士奋战在防疫前线为主题，辅以工作中的医生以及黄鹤楼做背景。反映在党的领导下各条战线防控抗击疫情的感人事迹，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他看到双峰县跪地救人最美护士冲在战疫最前线的消息后，又创作了剪纸作品《最美护士》。

篆刻术家君湘峰创作了《没有硝烟的战争》、《众志成城》、《武汉加油》、《抗冠毒》等七方以抗疫为题材的篆刻作品。

双峰县文旅广体局文艺股干部龚道静在网上看到王国平写的歌词《中华无恙》后，被歌词深深感动，于是连日谱曲，由戴斌连夜编曲，并得到了王海平、葛军、王燕、朱阁恩四位老师的无私支持，由他们深情献唱，制作成音频，将美好的祝福送给武汉和全国人民。

双峰县的蔡维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创作了《终南山图》山水画，并准备拍卖自己的作品支持武汉疫区医院；双峰的贺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用流畅的书法写出了自己的最美承诺书。双峰县演讲与口才艺术协会集体诗朗诵《挺身而出》，鼓舞战斗在双峰防控疫情一线的勇士们。

娄底文艺界创作了120多首（件）文艺作品，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脊梁就在我们身边，你也可以是！

战斗仍未有穷期！“小人物”将依然在第一线！
为你讴歌！

向你致敬！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阅了部分媒体报道，在此一并致谢）

歌托 | ● 李 健

一

刘文芳怔怔地看着悬在眼前的输血管,它就像一条长长的蚯蚓扎牢在何海洋手臂上。她实在记不清何海洋是第多少次输血,真怕这蚯蚓掏空了,稍有不慎就会被绷断,那何海洋还怎么打呼噜呢?

血真是救命的好东西。

只见它欢实地源源不断流进何海洋血管。小半袋工夫,何海洋“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便平缓下来,竟睡着了。刘文芳已经很久没见何海洋睡得这么轻松,往常他要张大嘴巴才能接得上气。“滋滋滋”,她插在屁股后面的手机震动起来。刘文芳不喜欢把手机调成震动,手机一震,她的身体也会跟着频率发麻,但为了不影响何海洋休息,她只好把手机调成震动。

刘文芳掏出手机一看,是易大普。她皱皱眉头,不想接,易大普又打过来了。刘文芳不由暗骂一句,这个死土鳖,起身走到病房外,按下接听键。易大普咋咋呼呼的声音传过来,芳芳,吉总要请客,唱歌,我们在十字岭,你把歌厅地址发给我,我们稍后就到。他有点讨好,又有点邀功。

现在? 哪个吉总? 刘文芳迟疑着。她扭头透过门缝看见何海洋头顶的血袋,它就像天边还没褪尽

的火烧云。何海洋血都没输完,她怎么走得动?

对。我跟你讲,吉总可是个大客户,他经常请客,请人上“红歌汇”那地方,消费个一千两千眼都不眨。为了说服他照顾你生意,我口水都讲干了。

谢谢你啊,土鳖。刘文芳由衷道谢。

握着手机,易大普嘿嘿笑了,这到底是在道谢还是骂人呢? 不过,只要听到刘文芳的声音,他全身便软乎乎,谁让她声音那么好听呢? 清脆里有辣椒面的味道,即便是骂,也让人打心眼里舒坦。

刘文芳和易大普从小是同学,两人高考落榜先后顶各自父亲的职,从喜鹊镇跨进市重型机械厂当了工人。进厂没三天,易大普闹了天大的笑话。他把同寝室工友的洗面奶当成洗发水,硬生生把人家一支新洗面奶几天就洗瘪了。这事传遍了生产车间,工友们都取笑他是喜鹊镇来的土包子,连带刘文芳也遭殃。她恼他,给他送了瓶洗发水到寝室。易大普红着脸接过,讷讷地向刘文芳解释,我没仔细看,哪想大男人还用洗面奶? 刘文芳又气又好笑,以为个个像你一样? 土鳖。从那以后,刘文芳就不叫易大普名字了,“土鳖”二字成了他的代号,十几年后重逢,她叫起来仍旧面不改色,不管他的身份有多大变化。易大普并不介意,听见这两个字,他就产生莫名

的亲昵感。

放下手机,刘文芳心里涌上一股暖意,这两年,多亏易大普这个土鳖,想方设法帮衬她给几个和她有来往的歌厅拉生意,她靠着这几家歌厅微薄的提成才能定期送何海洋到医院输血。

不夸张地说,易大普是何海洋生命线的源头。

唉!刘文芳叹口气,她从未想过,会落到这般田地,她曾以为何海洋和他家能给她一辈子的依靠。

进到病房,何海洋醒来了,有气无力问,有业务?他喜欢把歌厅的生意说成是“业务”,好像这样,刘文芳就成了驰骋商界的女中豪杰。

刘文芳默默地点点头。

那快去啊。何海洋有点急。一单生意,少说也有三四十块钱提成,十几单就够他输回血了,他又能在世上呆些时日。他不是没想过早点走,别再拖累刘文芳,但一想到另一头黑暗冰冷的世界,他害怕,只想紧紧抓住她的衣袖,以免被越来越接近的死亡的触须卷走。

刘文芳很为难,你血还没输完,我怕有输血反应。

怕什么?我都是几进宫的人了?有反应自己还不知?不会按铃找医生护士?何海洋攥拢精神坐起来。

那好吧。刘文芳诺诺应了,转身往公交车站跑。可不能黄了这单生意。如果真像土鳖说的,是个手松的主,说不定还会点啤酒、水果、零食之类,那落到刘文芳手中的钱又会多一些。最重要的是,有了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发展成老客户,就是稳定的长期收入。刘文芳眼前闪现着何海洋黄裱纸般又薄又寡黄的脸,若能多输几次血,他的脸应该会红润些吧?

二

刘文芳匆匆赶到“天天歌会”,在微信上把地址

发给易大普。谁知易大普手机上的那颗红图钉虽然一直反复说着已到目的地,他却硬是找不到“天天歌会”在哪个旮旯里,只好不停地打刘文芳电话。

到了歌厅,刘文芳不慌了。她大声怼易大普,你个土鳖,怎么这么蠢呀,找个歌厅,手机都被你打爆了。说完,她拿起话筒跟着旋律唱了起来,她点的是《我不想说》。

刘文芳虽出身农村,却喜欢唱歌,且唱得好,从小梦想当个大歌星,在舞台上光鲜靓丽,被万众瞩目。她长相俊俏,年轻时走到哪都是焦点,男人女人的目光都追着她转,男人的眼睛里全是惊讶、欣赏,女人的眼睛里则是羡慕、嫉妒。可是,命运这东西谁都说不清。后来有人叹息,她是小姐的身,丫环的命。刘文芳懒得理别人在背后嚼舌头,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能过一天就过一天。

她拿起话筒就忘了一切烦恼。

在易大普这,刘文芳说话总是居高临下,仿佛她理当拥有无尽的优越。也许是习惯了。谁让他曾经死乞白赖地追求她呢?那时她是鸭群里的一只大白鹅,脖子挺得又长又直,怎么看得见地上的丑小鸭?

刘文芳的语气差点让反感在易大普心中破土而出,他马上把它压下去,又不是头回打交道。十多年了,她对他一直是这种态度,会着这样的牛人,又有什么法子呢?若是与她计较,恐怕永远扯不清白。于是,易大普只好妥协说,芳芳,你出来接一下呗。

烦不烦啰!音乐太大,刘文芳冲着手机吼,没听我正唱歌吗?

她的话穿透空气,传到老吉耳中,他隐隐不快,怎么是这样一个女子啰,男人婆样范。人家替你策人来唱歌,不但不感激,调子还这么高。

唱歌是老吉做东,若他生气变卦,改到别的歌厅,易大普给刘文芳捧场的一片苦心就泡汤了,她本来就目无下尘叫易大普“土鳖”,这样一来,她就

会更加小瞧他了。易大普连忙对老吉说,没什么,我们之间随便惯了,就像我和你一样。

按老吉脾气,早就掉头走了,但他不想拂易大普面子。最重要的是,他对电话那头那个朝易大普吼的女人有点好奇,歌厅里的女人,见了顾客谁不温柔谦恭?这个女人,有意思。莫不是易大普的相好?他意味深长地瞟眼易大普。只有把男人搞定了的女人才这么有恃无恐。

易大普分明猜到了老吉心思,他打着酒嗝说,吉总,吉总,别乱想,我和芳芳是一个地方的,以前还是同事。

老吉促狭地笑,我想什么了?

没想就好,没想就好。易大普边说边解开大衣扣子,走了好长一段路,他身上微微出汗了。

循着刘文芳电话里的指引,易大普和老吉东一脚西一脚,穿过锦天广场跳广场舞的人群,往东,看到“人人佳”超市,然后,从“人人佳”超市旁边的巷子拐进去,大概百十米,终于觅见“天天歌会”招牌。

“天天歌会”招牌悬挂在一栋民房二楼的楣头上。刚刚亮起来的路灯,昏黄,无力。一楼墙壁上一只红色箭头彗星一样,拖根长长的尾巴,把方向指到歌厅门口。

易大普愣了片刻,他没想到都哪个世纪了,还有这种歌厅;他也没想到刘文芳连这样的地方都不放过。她到底搭错哪根神经了?易大普喷着酒气,讪讪地像是对老吉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服了,服了,芳芳不雷死人不甘心。

老吉无所谓地把头往前探,来都来了,上去看看。

易大普和老吉一前一后踏上楼梯。楼梯呈曲尺形,很窄,上楼下楼人如果在楼梯上相遇,必须侧身互让才能通过。如果碰到的是胖子,则须收腹缩身,要不两个人就会把那里堵死。一看就知,“天天歌会”过去是普通住房,后来经开门加上楼梯改装成

歌厅。

歌厅不大,也就三十来平米的样子。幽暗的灯光下,摆了四张三脚圆桌,一桌可坐五六人的那种。到这种地方唱歌,只要没人包场,花十块钱买杯茶可以坐到曲终人散。除了坐在柜台后面的老板,只有刘文芳背对着他们站在大厅中央唱歌。没有一个听众,她照样唱得很起劲,很投入,很忘我。

她穿件迷彩色羽绒服,非常宽松,下面是条百褶裙样的阔腿裤,一迈步,裤腿裙裾般飘动,仙得很。真是人在衣中晃,越晃越时尚。这一身肥大反衬出她身材的曼妙。她跟着旋律轻轻扭动着身子,衣服帽沿上军绿色的那圈不知什么材质的毛便不停抖动,把小巧秀气的脑袋遮了一大半,只剩高高挽在脑后的丸子头。

易大普和老吉都看呆了。

易大普心里涩涩的,刘文芳竟出没这鸟地方。

老吉很惊讶,他灯红酒绿的地方去得多了,说句不吹牛的话,阅女人无数,却没想到,这寒酸的歌厅竟有这么个养眼的。

三

听到动静,刘文芳终于放下话筒。她本还想损易大普几句,但瞥见后边的老吉,便绽开笑脸迎上前。

易大普给她介绍,芳芳,这是腾飞培训中心的吉总。

刘文芳把早已准备好的名片恭敬地双手递上,吉总,请多关照。

老吉接过,哈哈一笑,好说,好说。

刘文芳见到老吉笑成弥勒佛的脸,心下轻松,俏皮地一歪脑袋,主动伸出右手,飞快地在老吉掌心探了一下。混迹于歌厅,刘文芳有自己的原则,她尽量不和男人有肢体接触。干这一行,已经被很多男人戴有色眼镜看了,如果不小心,会招惹一箩筐是非。

老吉还来不及反应，刘文芳手已抽了出来，他有点怅然若失。不过，他总算看清了刘文芳脸。这张脸果然没让他失望，五官精致，上面没有一点脂肪，只是因为疏于保养，皮肤稍显松弛。刘文芳脸上隐约的菜色让老吉有点可惜，都说美貌是女人最有力的武器，她好像并不在意自己的脸。没有女人不宝贝那张脸。

刘文芳是个什么料的女人呢？老吉想。

这是一个家庭式歌厅，老板就是服务员，服务员就是老板。老板与刘文芳滚熟，刘文芳向她招一下手，她心领神会，给易大普和老吉各泡上一杯绿茶。

老吉爽快地说，今晚的场子我包了。还有，给我上两个水果拼盘，两箱啤酒。

老板笑逐颜开，刘文芳不卑不亢道了谢。

易大普环视一眼歌厅，二十多个座位，如果是靓歌坊和红歌汇这样的地方，没有上千的费用绝对包不下来，这里却不到三百块钱，加上水果、啤酒也多不到哪去。老吉最近业务频繁，几乎天天安排这样的活动。这个地方既经济，又容量大，音响效果还不错，很适合他。易大普抬眼看看老吉，老吉没有表情，他不像易大普，一丁点喜乐都写在脸上。老吉在商场上操练出了不露声色的本领，这是易大普最佩服他的地方。荣辱不惊。

易大普和老吉静静喝茶。他们还要等人。

刘文芳懂味，不来打扰他们，继续亭立在歌厅中央唱歌，唱了一曲又一曲。她唱得热了，索性把羽绒服脱了下来，露出里面的黑色紧身毛线衣，益发见得曲线玲珑。老吉饶有兴致地猜她的年龄，她和易大普是同学，按理应是奔四的女人了，却丝毫不见肥硕与油腻。她的歌声，少女般清脆悦耳，仿佛让人看到春暖花开，风和日丽。她一边唱，一边不时向他俩露齿笑笑。

不一会，应到的宾客都来了。老吉请的是易大普的同事们。

上周，有人举报腾飞培训中心违规操作，钻政策的空子。这件事原本和易大普八杆子打不着，但培训中心偏偏租房在易大普所在的街道。易大普接受单位指派前往了解情况，老吉没事人一样，哥们哥们叫着，好酒好菜洗脚按摩唱歌宵夜，一条龙全程侍候。易大普没发现什么，心想自己又不是职能部门的人，犯不着被一些吃了饭没事做的人牵住鼻子。几天下来，老吉和他反倒成了朋友，和他的同事也成了朋友。趁着周末，老吉说要请大伙热闹热闹。易大普瞅准时机推荐了刘文芳。

人一多，刘文芳如鱼得水。她轻盈地穿梭在人群里，一会给人点歌，一会陪男士来首情歌对唱。不过，如果有男人想请她伴舞，她便笑着坚决摆手。其实，她舞跳得很好，在高中毕业晚会上，她曾被一个帅气的男生带得整晚没下过舞池。那时，她是场上的女王。从那天起，她就讨厌别的男人把汗涔涔的手搭在她腰间，粘腻、燥热，像条毛毛虫在蠕动。歌厅的男人，各种想法都有，为了既不恶心自己又不得罪他们，她干脆说有严重的眩晕症，不能跳舞。她人俊歌好，渐渐在这种低档的地下娱乐界有了很大名气。加之结交人缘广泛，歌厅老板都喜欢她，都托她带生意过来，旺场子。

刘文芳的歌声引起阵阵掌声，大家都夸她比原唱唱得还好。刘文芳面色酡红，喝了酒般微醺。场子里气氛火热，其乐融融。刘文芳就像歌厅的一抹润滑油，一种催化剂。

老吉眯眼打量眼前，很是满意，他要的就是这效果。刘文芳天生是位优秀的活动组织者。老吉打开一罐啤酒，笑嘻嘻给众人敬酒。

旁观老吉神色，易大普放下心来，刘文芳不愧是重机厂的厂花，在这小歌厅里带人嗨，小菜一碟。

四

的确，刘文芳是自带磁场的人。

刘文芳她爸是想把顶职的指标留给她弟的，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即使她爸硬拖一年才办退休手续，她弟也没到顶职年龄，刘文芳捡了现成便宜。进厂前一天，她爸攥着她的手郑重托付，芳芳，明天你就是正式工人了，到厂里站稳脚跟后，一定记得把弟弄出去。

一想到逃离了喜鹊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刘文芳兴奋不已，她懵懂又坚决地应承了爸的嘱托。

跨进重机厂的那刻起，刘文芳就发誓要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她狠心把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绞了，变成一道黑色的瀑布挂在肩头。她到哪都操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厂里很多人都以为她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易大普每回去找她，满嘴都是喜鹊镇土话，刘文芳就嘲讽他改不了土鳖习性。这真冤枉易大普了。他 also 想把普通话说好，可小时候拼音没学好，说不准，洋不洋，土不土，更让人笑话。

下班时，易大普在车间门口堵住刘文芳。她在电工班，他在车工班，上班太忙，没时间串门。

刘文芳不悦地瞪着他，干吗？正是下班高峰，人来人往，刘文芳不想同事将她跟这土鳖联在一起。

易大普把她拽到一旁，厂里“五一”节要搞晚会，欢迎广大职工积极、主动参加，你没听说吗？

你怎么知道的？刘文芳反问。

用洗面奶的哥们说的，他调到工会了。

啊？刘文芳听了，眼里满是艳羡，工会是个好地方，轻闲，不用穿油渍渍的工作服，也不用弄得满手油污，能去那，是有关系、有后台的象征，刘文芳、易大普他们想都不敢想。

我陪你去找他报名。你唱《我不想说》，震他们一震。在学校时，每逢活动，刘文芳都会唱这首压轴，就像李谷一的《难忘今宵》。

刘文芳有些犹豫，毕竟是在二三千人的厂里，如果没唱好，糗大了。

怕什么？我听了好几个据说是厂里的人才唱的

歌，难听死了。你去给他们展示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才华。这可是个好机会，没准真被厂领导欣赏了，把你调离电工班，到那时，你可别忘了我。易大普像夏天树上的蝉，守着刘文芳聒噪。

刘文芳心动了。是金子就要发光，如果真有人慧眼识珠，她就能在厂里出人头地了。

“五一”节转眼就到。

台上的刘文芳一反常态，把黑瀑布又梳成了两条麻花辫，略施粉黛，简单的白T恤上配一条洗得发白的背带牛仔裤，青春、纯洁，却又夺人心魄。她展开歌喉，一曲《我不想说》征服了台下所有人。她宛如夜空中冉冉升起的星星，耀眼的光芒刺激得异性们瞳孔放大，映衬得同性们黯淡无光。易大普坐在台下，自豪油然而生，刘文芳是喜鹊镇飞出的凤凰。他手掌都拍红了，幻想着和刘文芳并肩站在台上接受暴雨般的掌声。

刘文芳和易大普都没想到，刘文芳果真被坐在主席台上的何厂长看中了。何厂长是厂里的一把手，有个儿子叫何海洋。何厂长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做了重要决定。这决定定格了刘文芳的一生。何厂长矮敦敦胖乎乎，走在路上就像滚着个皮球，没少被人在背后笑话。基因的力量真可怕，何海洋跟他年轻时一个翻版，又矮又小，其貌不扬。何海洋还性格内向，下了班就呆在房间里不出门，也不和异性交往。何厂长想着他的将来，脑壳都想痛了。

回家后，何厂长问何海洋对唱《我不想说》的女孩的印象。

何海洋眼里倏地闪过一丝光，很快就不见了。他淡淡地说，不错。

何厂长眼神何其锐利，何海洋眼里的光没逃过他的眼睛，他从没见过何海洋对别的女孩闪过光。他当即决定，就是她了。她活泼开朗，身材高挑，有她，说不定子孙后代都不会是矮子了。

五

很快,刘文芳被调到厂办公室当文秘。

幸福来得太突然。刘文芳内心一派惶恐。她找易大普商量。

易大普酸酸地说,在我面前你还装,全厂都知道,何海洋看上你了。

刘文芳纳闷地问,谁是何海洋?

易大普气愤地说,别装了!何海洋他爸是何厂长,你要当重机厂的太子妃了。

刘文芳这才想起后勤科那个每天像只骄傲的公鸡般昂着脑袋目不斜视走路的小个子。全厂未婚的女职工都对他虎视眈眈,恨得咬牙切齿,听说给他做介绍的人都从他家排队到厂食堂了。别看他貌不惊人,眼睛却长在头顶,谁都不看。刘文芳从没想过会和他有瓜葛。

她不以为然说,笑话,他看上我又怎么了?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种把戏。她有男朋友,就是那个带她跳舞的男孩,在北方念大学,两人约定,毕业后他回家乡工作,再也不分开。

这事易大普知道,但他不相信大学生的承诺,大学里优秀的女孩多的是,他禁得住诱惑?易大普相信自己最后一定能抱得美人归,虽然目前刘文芳对他没感觉,还嫌弃他土鳖,但他不怕,她再折腾也抹不去喜鹊镇的烙印。眼看着她越来越信任、依赖自己,却凭空杀出一个何海洋。易大普不惧何海洋,但怵他身后的何厂长,那是一根出奇粗大的铁柱子,谁都掰不弯。易大普恨不得抽自己几嘴巴,作茧自缚啊,若不是他撺掇刘文芳上台表演,怎会被人横刀夺爱。

易大普闷闷地说,他看上你,是你的福分,也是你家的福分。只要你进了他家的门,你弟还愁找不到工作?

弟的工作是刘文芳心中的梗。他没考上大学,在家无所事事。每次回家,爸都催刘文芳抓紧点,给

弟在厂里谋条路,当个临时工也好啊。刘文芳不过一个上班没些年的普通女工,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弟眼巴巴瞧着她,不住舔嘴唇,姐,易大普说重机厂的油渣包子可好吃了,你给我带几个回来。爸一巴掌扇过去,没出息的家伙,只惦记吃。重机厂好多好东西,等你姐把你带出去了,世面大得很。弟好端端吃了一巴掌,心里不舒坦,鼓起眼珠冲爸吼,我都多大了,就知道动手。眼看两人杠起来,刘文芳只得笑着把话题岔开。

能给弟解决工作固然重要,但刘文芳万万不想把自己当成交易的筹码。易大普失神地看着车床上的零件。

刘文芳见他拿不出主意,一跺脚走了。

回到电工班,几位同事围在一起窃窃私语,见她来了,各自散开。刘文芳一眼瞄见调令赫然摆在一捆铜线圈上。她记得清清楚楚,走之前,明明把它放工具箱里了。

她掂起调令,恼怒地问,谁动我东西了?

一个男同事仗着平时和刘文芳关系好,大咧咧说,芳芳,这么大的好事都不和我们分享,快请客。

同事们一齐起哄,请客,请客。

刘文芳扬着调令,脸上罩着寒霜,我再问一遍,谁把它翻出来的。

同事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她怎么了。那男同事解释,我的试电笔坏了,想借你的用用,就……

没素质!没经同意就乱翻。

工具箱又没锁。男同事嘟哝,小题大做,你不也经常翻我箱子找工具?刘文芳“没素质”三个字刺疼了男同事,他不屑地回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傍上了何海洋吗?

这话不光刘文芳听见了,全班同事都听到了。刘文芳只觉一股热血直往头上涌,她抄起墙角的竹扫帚朝男同事冲了过去。男同事没料她会动手,且不论她与何家有没有关系,好男也不能和女斗啊。

他远远躲开。刘文芳穷追不舍。男同事没辙,只得跑进男厕所,心想,这下你奈何不了吧?

刘文芳才不管这些,她骂一声王八蛋,跟着冲了进去。男同事无路可退,只得双手护住脑袋任由她抽打。厕所是开放式的蹲坑,另有几人蹲在那,他们吓得提上裤子作鸟兽散。

一个“傍”字,把刘文芳对未来所有的期待都击碎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中成了怎样的人,让人愤怒的是,她什么都没做,无端地被人扣上这顶帽子,以后还怎么做人?传到男友耳中,给她八张嘴都说不清啊。刘文芳脑中一片空白,机械地挥舞着扫帚。

没几下,刘文芳便脱力了,蹲在地上,“哇哇”哭起来。

六

调令已下,刘文芳不能再在电工班赖着,但她不想去办公室报到,便让易大普帮着找主任请了一周病假。

她哪也不敢去,躲在宿舍里蒙头睡大觉。闭上眼睛,她便看见长舌的女人们对她指指戳戳,别看她模样清纯,肚子里的仔肠可多了,若她不会来事,何海洋那双只看得见空气的眼睛会看见一个乡下丫头?

刘文芳一脚蹬开被子,蓬头坐起来。她憋得慌,好想找个人说说话。宿舍里安静得她听见自己的心脏在杂乱地“嘭嘭”跳动,室友们都不在,就算在,她们也不和她嬉笑打闹了,对她客气而又疏远,很多时候,刘文芳都以为走错了房间。易大普那个土鳖也不来找零食吃了,以前,厂里的食堂就没让他吃饱过。土鳖的小心思她会不懂?可是,她心里被人装满了,钢笔尖粗的空地都没有了。可男友离她那么远,远得不能把肩膀送过来给她当依靠。她多么希望他马上出现在面前,给她力量扎破兜头罩下来的

网;或者带她去远方,逃离如麻的纷扰。

楼道里响起不急不徐的脚步声。刘文芳侧耳倾听。正是上班时间,谁会来呢?莫不是老天听到了她的祈祷,男友从天而降了?刘文芳掐了自己一把,白日做梦!她气恼地重新躺下。

那人径直朝她房间而来。不一会,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声音不大,坚定异常,好像就是奔她而来,好像算准她就在房里。

刘文芳不耐烦地咕嘟一句,谁呀?趿着拖鞋起身开门,门开的一瞬间,空气都凝固了。竟然是何海洋。他老熟人一般递给刘文芳一袋红得发黑的杨梅说,听说你病了,我特意到喜鹊镇买来的,开胃。

刘文芳尴尬地僵在那,接不是,不接也不是。喜鹊镇有不少水果,她最爱吃杨梅,他怎么知道的?

何海洋镇定得很,大模大样走进房间,坐到窗前的凳子上,掏出一支竹笛,兀自吹了起来。笛声一响,刘文芳再次惊讶。他吹的是《我不想说》,宛转悠扬,如泣如诉。刘文芳偷偷望了何海洋两眼,他扁平的脸上满是专注、陶醉,还有难以言说的飞扬。不知他本来就会,还是最近学会的。刘文芳不由跟着旋律轻声和了起来。一曲终了,她的心情舒畅不少。何海洋接着又吹了《春江花月夜》《梁祝》。他跟她想像中的不一样。何海洋吹完曲子,并没多说什么就走了。如果不是桌上那袋杨梅,刘文芳都以为是场幻觉,她挨着床沿坐下,耳中笛声缭绕。

不知过了多久,又响起了敲门声,莫不是他又来了?刘文芳连忙抓了几把乱糟糟的头发,掸掸睡衣,打开门。却是爸带着弟。

你们怎么来了?见到亲人,刘文芳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爸说,听说你病了,我不放心,来看看。

谁瞎说?我好好的。

鬼丫头,这么大的事你吭都不和家里吭一声。爸几十岁的人了,从来不懂迂回,他数落开了,厂里

调你去办公室,你还扮俏,自己几斤几两要掂清白,人家争破脑壳都去不了。

刘文芳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说,爸,这事不要你管,和你想的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小何都和我说了。爸喜滋滋地点了一支烟。

他和你说了?说什么了?在哪说的?他怎么认识你的?刘文芳惊得嘴巴都闭不上了,对何海洋的那点好感消失殆尽,这人太可怕。

他昨天去我们家了。多好的伢子,没一点架子,还不嫌脏累,帮着我做了五六百煤球呢。我们刘家祖坟冒青烟了,高攀啊高攀啊。

爸,你别乱说,我有男朋友了。

爸“呸”地吐掉嘴里的烟蒂,小安那个怂货?你趁早死心吧。她妈在镇里到处说,她家儿子以后要去北京,要找城市姑娘当老婆。女孩子家家,要让自己值贵点,别把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他妈是他妈,我们是我们。小安的妈一直不待见刘文芳,嫌她不是大学生,配不上她儿子。每回和小安讨论这个问题,小安都用沉默来回答。刘文芳知道这是道迈不过的坎

你傻呀!他心里要真有你,会许他妈满世界说?他们这是说给我们听的,别再死缠着他。你脸皮厚,刘家可丢不起这个脸。爸的脸沉下来了。

刘文芳悻悻说,反正,我跟何海洋不可能,也不会去厂上班。

爸一拍桌子,蹭地站起来,你下午不再去厂办报到,我就从这窗口跳下去。你别逼我,既生了不肖女,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这话,好比斧头一刀一刀在刘文芳胸口劈,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弟吓住了,把爸压在凳子上,有话好好说,姐是讲道理的人。

爸清清嗓子,音调低沉了很多,芳芳,你妈走得

早,我把你们姐弟俩养大不容易,你有工作了,吃穿不愁,你弟呢?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一辈子在地里刨食啊。要是你没办法,我不怪你,可现在多好的机会,人家求都求不来啊。你不能太自私,就算我求你了,为你弟多想想,为我们这个家多想想。爸招呼弟,快,快给你姐跪下。

刘文芳弹起倨高,慌忙拉住二人,这跟弟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小何他爸是何厂长,给你弟安排工作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刘文芳不说话了,往事一幕幕浮上脑海,心间悠悠起舞的一只蝴蝶骤然坠地。爸和弟是她在世上最亲的人,她怎能只顾自己,怎能忍心让他们受苦?只要她点点头,就能皆大欢喜。她又何苦犟着?有几个女人是嫁给了爱情?既这样,折腾又有何益……刘文芳咬着嘴唇一字一句说,我去厂办。

易大普得知消息后,黯然神伤,但他理解刘文芳,人往高处走,自然不过。还有,谁都不能只为自己活着。重机厂已没有留恋之处,他平时爱好写作,靠一支笔考进了友谊村街道办事处。他走的那天,刘文芳和何海洋正在市里最豪华的酒店举行盛大的婚礼。

七

世界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从此十多年,易大普和刘文芳再没有交集。直到两年前,他在第五大道偶然碰到她,互相交换电话号码,才知她在给一些歌厅拉生意赚提成。她要易大普帮她,照顾她的生意。易大普不知她经历了什么,她不说,他也不打听,只是一有机会就把朋友往她那带。

快乐的时间易过,歌厅打烊了。老吉问刘文芳住哪,送她回家。刘文芳巧笑着说,哪敢劳吉总大架呀,我家离这不远,抬脚就到,不麻烦了。

易大普听了想笑,他已经不提送她回去的话

了,因为不管在哪家歌厅,刘文芳家都离得不远,压根不想让人送嘛。

客人都走了,刘文芳在老板那借了辆自行车,往医院骑去,何海洋在等她。她舍不得打车。

刘文芳蹑手蹑脚走进病房,果然,何海洋正靠在床头“听”电视。刘文芳捉起他的手翻看指甲是否红些了。何海洋像做错事的孩子,愧疚地说,芳芳,这次我拖得太久,医生说血红蛋白、血小板太低了,担心颅内出血,他建议再输两个单位红细胞和两个治疗量的血小板。

久病成良医,何海洋对血液里的各种成份了如指掌。血小板太贵了,一个治疗量一千六元,两个三千二,还得预约,又要在医院多住几天,虽说有医保,这趟院住下来仍让他俩够钱。

刘文芳抱抱他,不怕,听医生的,卡上还有钱。

何海洋靠向她,把她双手捂在胸口,又骑车,大冷的天,让你受苦了。

刘文芳抽出手,没事,我用热水泡泡。她不能冻着何海洋,他感冒可会要命的,他患的是再障,骨髓没有造血功能,导致全血细胞降低,白细胞低了,免疫力也低。

洗漱完毕,刘文芳脱掉羽绒服,认真检查衣服弄脏没有,弄皱没有,这是她的行头,买时心疼了很久,可不穿漂亮点,谁会对她感兴趣?衣服还像新的一样,她放下心来,用衣架撑起挂在房顶吊着的输液钩上。刚洗完脸,脸上干干的,绷得怪难受,就像被人拧住了腮帮子。女人年纪大了,不服都不行。想起以前,她脸上胶原蛋白充沛,什么都不用擦,依旧面若桃花。刘文芳暗叹一声,变成豆腐渣了。她使劲在脸上搓了两把,便往床上缩。何海洋从枕头底下窸窸窣窣摸出一瓶“郁美净”儿童霜,我在医院超市给你买的,儿子小时候你不老给他用这个嘛,说又好又便宜。

接过“郁美净”,刘文芳眼睛湿了,这个老何,总

做些傻事,让她感动。在何海洋脚头躺下,刘文芳把他双脚焐在怀里,嗅着熟悉的臭脚丫味,她无比踏实。他还在,她所有的努力就有意义。

婚后头几年,刘文芳的确过上了好日子。何海洋对她百依百顺,弟也顺理成章进了厂保卫科,只等干几年就转正。厂办公室的工作是个闲职,刘文芳心情好呢就去晃一圈,心情不好呢就硬拽着何海洋开车带她兜风。厂里给何厂长配了辆桑塔纳2000,何厂长用得少,成了小两口的专车。每次开车回喜鹊镇,还没进村,乡亲们便在车后跟了条长龙。何海洋熄火下车给大家敬烟发糖,大爷大娘、大伯大婶、大叔兄弟唤个没停,哪还是那个不爱说话的何海洋。说起刘家女婿,谁不竖大拇指?人人都夸刘文芳八字好,她爸更是笑得走路都像在云端,打飘。刘文芳无比庆幸,匆促的决定,让她遇上了爱自己的人。

何海洋的人生轨迹已被何厂长安排妥当,他只需照走就是。何海洋不懂技术,何厂长的计划是让他后勤科一步一步走稳,科员,副科长,科长再到后勤副厂长。没有什么比未来可期更让人笃定的事了。何海洋什么担忧都没有,只想好好爱刘文芳,给她最好的生活。

也许他们过早地透支了幸运。没多久,何厂长在一次酒宴上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人走茶凉,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厂里制度改革,实行竞聘上岗,两人竟然都没聘上原岗位,得回生产车间。新任厂长在动员大会上说,制度改革,就是为了培养能上能下的综合型人才。何海洋听不了他冠冕堂皇的言辞,新厂长以前没少受何厂长压制,他摆明了给人小鞋穿。小两口又成了厂里最大的谈资,比他们结婚更甚。何海洋从小被众星捧月,哪尝过墙倒众人推的滋味,一气之下给两人办了下岗手续,每月拿着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他安慰刘文芳,钱虽少,加起来吃饭还是不成问题,再找份工作,日子不会差到

哪去。刘文芳知道留在厂里没好日子过，夫唱妇随，何海洋去哪她就去哪。几年后，重机厂破产，两人打着政策的擦边球，托人把年龄改大，办了退休。破产企业的退休工资将就能解决温饱。

再就业对何海洋来说是个难题。他没技术，还清高，养尊处优惯了，什么都干不长久。他与人合伙做过生意，开过饭店，跑过车，没一件成功，反倒把家里的积蓄都败得所剩无几，整个人蔫头耷脑。婆婆有意见了，何厂长虽然是厂长，留下的东西并不多，她不能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搭进去。何海洋什么都干不好，刘文芳本就惶急，婆婆还成天含沙射影说她没给何海洋把握好方向，没起到贤内助的作用，她一怒之下搬离了何家宽敞的高干楼，在东边老城区租了套廉价的小房子，她想，总有一天何海洋会干好的，到时他们就能住上属于自己的大房子。

刘文芳的梦想可能这辈子都是梦想了。何海洋被确诊为再障，为了给他攒钱治病，她当过超市的收银员，推销过化妆品，卖过保险，拉人到歌厅唱歌是近两年的事。这活收入尚可，还能腾出白天的时间照顾何海洋。虽然要跟形形色色的男人打交道，但只要把握好分寸，也没什么。

八

市政府迁到新区去了，老吉瞄上老市委机关院子，在那里租了栋小楼，把腾飞培训中心搬了进去。易大普不知他唱的哪一出，地段偏僻，冷冷清清，怎么做生意？老吉狡黠地眨眨眼，你等着瞧好了。易大普伸了个懒腰，关我屁事，这样也好，省得我再帮你擦屁股。

事实证明老吉是个精。

公司办在市委院落里，人们以为是政府搞的，即或不是政府行为，但在政府院里，也有保障一些，因此，来公司参加培训的人渐次增多。更何况，老吉手松，经常叫上院子里那些退職的老同志喝茶喝酒

唱歌宵夜，和他们混得滚熟。这些老同志虽已退職，在机关院子里影响力还是有的，一般的小事他们都能帮老吉消化掉。老吉过去生意上是小打小唱，自从搬进市委机关大院，就开始顺风顺雨。

老吉生意好，大家就有酒喝，难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么？

“天天歌会”成了腾飞培训中心的“快乐大本营”。老吉算盘拎得清，去“天天”既划算又合适，请市委大院里的老同志，还真得去这样的歌厅，接地气，不花哨还怀旧。老人们都喜欢刘文芳，说她是他们的“百灵鸟”。和老人们在一起，刘文芳放松又自在，不用防备什么。

易大普照旧和他们混在一起。他不知一场歌唱下来，刘文芳能有多少提成，能不能派上用场，但他知，唱歌时，刘文芳非常快乐，神采奕奕。

易大普在老市委大院附近办完事，顺道拐了进去，他要去参观参观老吉的公司。老吉已经向他发过N次邀请，都被别的事耽搁了。

老吉一见他，连忙把自己的老板椅让出来，夸张地说，领导大驾光临，请，请上座。

易大普忍住笑，在一侧的短沙发上躺下，岂敢，岂敢。

话音一落，两人哈哈大笑。

培训公司窗明几净，井然有序，桌椅都抹得锃光发亮。爱干净是老吉的优良品质，如果他的下属哪一天忘了打扫卫生，他就会发脾气，说这是对工作极大的不尊重。

一杯茶还没喝完，老吉看看腕上的表，开始赶易大普，走，找地吃饭去。

急什么。易大普躺得正舒服，他走得乏了，想歇一会。

我昨天跟老头们说好了，以后下午请他们去“天天”。

下午唱歌？

是啊。老头们晚上出门不方便,喜欢下午去。这样更好,可以把晚上的时间给芳芳腾出来,她就能多赶几个场子。你这个老同学对人家太不关心哟,据我观察,她好像很需要钱。

芳芳?易大普一激灵,睡意消失了,老吉什么时候也叫“芳芳”了?他叫得自然而然,亲切无比。易大普酸溜溜说,人家不想让我知道,我怎么关心?

老吉急着出门,他约人从不迟到。他常说,如果主人比客人还晚到,那会显得很没礼貌。要在以往,老吉身上这些东西最让易大普刮目相看,但今天,他磨蹭着就是不想走。下午唱歌,他哪有那么多时间跟着。老吉这人,仗着有几个钱,没少惹风流官司,曾经把手下一个女孩肚子搞大,女孩哭哭啼啼,无法了难,是易大普出面当和事佬,老吉用了大把钱,女孩才打胎,不再哭闹。老吉这么为刘文芳着想,别不是有什么企图吧?

老吉没听出易大普话里的别扭,他揉着他,要关心还不容易?下午那班你别上了,一起去“天天”。

易大普果然编了理由请假跟了去。

刘文芳在歌厅里等着他们。

老爷子们陆续来了,刘文芳亲热地唤着张叔、王叔、李叔,给他们张罗茶水、点心。老爷子们也“芳芳,芳芳”叫着,就像叫家里的孩子。老爷子们让刘文芳想起了何厂长,何厂长在世时对她就像对女儿,惹得她爸老在村里显摆,比亲爹还亲。刘文芳喜欢这种感觉,有点信任,有点亲近,还有微微宠溺。她也懂老人们,用心记住了每位老人的喜好,张叔的《咱当兵的人》、王叔的《打靶归来》、李叔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每个人的必唱曲目,都已点在歌单里,只等他们拿起话筒。

看刘文芳忙得差不多了,老吉走近她,不由分说牵住她往舞池拖。刘文芳没料到他会来这手,唱很多场了,老吉一直彬彬有礼,不像别的男人有意无意在嘴上占女人便宜,她早放松了警惕。等刘

文芳反应过来,已被他霸道地握紧了右手,另一只手顺势揽在她腰上,稍用力就把她的身子扳正,随即跟着音乐迈开了步子。他一气呵成,片刻犹豫的时间都没给她留。

刘文芳身不由己跳了起来。

幽暗的光线让刘文芳眼前一阵眩晕,她挣扎着想摆脱老吉,却怎么也挣不脱,只好在莫斯科郊外的月色里飘荡。她已经太久没被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在怀里了。这感觉陌生又熟悉,她恍惚回到了高中毕业晚会上。这男人身上的力量让她害怕,又让她向往,如果能够,她真想在他的肩头靠一靠。何海洋从来不和她跳舞,他比她矮一截,挽着他就像挽着个小弟弟,他孩子般依赖她,她是他老婆,也是他老妈。她不想当人的老妈,只想累了时有双肩膀可以依靠。她不是没想过逃,可怎么逃?逃向哪里?她逃了,他还能活吗?既嫁了他,就起朱楼是他,楼塌了也是他。当街的窗户有缕阳光穿透厚厚的窗帘照在刘文芳脸上,她猛然清醒,前一刻的脆弱使她羞愧无比,她用力推开老吉,不声不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老吉并不恼,笑咪咪跟了过来。

这一幕,易大普瞧得清清楚楚,他说不清心里的滋味,于他而言,刘文芳是心头的朱砂痣,不管是在重机厂还是一起唱歌,他连手指甲都没碰过她的,生怕冒犯。可老吉!易大普端起啤酒,灌了一大口后把瓶子重重墩在桌上。声音有点大。刘文芳不满地横了他一眼,土鳖,你发神经啊。

易大普咧嘴笑笑。

九

人还在公交车上,微信上已收到“天天”老板发来的提成红包。刘文芳有点意外,下午场,老吉竟也按晚上的标准买单。歌厅有不成文的规矩,下午场收费比晚上要优惠很多,唱歌时,她还在想老吉若

以后都下午来就惨了,现在看来,不用担心,少不了。正好,晚上她可以赶别的场子,收入还多些。世上哪有这样的傻子?能省的怎么不省?被老吉握过的手又发烫了,刘文芳不愿多想,她在家前一个站跳下车,这里有个菜市场。医书上说新鲜鸭血用热酒送服可以补血,适合失血血虚。刘文芳隔天就去市场买一碗,但何海洋死活不按书上的来,他振振有词,茹毛饮血,不成吸血鬼了吗?刘文芳只得蒸熟给他吃,希望有奇迹发生。日子久了,只要她一到,杀鸭子的大姐就会把用保鲜袋装好的鸭血递给她,不要钱,只挥手让她走,妹子,家里有病人吧,刚接的,快回去趁热给他喝了。大姐的好,刘文芳只能欠着。刘文芳脚下生风,她要去大姐那买只鸭子,她没别的报答,下午的进帐是额外之财,那就痛快分享,当做庆祝。

大姐要收摊了,颇为抱歉说,妹子,昨天你来了,我没想今天你还来,没留鸭血。

姐,给我挑只鸭子杀了,这几年没少给你添麻烦,真不好意思。

屁大点事,别放心上,人活一场,谁没难处。大姐说,鸭子就别杀了,花那钱干嘛,明天我留鸭血就是。

姐,杀吧。

好,杀。大姐不再客套,利落地捉了只鸭子,割喉、接血、褪毛。刘文芳陪着她闲聊,天色还早,怎么就收摊呢?

我家隔壁老刘的小店盘掉了,剩套做元宵的案子,才用一年,他舍不得转给别人,让我去看看。

做元宵还要案子?刘文芳心里一动,问。

那当然。老刘一天要卖好几百斤呢,用手哪忙得过来。大姐善谈,滔滔不绝讲着,卖元宵利润还行,多时能对半开,老刘每年赶节都能小赚一笔。

刘文芳飞快地算了笔帐,一斤十块钱,一天两百斤,一天能赚一千块钱。如果还卖多点呢?卖五天

呢?七天呢?刘文芳一直想存点钱带何海洋去大医院看病,可钱就像捧在掌心的水,总聚不拢。她兴奋起来,试探着问,案子贵吧?

不贵,让给我,他说给个意思就行。妹子你看,我这摊子够忙,哪有时间卖元宵,可人家是好意,那我就看看呗,自己不用,让给别人也行。

姐,让给我吧。

大姐从头到脚看了刘文芳几遍,摇头说,妹子,你怎么干得了那粗活。

你们能干,我就能干。

一套设备,老刘只要了刘文芳原价的一半。刘文芳在他那蹬了辆买菜的三轮车,把元宵机,磨粉机一古脑吭哧吭哧装回家。

何海洋刚输血没多久,精神头足,做好饭菜等着刘文芳。

把元宵机磨粉机安顿好后,刘文芳直起腰,拍拍手说,老公,今天有喜事,咱加个菜,当归炖老鸭,你稍等。

什么喜事?你把这些弄回来干什么?只要刘文芳高兴,何海洋也高兴。

这是元宵机,咱们做元宵卖。刘文芳在厨房里大声回答。

卖元宵?何海洋激动起来,我也能。

行。刘文芳笑盈盈拖长声音说,你守着案子摇,我出去卖。

想到自己能帮上刘文芳,何海洋的胳膊绷紧了,好像不再软耷耷,久违的力气又回到了他身上。

热气腾腾的当归老鸭汤端上了桌,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何海洋凑拢深吸几口,这是来自芳芳的味道,家的味道,谁都不能和他争抢,死神也不行。

刘文芳返身回厨房端出两大杯红糖糯米酒,洁白的糯米酒糟随着琥珀般的液体在透明的玻璃杯里荡漾,香甜直入人的肺腑,生活如此让人眷恋。何海洋接过酒杯,芳芳,跟着我,你受累了。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进了一家门,再苦再累我都认。

何海洋哽咽了,芳芳,对不起。

又犯傻了是不是?来来来,我们干一杯吧。

清脆的碰杯声响起,落在餐桌上,落在凳子上,落在满是黄渍的墙上挂着的巨大的红艳艳的中国结上。刘文芳每天都要在中国节前双手合十念叨一会,盼着它的鲜红能流进何海洋的骨髓。

十

过了年,元宵节眨眼就到。做元宵成了刘文芳心中的头等大事,唱歌退到第二了,因为唱歌她驾轻就熟,做元宵却还一窍不通。刘文芳认真请教老刘各种程序,又在网上下载摇元宵的视频看得滚瓜烂熟。既没经验,又没人手帮忙,她得提前把准备工作都做好。刘文芳每天燕子衔泥般把原材料往家里弄,糯米、花生米、黑芝麻、白芝麻、白糖、打包盒,堆得螺丝壳大的屋子里转身都难。一有空,她就磨粉、磨馅,用大布袋装好。何海洋伸手帮忙,刘文芳喝住,快到一边休息,累倒了我又要喊你做爷。

何海洋不听,继续往斗里一瓢瓢倒米。这点活都干不了,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呢?

刘文芳想抢掉他的瓢,抬眼看见他脸上的坚毅,又柔声说,如果累了,就歇歇。

何海洋干得正起劲,一改平常的病弱,话语隆隆作响,芳芳,我知道的,真的,一点都不累。

刘文芳给何海洋搬条小板凳,让他坐下。磨粉机“咣隆隆”不知疲惫地转着。

两人干得正酣,老吉的电话来了,吃了火药般不客气,刘文芳,你有别的帅哥约,就别答应我,老爷子们晾在这半天了。

刘文芳一拍脑门,忙不迭道歉。昨天老吉跟她约好,说要请老头们再去趟“天天”,唱完这回就安心放假过年,明年再见。她起床后忙着磨粉,忘了这茬。

刘文芳匆匆换了衣服赶到“天天”。老爷子们“哗啦”围了上来,七嘴八舌说,芳芳,你不在,一点意思都没有。芳芳,你是不是嫌弃我们这帮老头了?芳芳,这首歌硬是要和你唱才有感觉。刘文芳费了番口舌把他们安抚好,来到老吉身边坐下。老吉拉着脸在喝啤酒,桌上已有好几个空罐子。

易大普嘻哈着打圆场,芳芳,吉总眼睛都望长了,你快跟他合唱个“刘海砍樵”。

刘文芳不知怎么开口解释。老吉最瞧不起不讲诚信的人,她也讨厌这种人,一不留神,她犯了这种错。若他真生气以后不再来,她认了,但该罚的仍得罚。刘文芳打开一罐啤酒,略一迟疑,仰脖“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她又破了戒,在歌厅,她从不陪男人喝酒。老吉的脸色缓和下来。

易大普松了口气。刘文芳向他开炮了,土鳖,就知道喝马尿。我没来,你帮我负责招待吉总和老爷子他们啊。

易大普叫冤,凭什么?我也是客人,又不是服务员。

什么客人,你和我一样,是个托,我是歌托,你是我的托。

托?歌托?这称呼真新鲜。刘文芳靠给歌厅拉客赚取回扣,说通俗点,的确是一个歌托儿。可易大普跟她不一样,虽然在她眼里是个土鳖,在别人眼中却是高人一等的公务员,她怎么把他和她混为一谈呢?易大普想和她理论一番,细细想想,又觉得她说得没错,他四处找人捧她场,不是她的托是什么?好在“托”这个词如今越来越时髦,几乎各行各业都有“托”,有的“托”还真是神通广大。易大普劝慰自己,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别计较罢。

一听这话,老吉对刘文芳的兴趣又来了。装模作样的女人他见得多了,谁会坦然承认自己的不堪?他早鹰一样把刘文芳看清了,她衣服虽然干净,头发却凌乱,还灰扑扑。他否定了她在陪别的男人

的臆测,也为自己对这种臆测的狂躁感到可笑。

刘文芳碰到老吉的眼神,不慌不忙避开,她用手理理头发,编了谎言说,刚刚在家里搞大扫除,所以来晚了。

老吉不信,大扫除落下的灰应该是黑污的,刘文芳头发上却像下了层淡淡的白霜。还有她抓头发的手,明显比以前粗糙了。她到底在干什么?这个谜一样的女人。

好不容易挨到散场,刘文芳场地都没清理,火急火燎走了。她害怕何海洋犯犟,没听她的话,累倒在家里。

老吉谎称还有点事,托易大普租车送老爷子们回家。

他发动车子跟上刘文芳坐的3路车。公交车摇摇晃晃往城东方向开了几个站后,刘文芳下了车。老吉却让红灯拦住,等他过了红灯,刘文芳已消失在横七竖八的巷子里。

十一

刘文芳的元宵摊开张了。

为了吸引顾客,她花了不少心思创新,不光做了梅山传统的黑、白芝麻馅,还试着做了少量草莓馅、腊肉馅、牛肉馅元宵。她忐忑不安,不知买家喜不喜欢。

摆摊地点她早就侦察好了。她家所在小区虽然老旧,却在老城区的中心,小区旁有条老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刘文芳找块空地,支了两张条桌,把打好包的元宵一盒盒摆得整整齐齐,小山一样。刘文芳试着叫卖,可张了几次嘴都出不了声,怪难为情。好在她雪白的工作服和帽子在乌泱泱的人群里格外醒目,用不着吆喝,摊前慢慢围满了人。半天工夫不到,一百斤元宵卖完了。刘文芳又高兴又遗憾,高兴的是首战告捷,遗憾的是怎么不多做点呢?

她兴冲冲骑车回家,把一叠钱拍到何海洋手

中。何海洋不相信地问,这么早就卖完了?

刘文芳得意地点头,今天我们做两百斤!

何海洋寡白的脸上泛出丝红晕,那快吃饭,吃完饭就开动。

我还要去把二维码打印出来,很多人问可不可以微信付款,微信支付,简单方便。

好咧。你去,我先磨馅。

从中午一直忙到凌晨,两百斤元宵才做好,刘文芳腰都直不起来了。不管她怎么催,何海洋就是不肯睡觉。头晕得厉害了,他就在沙发上靠靠。他怎么忍心让她一个人受累?要不是为了他,她怎会十几个小时,屁股都没挨过凳子?趁着天还没亮,何海洋要刘文芳抓紧时间睡三个小时,白天还有硬仗要打。刘文芳合衣倒在沙发上,不一会响起均匀的鼻息。何海洋从卧室抱来被子帮她掖好,自己在她脚头蜷下,像只瘦小的猫。他并不介意,有她的地方就有温暖。

元宵卖得很顺利。顾客们口口相传,说刘文芳的元宵馅多皮薄,绵甜糯软,特别是牛肉馅、腊肉馅的,别有风味;还有人甚至和她开玩笑,说她是“元宵西施”。送走一大波顾客后,刘文芳坐了下来。冬日的太阳毫不吝啬洒在她身上,摊位上,照得桌上卖剩的元宵亮晃晃。

刘文芳琢磨开了。

今天才正月十一,离元宵节还有四天,离节越近,销量会越好。昨天差不多一个通宵才做出二百斤,继续下去,她扛得住,何海洋扛不住。他倒了,得不偿失。可这一天的收入比陪人唱歌多多了,简直是烤得外焦里嫩的大鸡腿,香气四溢,让人怎么忍得住不啃呢?再苦再累刘文芳都不怕,她只需要帮手。帮手?刘文芳灵光一现,请人好了!

何海洋提醒她,芳芳,别一口想吃个胖子,咱卖多少,做多少。

天天卖到脱销,老公,太可惜了,如果有货,再

卖二百斤都不成问题。

元宵节一年才一次，刘文芳不想错过。她请了两个帮工。他们做，她卖，何海洋打下手。

添了帮手，刘文芳轻松不少。销量却没想像中的飙涨，何海洋有点担忧，芳芳，悠着点吧。

不怕。老公，你不知道，我在超市当收银员时，年前那几天，买东西的人都疯了，好像钱不是钱。元宵节人人要吃元宵，不愁卖。

过个年，把人都憋坏了，不是亲戚来家里拜年，就是一大家子去亲戚家拜年，好不容易熬到了十五，陪父母吃完午饭，老吉溜之大吉。他在滨江路接上易大普，说放放风。

车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兜了几圈。易大普不乐意了，吉总啊吉总，再坐下去，你得赔我条新裤子，我屁股上磨出洞了。

老吉不示弱，你那裤子，早就露屁股了。天天坐在电脑前写写写，屁用都没有。

斗嘴之间，易大普发现到了老城区。老城区又脏又乱，多少年没过来了，这老吉，发哪门子神经。

十多天不见刘文芳，老吉的心就像有人用指甲在挠，不能安生。他来过这儿几回了，希望偶遇刘文芳，但都无功而返。他大可打个电话约唱歌，可他不想打扰她，女人家，过年迎来送往，不少的活路。十五，梅山俗称过小年，过完小年，年就过完了。刘文芳该重出江湖了。很快就能再见刘文芳，老吉没想往这边来了的，可不知怎么就拐到了这。既来之，则安之。他记得这有条老街，小时候他在山上摘了金银花送到老街上的中药铺换学费。不知那中药铺还在不在？

老吉泊好车，走，逛逛去。

有什么好逛的？

亏你还是摸笔的，老地方才有文化，有历史，你不来感受，可就被历史抛弃了。

易大普拖拖沓沓跟在老吉身后。

小心翼翼走过一家面馆前油滑的路面，两人来到街口的开阔地带。老吉四处逡巡，有感而发，几十年了，还是原来的样子。猛地，他闭了嘴。他们右前方有个元宵摊，背对他们坐着个女人，蔫蔫的，但是丸子头却倔强地从帽沿下钻了出来。多么熟悉的感觉。刘文芳的丸子头！与此同时，易大普也看见了那个女人。两人对视一眼，不约而同走了过去，异口同声说，老板，买两盒元宵。

听到有人买元宵，刘文芳转过身子笑脸相迎。

可是，笑容却像冬天的猪油一般板结在她脸上。刘文芳全身的骨头都被抽出了身体，如果不是在大街上，她真想像泡牛屎一样摊在地上。前天和昨天，她和两个帮手紧赶慢赶，做了近一千斤元宵，为的就是应今天这个节。谁知她的贪心让老天爷看不惯了，原本火爆的生意竟索然冷清，节都快过完了，还有一大半元宵堆在家里没卖出去。刘文芳恨死自己了。设备成本、原料、没日没夜的辛苦还有帮工工资，全落在快堆到天花板上的元宵山里。刘文芳欲哭无泪，辛辛苦苦回到解放前。怪谁呢？

片刻的尴尬过后，刘文芳慌忙反应过来，有什么难堪的？不偷不抢。她命令自己大方自然和两人打招呼，两位老总，到贫民窟视察工作来了？

老吉和易大普不知怎么回答，好像行窃的小偷被主人家当场抓获，一味讪讪傻笑。

刘文芳麻溜地给两人各拣了两盒最贵的牛肉馅元宵，这是我亲手做的，味道可好了，拿回去尝尝鲜吧。

十二

许是累着了，许是忘了吃药，许是心疼没人要的元宵，何海洋又犯病了，身上一片片紫红色斑块，这是出血的征兆。社区医院不敢收治，建议刘文芳把他送到市中心医院去，那里的血液科医疗水平在全市处于领先地位。

中心医院的费用比社区医院高得多，钱从哪来？卖元宵非但没落下钱，反而搭进去不少。医生在住院证上龙飞凤舞写着暂交一万元。天哪！一万块！她哪拿得出一万块呢！自从何海洋患病，刘文芳就像山林里被猎枪追赶的小鹿，跌跌撞撞往前跑。她只有一个心思，能跑一天是一天，能跑多远是多远。可现在区区一万块钱就要把他的生路切断，她不能这么狠心，她不甘心。

刘文芳拨通了易大普的电话，大普，你手头方便吗？

刘文芳唤易大普叫“大普”，易大普身上好比爬满了蚂蚁，早已习惯她的嚣张，话风突变，怪怪的。她怎么了？遇到难处了吧？不然，她不会向他低头。易大普着急地问，芳芳，怎么了？

你转一万块钱给我应个急，我有了马上还你。世上的事最难在开始，只要开始了，后面的就容易多了。刘文芳简洁地介绍了何海洋的病情。

易大普埋怨她怎么不早说。

说有什么用？搏你同情还是看我笑话？刘文芳又冲起来。

易大普生怕惹恼她，连忙在手机银行上把钱转了过去，一想到她凄凄惶惶在收费处等钱，他的心一阵紧。

电脑敲不下去了，易大普上了去中心医院的公交车。临行，他想买点营养品，转而改变主意，把钱包里的两千块钱全塞进一个红包。

到了病房，易大普才知现实远比想像可怕。何海洋像颗干瘪的橄榄缩在病床上，如果不细心，可能不知床上还有人。他只露出了苍白的脸，和白色的枕头并没多少色差。

何海洋神情萎靡，见到易大普，分外惊喜，他挣扎着靠向床头想坐起来。易大普快步上前扶他躺下。他在他手上，风筝一样轻。安慰鼓励的话显得太多余，易大普搜肠刮肚翻出些过去在重机厂的趣

事，憔悴的笑屡屡飞上何海洋的眉梢，他忆起了曾经的意气风发。刘文芳也笑着，人生如梦，谁的今天、明天能天天如昔呢？

三人共事几年，熟悉的人事加在一起，一时半会扯不完。为了多点笑声给病房增加温度，易大普重提当年暗恋刘文芳的糗事来。

刘文芳摇摇头，过去年少轻狂，没想到人生会出现这么多变数。

的确，同事们有的卖菜，有的捣弄黑的，各奔东西，那些旧时光还有什么可怀念的呢。易大普有些伤感。

病房悄然安静下来。易大普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前几天也在卖元宵。他自觉无趣，起身告辞。

刘文芳送他下楼。

血液科长长的走廊阴森晦暗，不知打哪来的风吹得易大普背上凉飕飕。他斟酌问刘文芳，老何的病还有别的办法吗？

刘文芳低头缓缓说，有，骨髓移植。医生说国外移植成功的有百分之八十几的人可以无病生存多年。

那试试啊。

刘文芳黯然神伤，垮腰塌肩长叹一声，怎么试？几十万呀，卖了我也值不了那么多。我一个女人，有什么办法？只能对付一回是一回，能活多久看他的造化。她说说着说着声音颤抖了，双手插进裤兜，怕冷似的缩着脖子。

易大普抑制住想抱住她的冲动，他知道她此刻最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但他的肩膀不够那么大力量，不够坚实。他说，找亲戚朋友先借着，以后慢慢还。

大家都不容易，找谁借？我爸、婆婆都老了，我们非但不能照顾他们，反而尽给他们添堵，真是不孝啊。

老吉！易大普脱口而出，老吉手头宽松，找他借点。

刘文芳断然拒绝，不！非亲非故的，我不想欠他这么大的人情。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拗。

不，你不懂，大普，女人借钱总要量力而行。

易大普无语了。他记起了口袋里的红包。他把它掏出来，拉着刘文芳的手，真诚地说，芳芳，我没出息，帮不了你大忙，这是我的心意，你不许不要。

刘文芳的手冷得像块冰，她默默地收下了红包。

十三

老吉换了台新车——奔驰。

他摸着方向盘，感觉比过去的“现代”好使多了。全自动带导航，无论是驾驶室，还是后面座位的空间，都是那么地相宜，养眼。他第一时间向易大普报告这大好消息，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放在以往，易大普说不定就扔下手头的事跑去沾喜气了，可他想起了刘文芳，感慨万千，几家欢喜几家愁。为了不扫老吉的兴，他扬着声调说，豪车呀，今晚要热烈庆祝。

老吉想也没想说，去“天天”。

撞见刘文芳卖元宵后，老吉就没约过她唱歌了，不是不想，是不敢。刘文芳身上有股劲，让人又敬又怕。她过得那么难，却从没在他身上多要过一个子儿，让她买零食水果，她都适可而止，绝不把他当冤大头，找回的零钱也会一分不少交给他。他有心不要，又怕她以为是施舍。他常常想起刘文芳束在脑后的丸子头，昂得那么高，像朵骄傲的黑玫瑰。借着买新车的机会，他要再去唱歌，再让她拿提成，提成是她应得的，可以得的理直气壮。

何海洋还在医院，刘文芳有心情出来唱歌吗？易大普很想告诉老吉实情，可她逼他发了誓说不跟

老吉吐露半个字，她不想世上又多一个可怜她的人。易大普只好说，哎呀，天天，级别太荏了吧，换个好点的地方。你就阔绰一回，一百多万的进口奔驰都提回来了，还在乎唱歌这几个小钱么？

天天音响不错，老板也随和，去天天。老吉不容置疑，他问易大普，你在哪？

办公室。

我的个爷，今天是礼拜天，窝办公室干吗？老吉心痛地说，这样吧，你叫芳芳，我先来接你，然后再接她，让你们也尝尝坐奔驰的味道。你现在下楼来，我几分钟就到你楼下。

易大普只好和刘文芳打电话，没想她一口答应，只不让接，她在“天天”附近的农业银行门口等着就好。

奔驰缓缓滑行到刘文芳身边。好家伙！好车就是不一样。线条流畅，车身闪闪发亮。刘文芳懂车，何厂长还在时，她就考取了驾照，以为迟早能买私家车。刘文芳心里痒痒的，真想坐进驾驶室，去没有尽头没有羁绊的原野上疯狂一把。

他们仨走进歌厅时，老吉约的人先到了，已在K歌。老吉点了两件啤酒，每人顿一瓶。他又托刘文芳买些水果、零食来下酒。刘文芳没忘给老吉买一大袋瓜子，她想不清大老板怎么也像女人一样爱嗑瓜子，一嗑一大堆，她是女人都不行，嗑几粒舌尖就会起泡。经过泊在路边的奔驰时，她停下来，惜爱地抚摸着车身，又把身子靠了上去，陶醉地眯了一秒钟眼，接着把手窝在嘴边，打了声响亮的唿哨。路人看着她那模样，以为是豪车主人，都羡慕地行注目礼。这感觉他妈的太好了！刘文芳忍不住爆了粗口。

老吉兴致高，一个劲找人碰啤酒。连干四瓶后，他的胆子大了，又揽住刘文芳跳舞。这回刘文芳很乖，和他配合默契，在他怀里轻盈、柔软，老吉像在云海里徜徉，曲不终，人不散，人生得意须尽欢。

时候不早,唱歌的人一个接一个走了,老吉喝得东倒西歪,还怎么开车回家?

易大普头大了,他不会开车,谁送老吉回去?老吉一个劲嚷没醉,就算开到北京都没问题。

刘文芳不假思索说,我来吧,有时客人醉了我也当代驾。

好好好。老吉喷着酒气踉跄着靠拢她,芳芳送我,芳芳送我。他倒在刘文芳肩上走不动了。刘文芳和易大普一左一右把他搀扶到车上。夜深人静,展眼望远处,高楼上已不见灯光,只有路灯昏睡。

送了老吉,刘文芳回家路远。老吉爽快地把车钥匙放到她手里,芳芳,晚上打车太贵又不安全,你开车回去,顺便送送大普,明天给我把车送过来就行,不送也没关系,我要用车你来接我。

刘文芳推辞不掉,只得接了钥匙。天亮后,她早早连车带钥匙归还老吉。老吉过意不去,对她说,芳芳,家里要用车你来开就是。刘文芳一手插在裤兜,一手直摆,快步离开。老吉不知道,她裤兜里的手正紧紧攥着一枚刚刚在4S店配备的钥匙。

自从有刘文芳代驾,老吉喝酒就放心大胆了,即使他喝醉分不清东南西北,她都能把他送回公司,他还可以趁机在她柔软的肩膀上赖一赖。刘文芳对奔驰的性能一天比一天熟悉,就像自家的车一样。

市委大院一个老爷子给老吉透露信息,说市里公开招录500名交通警察。老吉反应敏锐,立即感到发财机会来了。他着手举办公务员考前辅导VIP班。这种培训班,因为请的多是出题或者是阅卷老师授课,收费很高,大有赚头。经过培训的人员百分之七八十能过,加之老吉的培训中心是办在市委机关院内,学员一点也不担心受骗上当,愿意花钱。

朋友多了路好走。

做为回报,老吉又请老爷们到天天K歌。老爷们眼巴巴盼着刘文芳。

没料,唱了一晚上,她不但人没来,连手机都呼叫转移了。易大普和老吉嘀咕,这家伙又在搞什么鬼呢。

唱完歌,易大普和老吉肩磨肩走在巷子里,空气中薄雾弥漫,好像捎带着欲望,还有不知来处的企图。老远,老吉猛然发现巷子口泊车的地方空荡荡,奔驰不见了。两人慌了神。

老吉惊慌失措和易大普去派出所报案。警察说丢车那一带没有监控,破案有难度,请老吉要有耐心。老吉像啄食的鸡频频点头。他太大意了,一直忙,忙得给车装GPS的时间都没有。老吉苦苦思索是谁轻而易举把车偷走了呢?突然,刘文芳眼睛里那抹淡淡的几乎被忽略的忧伤闪现在他眼前,他“呸呸”吐了两口唾沫,又“啪”地给了自己一巴掌,怎么能这样想芳芳呢。

车丢了,刘文芳也不见了,她像水中分解的氧气融入了空气,踪迹全无又无处不在。老吉丢了魂一样,时不时跑到“天天歌会”去,不再唱歌,傻傻地一坐就是一晚。他想她肯定又在做像卖元宵一样的事,因为怕他们瞧不起,所以不想告诉他们。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

易大普转交老吉一份快件,里面有封信和一张银行卡。竟然是刘文芳寄来的!她万分抱歉,说奔驰被她卖到广州了,所得钱款一部分给何海洋交了骨髓移植的费用,他配型成功了。余下的她都存在那张卡上。只要何海洋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完移植,她就回来,去公安局投案自首。欠债她一定会分分钱偿还。

捧着信,老吉喃喃自语,怎么不早和我说呢?怎么不早和我说呢?良久,他收起卡,冲易大普说,我们到派出所把案撤了……

柳枝词

● 叶 尘

贵奶奶满头白发，明晃晃地，沐在三月的光中。脑壳渐渐低垂，在胸前一顿一顿。

柳树成林，贵奶奶躲在一棵老柳背后。隐隐约约，村边边上，娘老子颠着小脚在高喊：章雪柳，你个砍颈的，死到哪里去了，今日还不把你那双马脚裹起，我就不是你娘。

喉咙里痰一上一下，“呼噜呼噜”响。娘老子的喊声还在起伏：章雪柳，你个砍颈的……

贵奶奶猛地抖一下，睁开一双眼，婆婆，昏黄，一窝浊水，收不住地顺着沟道流淌。院门口有老柳，笼着一团烟绿。贵奶奶对柳说话：我娘喊我回去呢！

竹躺椅本来是能躺的，但贵奶奶坐着就打起了瞌睡。人老了就这样，晚上睡不着，白天坐哪瞌睡跟到哪。刚还自说自话，转眼嘴巴张得吓人，鼾声高高低低，像风刮过柳林。

贵奶奶右手拄拐棍，左手撑椅子，缓缓提起皮影似的身子。她身着立领、侧襟、盘扣的青布褂子，一摇三摆的，像极了皮影戏里的人物。贵奶奶挪到屋檐下手摇井旁。手摇井是贵爷爷在时打下的。以前大家都是到院门前的小河里提水吃，走上几步，“咣当”一声，舀一桶水，提回家就淘米煮饭，祖祖辈辈都如此。后来，血防院说洞庭湖区有血吸虫，吃河水会得大肚子病，于是家家户户都打手摇井。井水含铁，井筒土黄土黄，水泥池上生着的苔藓也染成了黄色。连水泥池放水的洞眼外，还有一条黄尾巴拖起老长老长，让人感觉日子被锈钝了，泛着老照片的色调。

井旁有个木桶，桶里是贵奶奶的衣服。除了里衣裤，其他

都是侧襟的老式衣服。贵奶奶抖抖索索，拿起一件，前襟后背，一一扯平，往屋檐竹竿上晾，可手抬不上，脚伸不直，再不是那个麻利的“马脚”，只好作罢。

娘老子坐在雕花宁波床上，用白布一层一层把小脚包好，塞进菱角尖似的的三寸小鞋里，嘴里不停数落：看你这双马脚，将来谁要你？背着一张犁，拖泥带水的长工德贵正好听见。后来，他用“马脚”这个名，唤了她一辈子。

许是这双“马脚”注定了一生的劳碌。别的细脚婆婆移着小碎步还摇摇欲坠时，她一双大脚打在泥地上，“啪嗒啪嗒”响。就在几年前，她还照样洗衣煮饭喂鸡种菜。只是她活得太久，隐隐地惧那命硬吸后人阳寿的说辞，便没轻没重地不顾惜自己，可摔不死锤不烂，像颗铜碗豆。

八十八岁这年，贵奶奶赶鸡进笼，绊到门槛，栽翻在地。乡邻断言会中风，谁想，她脑壳清白，嘴也没歪，但腿脚到底还是落下毛病，慢慢地萎缩变形，使不上力。病痛缠上身，心底竟放下块石头，有些欢喜。贵奶奶再没出过院子门，每日里痴前的老柳。老柳逢春，吐芽绽绿，柳丝丝在院子里舞。贵奶奶接连又看了两年春柳。

老柳是成亲时，贵爷爷亲手栽下的。那时，村里大大小小的柳到处都是，跟那辈人一样，土改、54年大洪水、人民公社、大跃进……该经历的都经历了。有的没了，没有了就会扦插新的柳，而有的九死一生，存活下来。村子里依旧春风荡漾，柳絮扑飞，仿似春雪。晒衣服衣服上沾着，晒菜菜上沾着，连头发也沾，冷不丁吓一跳，以为一夜就白了头。贵奶奶正是柳絮飞时出生，她爷老子读过私塾，便给了她“雪柳”这么个名。

老柳越发地弯腰拱背，树的一侧，被岁月掏空成一个大洞。这柳下从清静到热闹，又从热闹到静寂，晃眼六七十年。最先在这柳下的是贵爷爷和贵奶奶，那时柳还嫩着，像刚出嫁的新姑娘，能掐出

水来。天气晴好，饭桌就摆在柳下，席地顶天，豁敞。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贵爷爷走。

年轻时，他们在树下扯谈，说成亲时，仅有几间茅屋，洞庭湖上刮来一阵风，就能把屋顶掀翻。两人在堂屋里拜天拜地，再拜了贵奶奶爷娘的灵位，抓一把糖打发看热闹的乡邻和细伢，便作了数。

贵奶奶说，你那天的样子好蠢，什么话也不晓得说，只一个劲地作揖。

贵爷爷就说，你那天穿着那桃红的褂子，脸衬得几好看。

后来，这柳树下，添了大女儿大儿子。贵奶奶耳朵里有“依依呀呀”的声音，像歌谣。那是大的带着小的，含混不清地唱歌。眨眼，大和小蹦蹦跳跳，还能帮忙洗菜煮饭。再眨眼，没有了大女儿大儿子。那个春天，梅雨下得人的心又湿又冷，好长好长的日子，贵奶奶都不敢去屋前小河里提水。青石码头生出绿色的毒牙，河长了血盆大口，太狠啊，一回就吞了两个。

日头已到中天，并没有声音，只有风一下一下拨动老柳。老柳间，有光随着柳丝晃来荡去。贵奶奶又花了眼，柳下，正热闹着。贵奶奶炒出香喷喷的豆子、芝麻，加上浸盐的姜丝，用这几样泡出的茶，叫豆子芝麻茶。贵奶奶掰着手指头算了算人头，小儿子，儿媳，四个孙伢，如果小女儿和女婿带着外孙伢回了娘家，或又有三五邻里，手指掰了好几轮，都掰不完。但贵奶奶一个不落，不分大小，每人一碗豆子芝麻茶。每个人都记得贵奶奶的芝麻豆子茶，热乎，香甜，还有点咸。

但贵爷爷最喜欢的，是酃得浓浓的滚烫的苦茶。想不清他那个嘴是什么做的，又烫又苦，张口就往嘴里灌一大口。贵爷爷几口苦茶下肚，精神就来了，声音哄亮，喜欢讲古，也喜欢讲鬼故事。他捞起肥大的裤子，指着腿上的大块疤，说那是他做长工给人开荒时，遇到野猪，跟野猪打架留下的。

他又讲土改队如何抓地主,如何拿地主吊边猪,如何把地主罩在箩筐里,一根蜡烛没点完,不准出来。讲得唾沫星子直飞,瞥见贵奶奶来了,立马就闭了嘴。转身又讲起鬼故事,什么吊死鬼、药死鬼、迷路鬼,讲得那些细伢子越围越紧。若是夏天,天上的星子也越挤越密,再挤一点,就会掉下来几颗,一伸手把它接住。

贵奶奶想喝点茶,豆子芝麻茶,垫下肚子,或者一碗苦茶也好。贵奶奶左顾右看,左右摸索,不知要看什么,也不知要摸什么。

有人扒开竹篱递话,贵奶奶,你崽伢要我搭个信,中午他两口子在河对面吃烂肉(丧饭),吃完了再带点好菜给您老人家。贵奶奶便想喊那人帮忙倒碗水,举着脑壳瞧半天,只看见一团灰乎乎的影子。等她想起来一个名字,那人早已走了。贵奶奶先前没留意,耳朵也不好使,这会子仔细听,是有“铿铿锵锵”的声音。心里就有些恼气,难怪那两只脚跑得飞快,衣服都没晒。要你们带什么好菜,我没那么好吃!一恼气,贵奶奶那两片枯叶似的嘴唇就越发凹了进去。

衣服没晒,晃荡着箩筐似的大屁股出去的是继媳妇。前头媳妇拉扯大四个儿女,没享一天福就睡到了村边的柳林子里,不足五十就走了。继媳妇比儿子小十来岁,打牌嚼槟榔,胸前一对奶子张扬得收不住,随时能跑出来。贵奶奶摇头叹气,前头婆娘是根草,后头婆娘是个宝。

是哪个呢?贵奶奶默神。是那张五吧,好长日子不见影了,原来他总是要跑到这院子里,没声没气地坐一阵的。熬过冬,没熬得住春,他还只八十,比自己小一截。这样一想,便又生出那活得太久的惶恐来。惶然坐上一阵,贵奶奶又垂顿起脑壳,头点几下,身子大惊一下,反反复复,就这么浑混沌沌打瞌睡,似乎总能听到谁喊她的声音。

继媳妇回来时,日头已经有些西斜,贵奶奶也醒醒睡睡好几回。继媳妇用塑料碗打包了好几碗

菜。与她同来的还有一个妇人,也是常年四季在牌桌子上。她长着一张鲢鱼嘴,吧唧吧唧,你媳妇对你好呢,晓得你喜欢吃盐菜扣肉。贵奶奶说,是呢是呢。看着那堆得满满的肉菜,贵奶奶知道等会继媳妇又会拿到冰箱里去冻着,以后好几天都热这些席面上的菜吃。贵奶奶想掉眼泪,怕别人讲这老厌物好吃懒做,这么大年纪还吃得这么多,又怕别人讲不识好歹。眼泪真淌下来了,但她淌泪的毛病已有好些年,谁知道她为这淌呢。贵奶奶不愿吃那些菜,说肚腹不好,要吃茶泡饭。继媳妇也不多讲,给她用茶泡了饭,端过来时,眉头朝同来的妇人跳了跳。

贵奶奶问继媳妇儿子在干什么。

继媳妇声气大得很,还在灌猫尿,骂都骂不动,混吃等死的鬼。贵奶奶便噤了声。

贵奶奶把一碗茶泡饭送进肚里,尿早已胀得难受。腿像是两根死木,她几乎有些拿不定主意,到底先动哪条,哪条还长在她身上。贵奶奶试了几下,刚把身子撑起,又跌坐下去,忍不住叫唤了一声“哎哟”。继媳妇胡乱地晾衣服,也不抖开些,湿嗒嗒一团就搭在竹竿上,好像那是一块块讨人厌的抹布。对于贵奶奶的“哎哟”,她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怎么的,晒完衣服提起桶就进屋去了。贵奶奶看着那抹布一样的衣裳,捶揉了半天腿,然后自己再试了几次,毗牙站了起来,慢慢挪到卧室里。

贵奶奶睡的是暗红色架子床,漆迹斑驳,靠墙那三面是细圆木的围栏。四个角上各伸出根粗长些的圆柱子,往上搭出高高的床架子,罩着白色的蚊帐。蚊帐好久没换洗了,帐顶上有些黄色的脏印渍,不知哪来的,也许是老鼠的尿渍,贵奶奶常在晚上听到老鼠的“吱吱”声。这在从前,贵奶奶是不能容忍的,隔三差五就会和媳妇把家里的帐子洗了,床铺草晒一番。

她那些孙伢们都踩过帐子。土布帐子吸了水,提不起揉不动,就用洗衣粉泡在大木盆里。孙伢争

相着一顿猛踩，踩得脚丫子白白嫩嫩，踩得泡泡堆起一盆，又捧起泡泡使劲吹，杨柳风一来，能上天。孙伢们的笑声也上了天，越发起劲，帐子踩了一道又一道，直到浊水变成清水。帐子白白净净，一家伙晒干，晚上支起来，床铺草也重新铺好，就像是睡在阳光和风里。孙伢都往架子床上拱，争着和她睡，她一人屁股上一手板，说你娘的也洗了，跟你娘睡去。她这个精精瘦瘦的婆婆子，带过的细伢就跟那结的葫芦瓜一样多，孙伢、外孙伢，甚至外曾孙伢，一年四季满地打滚爬高打架，热闹生气又让人生烦。眨眼的功夫，一个个都不见了。贵奶奶牵着挂着，却又一天天地空洞下去，一些带过的细伢，从老远的地方回来，她左看右看看不出到底是哪一个细伢长成了这个模样。

架子床边，放着一个坐便器。贵奶奶坐在坐便器上，解了裤扣，再一点一点把裤子褪下去。贵奶奶正对着摆在墙边的老料。老料早已上好沥青，泛出森冷的光。贵奶奶总觉得那老料蒙灰多年，早已等得不耐烦。

贵奶奶再挪出屋门口时，西斜的光照着老柳，一个又一个金色光环在柳叶间闪烁，像是谁在朝她眨眼。继媳妇大概又去了道场，老人的道场正是村里人相聚的好时候，一连几天，吃酒打牌或看道人做道场，放肆地撒欢。

晚上贵奶奶还是不肯吃菜，吃了一碗茶泡饭就上了床。上了床，并没睡着，白天还好打发，晚上的日子才真正开头。天渐渐黑去，一切都静寂着，久久地静寂着，让人觉着人世间的热闹不过是打了个瞌睡做了个梦。贵奶奶脑子里白惨惨地一片，觉不出味，空得可怕。其间，儿子和继媳妇回来过一次，好像是要拿箩筐，毕竟是去帮丧事，该出的力该借的东西是不能推辞的。儿子问，娘老子吃了饭没。继媳妇说，肚子里长牙尽是名堂。儿子回了一句，小点声气……两人渐渐行远。

贵奶奶身子僵硬，想翻身又翻不动，霸蛮挪

动，发出“哼哼”的呻吟。实在睡不住了，贵奶奶就撑起来摸几粒床头摆的葡萄干吃，这都是孙伢买的。葡萄干嚼在嘴里，酸苦，吃什么都不是原来的味。

夜深，“铿铿锵锵”的声音便清晰多了，道人先生带哭的夜歌子通过扩音器凄凄凉凉地送来，跟在耳边一样。道场做到了哪里？今夜要上黄泉路过奈何桥了么？其实贵奶奶不去看也知道，一辈子看过的道场，不晓得有多少，有时站在屋门口，听到平原上不知哪里飘来的唱腔，也能听得眼泪涟涟。

送亡灵，路上行

桥头柳啊，莫挂心

三关六朝盘问你，

你是阳间的贤德人……

贵奶奶好像看到谁蹉蹉跎跎地上了路，一会是贵爷爷，一会是媳妇，一会又是老女儿，又或者这是村里故去的人……贵奶奶就这样听了一宿的锣鼓和夜歌子。

柳色老成了些，清明雨来了。天阴冷灰暗，贵奶奶只能整日地坐在床铺上。

细孙女来到贵奶奶床前时，贵奶奶正打瞌睡。孙伢们都在远处的城里有家有细伢，每年总会在这时节派个代表回来挂青。细孙女回来，自然又是大包小包，蛋糕呀灯芯糕啊保暖衣裤啊，一样一样摊在贵奶奶面前。串门的人说，你老人家福气好，孙女子孝顺。贵奶奶展开一脸的枝枝杈杈，笑得老树逢春的样子，说话也利索了些，连连招呼着：她嫂子，你吃你吃。

孙女顶着清明细雨去柳林里挂青，儿子扛着一把锹跟了去。贵奶奶从床上下来，挪到后门口坐着，举头张望。贵奶奶就好像看到他们走在那田坎子上，穿过一丘又一丘的田。

前几天天气好时，田被犁翻了，没翻进泥土的红色紫云英黄色油菜花东倒西歪，雨在白亮的田水里打出一个又一个圆圈。两爷女走向田尾巨大

的一团绿中,这绿被雨润湿,暗沉。过一道低坎,又上一道高坡,疏疏密密的柳树屈着手臂,向上伸展,或者低回垂向土地。每一棵柳,都有一道密语。高坡上,坟影重重,旧坟里添新坟。

那靠南较大的坟堆是贵爷爷躺在里面。两孙女先拨了坟头草,再拿锹往坟上添新土,然后把挂着纸扎红球的长长竹竿插上坟头。红球和垂着的红纸带就在风里招啊摇。细孙女点烛、烧纸、磕头,然后一挂鞭炮“噼噼啪啪”地响起来。鞭炮声此起彼伏,到处都有人挂青。细孙女又到柳林边她娘老子的坟上重复了同样的程序,照例会无声地站上一阵,好像在听她娘老子是否睡得安好。然后两孙女一前一后地回家,都很少做声。

晚上,细孙女脱了衣服就往床里头爬。贵奶奶知道,她怕那摆在墙边的老料。从小就胆子小,如今几十岁有细伢的人了,还是这样。贵奶奶拿起细孙女修长的手,凑到眼跟前左看右看,唉声叹气,你要多吃呢,太瘦了。孙女就笑,我都胖得要减肥了呢。

一会子,贵奶奶拿过细孙女的衣服,抚平抚平,又拿起来比对比对,说,太短了呢。细孙女搂着她笑,奶奶,这叫短装。

贵奶奶举头看了看孙女子,短装这个名词,她没懂。过了一会,贵奶奶碎碎念,腰子露在外面,有寒气。细孙女捉住她的手贴在脸上,奶奶,你冷不,你的手才凉呢。

没阳气的手呢,要进土喽。贵奶奶哼哼着说。她的手有骨没肉,又冷又硬,布满老年斑,谁还能看出这是以前被她娘老子骂“不沾阳春水”的手呢。

天气有些回暖,田里四处都是青蛙叫。青蛙叫,好犁田。德贵每天都在田水里滚,半夜三更他睡不着,提着马灯到田里看水,看稻子抽穗扬花。他种的稻谷,穗长浆多粒大。一些低产户说,土地老爷是德贵屋里亲戚。

贵奶奶在一团黑里无声地笑。她的菜园里,辣子正结得驼断了树,黄瓜长得像丝瓜,南瓜到处滚,冬瓜就干脆像一个个年画上的胖伢。老柳下的饭桌上,菜都用海碗装。菜少一点,贵爷爷就会置气,推碗扔筷的,你这个婆婆子,小里小气,连个菜都舍不得炒。

贵奶奶手往细孙女身上摸,往上提了提被子。细孙女好一阵子没做声,应该是睡着了。

日子像灶堂里烧湿柴,烟子把眼睛都熏瞎,才好不容易红火起来。贵爷爷和贵奶奶打算翻新屋。那是村里第一个红砖瓦屋呢。红墙红瓦,看起来亮堂又让人喜气洋洋。主持祭梁的木匠师傅筛酒祭天、祭地、祭八方神灵,将鸡血洒于大梁上点光。瓦匠扛梁登梯,一登一祝:下有金鸡叫,上有凤凰啼,此时正上梁……围观的众乡邻连忙齐声接口彩:子孙发达,富贵满堂。

笑声滚动,贵奶奶咧开了嘴。那是瓦木匠将准备好芝麻粑、糖果、香烟往下撒,大人薅起腰围巾接,细伢子趴到地上抢,闹成一团。

孙女子翻转了一个身,把手搭在贵奶奶的腰上。贵奶奶又把被子拉上来些,幸福得叹了口气,自己的孙伢都不怕和老人睡,不嫌有老人味。

奶奶,这人生到世上,为什么又要死呢?细孙女突然说话,原来她一直没睡着。贵奶奶啐骂了她一句:鬼妹子,你吓人呢。

你和爷爷再苦再苦,也活得劲火喧天。细孙女说话没头没脑。贵奶奶也牛头不对马嘴:活着讨人嫌呢。细孙女抱紧了她,埋着脸,含混地说:你不在了,我们回哪儿呢?

烟雨连绵了好几天。贵奶奶忽然咳嗽得厉害,咳起来不把肠子吐出来不算完。孙女子买了川贝枇杷膏,又用胖大海煎水,喂贵奶奶喝。贵奶奶嘴上却反反复复是这么几句,老了呢,没用了呢,何不死呢。孙女子便哄小孩似地哄,你不老呢,你比我还小呢。洗脸、喝水、拉撒,孙女子都细心地服侍

着。隔一阵,贵奶奶就说,你出去玩呢,陪着我没味呢。孙女子又哄,我只喜欢和奶奶在一起呢。贵奶奶便一会翻开孙女的衣服,数数有几层,一会摸摸手,看热不热。在彼此眼中,都是初生的细伢。

贵奶奶要孙女子扶她到阶基上坐坐,看看雨。一对燕子,在屋檐和雨里的老柳间来回穿梭着。孙女子指给她看,屋檐顶上有圆而小巧的泥窝,不知什么时候筑起来的,里面钻出几只毛没长齐的小脑袋,看到老燕子回来“叽叽喳喳”地叫得更欢。孙女子笑着说,小时候,吵着要爷爷捉燕子,爷爷说家燕不能捉,就搭个楼梯把我送上去,让我看一看摸一摸,那老燕子冲过来就啄了我一口。

贵奶奶枯土似的脸上便也浮起一层水亮的光,说那是家燕护崽呢,连命都不要的。贵奶奶歪着脑壳,默神一阵,又说,你们老小尽做些顽皮事。

细孙女又说,小时候,这样的天,你和妈妈在灶屋里一个剥猪草,一个煮猪潲,一屋子的白汽,只看得见人影子,成仙了似的。然后你从那白汽里出来,变戏法样拿出一只刚煨好的红薯。那是埋在瘪谷子里做种的陈年红薯,煨得金黄,糖多得流了出来。两个姐姐争多打架,你老人家收拾不了场。妈妈也从白雾里出来,一个一板屁股,最后红薯都归我吃了。

贵奶奶张着空洞的嘴笑着,两祖孙看阵雨,又沉默一阵。孙女子期期艾艾小声地说,奶奶,明天我就要回去上班了。贵奶奶说,好呢,你忙呢,莫挂念呢。贵奶奶一口痰堵了上来,好一阵猛咳,孙女子急忙搀扶着拍她的背。

第二天,天放了晴。孙女给贵奶奶洗帐子、被单,刷坐便器,忙了好一阵。等孙女子忙清,贵奶奶就要她扶她进屋,打开一个柳木箱子。箱子里端正正摆着一套“蓝衫”,还有寿鞋寿帽。孙女子吓了一跳,问奶奶你这是做什么?贵奶奶说,晒晒,春上潮湿,怕长霉。

孙女子不敢拿,贵奶奶便要她拿了个楠竹筛

盘来。贵奶奶在筛盘里垫上一层白布,把“蓝衫”摊开,寿鞋寿帽摆好。贵奶奶做这些事的时候,轻手轻脚,脸上又浮起一层说不出的光,很洁净的光。贵奶奶吩咐孙女子端到院子里,置在那个水泥砌的洗衣板上。目光牵着,唯恐有什么差错。

这种衣物,因为避讳,也因为贴身穿的为白色,外边的是蓝色,村里人都称之为“蓝衫”。按村里规矩,“蓝衫”归做女儿的置办,父母双亲上了六十以上,女儿就该考虑这些事了。这似乎比在世上的吃穿更重要,若做女儿的没放在心上,父母就会旁敲侧击,拐弯抹角地提醒。世道不同了,现在也有去街上买现成的。贵奶奶硬是自己一针一线缝制了出来,男女式样各一套,男式为对襟,女式为侧襟。

吃了中饭,孙女子又帮贵奶奶洗了个澡,交待好继妈帮忙收“蓝衫”、帐子、被单等。儿子发动摩托车,送孙女子去镇上搭长途车。孙女子提着行李爬了上去,喊了一声“奶奶”就别过脸去。摩托车扬起一道尘烟,“突突”地走了,转瞬就不见了影。贵奶奶弯腰干咳,头发散落,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这院子里依然充满阳光,依然有风在老柳的枝叶间穿梭。这满院的阳光把那柳照绿了一年又一年,把贵奶奶满头黑发照成白发,把满院的笑声照成空寂的光阴。

太阳快落山时,儿子帮忙收拾了蓝衫,帐子被单却扯也扯不清,只有喊女人来帮忙。女人叽叽咕咕说着一连串话,虽是叽叽咕咕,贵奶奶也能零零碎碎听到几句。

孙女子打堆,还不是晃个影就走了。

你娘命长,命硬,看你活得过她不……

贵奶奶对柳说,以后的日子都是他们过,继媳妇只是嘴巴差点,声气大点,爱打些牌,其他也没什么,总比儿子一个人老了没人做伴要好。

接下来又是一个夜晚,许许多多数不清的夜晚。夜半,贵奶奶慢慢地挪下床,打开柳木箱子。儿

子收得马虎，她把“蓝衫”一件一件地掸开，再齐整叠好。

女儿先她而去。就在那几年，女儿、贵爷爷、媳妇挨着个地先后离她而去。女儿是重度感染血吸虫病。媳妇是子宫癌。贵爷爷是食道癌。贵奶奶后悔不该把女儿嫁到那个农场，那是血吸虫病最厉害的地方。贵奶奶后悔不早点提醒媳妇去检查身体。贵奶奶后悔每天给贵爷爷泡滚烫的茶水。日子里的因果，似乎并不遵循她信奉的善因善果，她便相信命数，把罪孽都揽到自己身上，是自己吸了他们的阳寿。每一个睡不着的夜晚，一丝一丝的痛楚游过残年。

夏天来，柳色浓郁，却生起了虫。虫子摇头晃脑，牵起长长的丝，吊在空中，让人心惊。贵奶奶想要儿子施点药治治。但正是双抢时，儿子没放在心上。贵奶奶饭量越来越少，渐渐地吃一餐不吃一餐。儿子和继媳妇每天都在忙，没忙就在牌馆，也没注意她这些。贵奶奶神气一天比一天萎顿黯淡，脑子也越来越不清白。会看相的人道得平常：油尽灯枯。

双抢收的稻谷，放在场院里晒。继媳妇总是嘟囔着这老柳讨嫌，不仅生虫，还挡太阳，砍了算了。继媳妇还说，别个屋里都把屋前屋后的柳砍了，换成了速生六九杨，隔两年就砍掉，卖给纸厂。

儿子起先没做声，他是在这柳下滚大的，以前爷老子年年修剪枝条，打药防虫，从没人说过要砍掉。但耳朵被聒噪多了，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就有些招架不住。原先，他没这么软弱的，每天衣服袜子总会有人清好摆到面前，饭端到手上。如今年纪老了，不仅勤快了，脾气也好了，老了老了，有一个暖脚的，心里就不会空。

老柳就这么被锯掉了。拉大锯的声音，来来回回。

那天，贵奶奶几乎只能卧床了。

待到天气转凉时，贵奶奶精神头似乎又好了

些，人也清白了些，饭又吃得多点了。

贵奶奶从床上起来，还喊继媳妇帮她洗了个澡。继媳妇在倒洗澡水时，“哗哗哗哗”，谁都听得到。村里人说，这个老鬼，命真的硬。

这天晚上，贵奶奶睡下。因为洗了个澡，好像把一身的尘屑洗净，身子轻便得不得了。夜深时，似乎有一抹淡雾从身体里飘出，往上越过房梁，越过幽暗的云彩，穿过一道惨白惨白的光。

贵奶奶进入了柳林，有歌声从柳林深处传来。她盛了些饭菜，用柳条篮子装着，盖上一块手巾。歌声在林子里缠绕，她向歌声走去，给唱着歌放牛的人送饭。那歌应该他自家那边的山歌，他靠在那棵柳树上，忘情地唱。他到她家做长工两年多，还从没唱过歌。他总是一副憨笑的相，大概就像他自家那边的山。贵奶奶从未出过这个平原，没见过山真正的样子，听了这歌从他嘴里唱出来，便想，这山应该不净是石头，还跟这个柳林子一样，花花草草逗人爱，杨柳丝丝惹人缠。

贵奶奶继续往深处走，忽然就听到一声喊：章雪柳，你这个砍颈的，快回来哟……

贵奶奶落气时，匆匆赶回来的后人围了一屋，她再不能睁的眼睛缓缓流下泪来。孙女子们自然是要哭的，哭得肝肠寸断。那些细伢却什么都不懂，只觉好玩。细伢好奇，问姥姥为什么穿的是那种衣服？脸上为什么蒙着白布？姥姥为什么要睡在那个匣子里？这些问题，大人也不能回答，望着细伢鲜嫩的脸，忍不住发了笑。乡邻反复地说往日的好处，说这个婆婆子一辈子顾后人，怕天气热，后人难办事，硬是要等到天气凉快了，才走呢。

道场照例做起来了。出丧前的那天晚上，满天的星子似先人的眼睛，平原上夜歌子牵牵绕绕：

送亡灵，路上行

桥头柳啊，莫挂心

三关六朝盘问你，

你是阳间的贤德人……

一定劝她回来 | ● 黄三畅

李遇合由委屈、不平,而至于愤慨了。你在我面前那样冷如冰霜,爱理不理,好像还要提防什么!对我是这种态度也不要紧,可为什么要自暴自弃?竟到那样的地方去做事!那样的地方怎么能去!……这些话,是李遇合来到村委会拿报纸看,听刘练九说林涵景去了那样的地方,在心里对林涵景倾诉的。他额头宽、下巴尖的脸庞变得深红,像虾弓放到锅里焖过一样;手指也抓着自己的头发,与无辜的头发过不去。

刘练九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说:“年轻人,这样激动做什么?可别把头发抓脱!对河火烧山,与你卵相干!她是你什么人?与你有什么关系!你还放她不下?”

李遇合说:“什么人,什么人……一个村民小组的嘛!我是组长嘛!她男人是我的朋友嘛!我脸上无光嘛!你这个当村主任的,没事一样,又是什么原因?我倒要问问你!”只是没有回复他的最后一句。

刘练九用手掌抹抹刮得铁青的圆下巴,哈哈笑了两声,说:“李遇合呀李遇合,她到那里去了,对你来说不是还好一些吗?你也去吧,安排几十块钱,你就成了她的顾客,你们是老相好,或许她还愿意为你搞特殊服务。这样,不就完了你的夙愿!也不必要挖空心思搞别的行动了!”

“什么夙愿!什么别的行动!你别乱说!”李遇合稍稍恢复了原色的脸又成了焖虾弓色,只是手没与头发过不去了。

几天前,火烧云燃得烈烈轰轰的那个傍晚,李遇合推开林涵景家

虚掩的大门，脚跟先着地猫儿一样轻轻走了进去，只听见唻唻的声音传过来，那是菜刀与砧板碰撞的声响，他知道她在厨房里了，就往那里走。在厨房门口，他停住了。只见一个苗条的背影，微屈在案板前，右肩有节奏地微微耸动，那唻唻的鼓乐，当然是她“打击”出来的。那系围裙的红带子，勒在腰身上，细长的腰杆被勒得更细了，那本来只有点翘的屁股变得很翘了。她是他心目中的天仙，他忘情地欣赏着，禁不住咽起口水来。突然，那唻唻的打击乐停住了，替代的是低沉的一声喝：“哪个！”

“嘿嘿，涵景，是我！”他咧开阔大的嘴巴。

“来做什么？”唻唻的鼓乐又“打击”出来了，已显得激烈一些。

“涵景，我，我告诉你……”他走到她身边了，“挨钵塘边你家那块地我给你挖好了，要种什么，你只管去种了。”

“我可没要你挖！”林涵景仍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更目不斜视。

“我又不图你什么！见你忙不赢，怕把那块地荒了，可惜，我在自家地里割了黑麦草喂鱼，就顺便把它挖了！”

“那我还真要谢谢你！”唻唻的声音轻了些了，仍目不斜视。

“嘿嘿嘿……”他就只是笑，仍然站在她身子一侧。

她“唻”好菜，却不架锅炒，而是洗洗手，解下围裙，“斜视”了他一眼：“忙你该忙的去吧！”便进了隔壁的卫生间，闷门的声音非常响。

他还有呆在这里的理由吗？只好忙该忙的去。

要是知道她过了两天就去了那样的地方，那时他一定会和她说，哪怕隔着一扇门——说说

靠什么脱贫致富，特别是做人的底线什么的。他高中毕业才几年，又常常看报纸和学习资料，是有这方面的能力的。

刘练九又嗤嗤笑着说：“我不是乱说！我是村主任，村里的事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应该知道！没亲眼见也猜得到！”

李遇合说：“我才不是你猜的！”却一点底气也没有。突然又想，那天傍晚他刘练九可能就在她家里，在那卫生间里——他是听说过刘练九与她不清不白的传闻的。就又这样质问刘练九，“她到那样的地方去做事，你为什么不动阻她？你不是村主任吗？”很有点咄咄逼人了。

刘练九也十分严肃了：“我劝阻她做什么？这如今挣钱的路子千万条，大路小路、陆路水路、通天路入地路，走哪一条，挣什么钱，自己有权做主嘛！她是断黑后租摩托赶到那里，做到半夜吃一顿夜宵，天亮前还可以睡两个小时，起床后吃了早点才回来。又挣钱又轻松，划算得很！”

“那叫划算？”李遇合拿起几张报纸，愤愤地起身要走。

刘练九丢给他一支芙蓉，还丢给他一句话：“你如果去找她，那个洗浴中心叫水中仙，新开的，在镇西边工业园区的入口。”

从他们杉牧村到香河镇，骑摩托只要半个小时。断黑以后，李遇合骑了摩托来到香河镇的水中仙洗浴中心，一问前台，林涵景已到了那里，但前台那个胖小姐说，大哥来迟了，她已经在为别人服务，已经有五个人排队了。又笑笑说，价廉物美、能者多劳啊！今晚也只能接待那些人，人毕竟是肉身，不是铁打的。他没搭她的话。他李遇合本不是来洗浴的，根本没有刘练九说的安排几十块钱，你就成了她的顾客，是老相好，或许她还愿意为你搞特殊服务的念头；他只是来看看，来了解了解情

况,他早听说过,一些洗浴中心,里面是龌龊的。于是转身来到一排服务小姐的照片面前,眼光一扫,很快定格在一幅照片上,那是林涵景的全身照,脸色比真人红润,着粉色紧身衣裤,紧得身体凹凸有致。价廉物美,你是物吗?你不应该做这样的物啊!他在心里对那粉红色说。请问,这里有没有特殊服务?他转过身来问前台那胖小姐。胖小姐一本正经了,说洗浴就是洗就是浴,懂吗?就是洗身体,浴身体。特殊服务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洗心洗肝洗肚洗肺洗肾洗脾洗膀胱洗肠子——洗小肠大肠盲肠直肠花花肠!他尴尬地说,没有就好!没有就好!胖小姐又笑着说,不过请你放心,这里的小姐,服务还是尽心尽意的。

李遇合想,胖小姐后面一句话,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林涵景真不应该在这样的地方做事啊!他不能不管她!原因么,还不止是一个村民小组的,以及她男人陆华是他的朋友。还有……哎,怎么说呢?她曾经是他的同学,他追过她,她还让他肌肤相亲过。但后来她和邻村一个从外地回来据说发了大财的人好起来了。他骂过她,从理论高度对她进行贬损。她还是随那个人风风雅雅地走了。可不到一年就又萎靡地回来了。那时他也和张桂爱结了婚。她就嫁给了陆华。他对她没有怨气,只有同情了,实话实说吧,心底里还仍然喜欢她,她仍然是他心目中的天仙,有时甚至难免非分之想。既然如此,就不能让她做龌龊事啊。

第二天、第三天他又骑摩托到香河镇,问了无数单位:厂子作坊店铺饭馆学校乃至诊所医院。有些单位要人,但工钱太低,或太累,他认为林涵景不能去。他又到一个私立医院,医院说需要护工,开出的工钱,他觉得林涵景也应该能够接受。第三天傍晚,他又到她家里来,厨房里又有切菜的声音,但不是喋喋喋了,而是索索索。走到厨房门口,

他也没有欣赏她的“倩影”,只是先干咳了一下,又干咳一下。索索的声音没有停,“倩影”也没有回头。他就说:“涵景,和你讲一件事,好吗?”

索索索的声音还没有停下来,“倩影”仍然没有回过头来,也没有答话。这应该又是热脸上贴冷屁股,他也不生气,还是说:“我为你找到一个……不,别人要我介绍一个人去做事,工钱也不错,我觉得你可以去。”

索索索的节奏似乎慢了一点。他又说:“是香雅医院,需要护工……”

唉!菜刀重重地剁了一下砧板:“叫你张桂爱去吧!”

他说:“这就是说,你不愿意啰!不过工钱还是划算的,每月……”

唉!“你出去!”林涵景断喝。

“在做什么啊?”是一个老人的声音,林涵景的婆婆来了。

“婶子,我知道你在家里的。”李遇合返身对老人说,“我是给涵景另外介绍一个工作呢。”

“什么工作啊?”老人说,“练九给她找的……叫什么来着……洗什么中心,是做什么的?”

哦,原来是刘练九给她找的!李遇合对老人说:“我找的是医院的工作呢,工钱也划算的。”

老人说:“那还不好?”

林涵景也返过身子来了,眼睛上面的两片“柳叶”似要竖起来:“你快快出去!快快叫你张桂爱去!”

老人问李遇合:“你家桂爱回来了?”

李遇合嘿嘿两声,搔着头皮出去了。

在门外趑趄一番,李遇合又走到村委会,刘练九不在,就走到他家的双赢超市里。刘练九的婆娘罗艾叶到东莞服侍生孩子的女儿回来了,正在帮服务员整理货架。李遇合问罗艾叶,刘练九哪里去

了,罗艾叶说,借钱去了。

李遇合说:“你家还要借钱? 借钱做什么?”

罗艾叶说:“想在村里开一家车衣厂,把女婿在东莞开的车衣厂的活计分一些回来做。”

李遇合击着掌说:“那是条好路子啊!”

罗艾叶说:“路子是好路子,还差些头本呢。”

李遇合望着罗艾叶。罗艾叶的黑发已经蜕变为红棕色,脸色也白净一些了;穿着也“性感”,中秋过了好久,上身还是紧身衣加一件披开的背夹,下身还是白色紧脚裤外加一条皮裤衩。她已经是四十四五岁的人了,可看上去还显得年轻,脸色比桂爱还白净。桂爱在东莞打工,太累了,犟婆子,叫她回来,她硬不回来。罗艾叶撩一撩额上染成棕色的头发,有点羞涩地说:“小伙子,看着我做什么? 叫桂爱回来吧,她可以在我们车衣厂里做。”

李遇合说:“你们的车衣厂八字还没一撇啊。”

罗艾叶说:“你借钱给我们,八字就有一撇还有一捺了。”

李遇合说:“我没有钱借啊?”

罗艾叶说:“三五万都可以,十一的利息。”

李遇合默一下神,又说:“没有多少钱借啊!”

回到家里刚坐下,刘练九就来了。给他一支芙蓉烟,又点燃打火机,让他点燃,就冷笑着说:“你给林涵景找到那样的工作,她何能不骂你? 护工是做什么的你知道吗? 给病人接尿接屎接痰擦身体还擦下身,她愿意? 你也忍心?”

李遇合说:“总比在水中仙那样的地方干净。”

“年轻人,你报纸看多了!”刘练九嘴里的烟直往他脸上喷。

李遇合说:“报纸上确实登了这样一篇文章……”

刘练九打断他的话:“你喜欢读,只管好好读吧! 我来,是和你讲,你借五万块钱给我,我把车衣

厂办起来,就招她进来,还让她做管理人员;让她干干净净。对,你家桂爱也可以回来做,就可以秤不离砣公不离婆。”

李遇合把手指关节拗得卡卡响:“要先问一问桂爱,她愿意,我就愿意。工钱如何?”

刘练九说:“搞计件工资还是计时工资,还没定,不过请你放心,我不会让乡亲们吃亏。”

李遇合也在东莞打过几年工,去年冬天回来后就没去了。原因有二,一是抽阄承包了一口有三四亩水面的挨钵塘养鱼,承包期是五年;二是今年村委会要换届了,他想竞选村主任——这当然不足为外人道。他估计刘练九是舍不得村主任这个精肉骨头的,就暗地里搜集刘练九的“黑材料”。这两天的奔走,他也没忘记这项工作,他因此得知,刘练九是水中仙的股东之一,而把林涵景介绍给水中仙,水中仙等于栽了一棵摇钱树,刘练九因此也得到一笔“荐人奖”。

几天后,张桂爱回来了,是回来给她妈妈做生日的,本来不打算回来,是李遇合要她回来的;傍晚时进的屋。张桂爱把头发染成浅黄,但脸色没有罗艾叶白净。他摩挲着张桂爱的脸庞,说:“女人,还是不能太劳累,艾叶就比你……显得白净。”

张桂爱撇撇嘴:“她是有人出钱给她美容。”

他问:“她女儿很有钱吧?”

“哪是她女儿? 是跟她女婿合伙的人,不,跟她女婿合伙人的老子。”

李遇合就联想起刘练九和林涵景的不清白,心里说,这也是他的报应,得到锅里的,丢了碗里的。

张桂爱也关心林涵景,问林涵景的丈夫陆华的情况。陆华原在一家建筑公司做架子工,后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得一条腿截肢,还有脑震荡,那家建筑公司还算好,让他在公司所建的住宅区

看大门;工资当然很低。

李遇合又和张桂爱说,他打算借五万块钱给刘练九办车衣厂,到时候她就辞了东莞那边的工,到这个厂里去做事。张桂爱说家里哪里有这么多钱?李遇合说打算干了那口鱼塘。张桂爱说:“你疯了!现在阴历还是九月,鱼还没长全身子,价钱也不好,到年底才干会多赚多少!”

李遇合说:“还是现在就干吧,有些账,看怎样算。”似乎又要讲点理论。

张桂爱说:“我不和你讲别的,我只要算明账,算硬账!”

也不知李遇合讲了怎样的道理,当然只是讲道理,说服教育——像刘练九一样打婆娘,李遇合是没有先例的,何况婆娘还刚刚回来——张桂爱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李遇合到县城里联系趸鱼的,又顺便到看陆华,还请他到一个比较高档的餐馆吃饭,还给了他一个红包。

第三天上午,挨钵塘就干了,白花花的鱼起了上来,除李遇合自己留下一些,其余的都趸走了,给的是现金。刘练九估算了一下,李遇合这一年净赚至少四万。他对李遇合说,你去年抽阉抽到挨钵塘,我就说你行了狗屎运!现在看来,狗屎里面藏了金银!你哪里在这塘里花了什么工夫啊,就赚了这么多!

李遇合嘿嘿笑,认同了刘练九的说法,说明年要多花些工夫。他借给了刘练九五万块钱。刘练九车衣厂的筹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事情搞熨帖后,李遇合提着一尾两三斤的草鱼来到林涵景家。林涵景一家已在吃中饭了:她、她的婆婆和龙凤胎陆粟粟、陆粒粒——还在读幼儿园。林涵景没和他打招呼;两个小朋友有礼貌,喊他叔叔;她的婆婆礼节性地问他吃饭了没有,要

不在这里随便吃点。他说吃了,又把鱼挂在墙上的钩子上。林涵景说:“我家不要买鱼!”

李遇合说:“什么买不买,干了一口那么大的塘,送一尾鱼,也不算什么。”

林涵景见一对儿女都瞪着眼睛望着那尾鱼,知道他们幼儿园伙食不好,家里伙食也不好,而他俩又喜欢吃鱼,就说:“那我真要感谢你!”李遇合就要她吃了饭就把鱼剖了,说晚餐吃,新鲜的好吃。吃了饭,林涵景就系上围裙剖鱼、剁鱼,这一过程中,李遇合一直在她身边。自然要讲到刘练九的车衣厂的事。林涵景说:“我知道你会劝我到他厂子里去的,我也作了这样的打算,不去,对你也对不住。”说着瞟他一眼。

李遇合笑笑说:“也不是对我不住的问题。”

“只是不知道挣得多少钱到,孩子奶奶生病住院借的钱还没还清,粟粟、粒粒明年要读小学了,开支要更多——做什么事,我必须考虑钱啊!”

李遇合说:“有句话,本来不必给你说,我就是为了让你——当然还有桂爱和村里另一些人啰——进他们的车衣厂,才干了塘借钱给他的。挣得多少钱到,你去做起来再说吧。要求搞计件工资。看桂爱的情况吧,如果她挣到的钱不如在东莞的,就要求提高单件的工价。”顿了顿,又说,“在那里做事,第一是放心;那个水中仙,水中之仙,诱人是诱人,可结果,还是会在水里淹死。”

林涵景说:“别的话,不要说了!——我感谢你!”

不久,刘练九的双赢车衣厂正式开业了。张桂爱在这个厂子做事,还算满意。按件计工资,她的技术很不错,每天完成的件数在十多个工人中是最多的,每天上班的时间没有在东莞那家厂子的长,但可以肯定每月的工钱要比那里多两三百块。林涵景早会踩缝纫机的,在车衣厂练了几天后,每

天完成的件数就基本上能赶上张桂爱了。刘练九也果然让她做了管理人员，但实际上没有多事要她“管理”，基本上是白得管理人员的补助。李遇合有事没事，总喜欢去看看。他不进门，站在门外路边的香樟树下，往里面探头探脑。别人开玩笑说，看什么？桂爱在这里呢！不怕走火的！他就走到门口，笑着说：“她要是还能走火，我就高兴了。”又说，“车衣厂开在我们村民组，我也得关心关心嘛！”然后走到张桂爱的工作台边，眼睛免不了要瞥一瞥与张桂爱相邻的林涵景。

双赢车衣厂让村里不少在外面打工的人回来了，也让村里原先一些无事可做的人有事做了。李遇合知道大家很感谢刘练九，明年改选村委会，票数可能会一边到，刘练九仍是村主任。他已作了思想准备，认了。

双赢车衣厂是每两个星期放假两天。第一个假期的第一天即星期六，张桂爱吃了早饭就到县城看读寄宿小学的儿子去了。秋雨霏霏，不能下地，李遇合比较无聊，就在村里巡游。毛毛雨不湿衣，但路边香樟叶上的水滴有时突然袭进他的脖颈，凉得他打激灵。走到林涵景门口，见门是虚掩着的，就抑制不住，脚就跨了进去。林涵景在客厅里看电视，见是他，就把屁股移一移，应该是请他在长沙发上坐，他犹豫了一下，就坐下了，与林涵景的间隔很宽。林涵景说：“桂爱要我和她到城里去，我没去。对了，陆华打电话回来过，说你请他吃过饭，还给了他一个红包。你要那样子做什么呢？”

李遇合说：“那算什么啊！”

静了片刻，林涵景说：“孩子奶奶带着孩子到对河村里做人情去了，我送去的，下午我还要去接。”

李遇合哦了一声。他瞥一眼林涵景，林涵景脸孔有点红。两个人就谁也没做声，电视屏幕上不知

出没什么人。突然来了一条狗，林涵景轻轻踢了它一脚，说，出去，来做什么！狗不出去，林涵景拿起一个鸡毛掸子，倒过来虚抽着赶着它出去。李遇合听见关门的声音。林涵景进了客厅，坐下以后幽幽地说：“以前的事，是我对你不起，你骂得对，是我错了。你不让我到那水中天去，我以为你不过是为了陆华的面子，也是我想错了。”

李遇合说：“是既为了陆华，也为了你！”

林涵景又说：“我说了对你不客气的话，对你没有好态度，请你原谅！”

李遇合笑笑：“我理解你！”

“你能理解？”说吧眯起眼睛。

李遇合没答话。屋子里就沉默下来。李遇合就膘了林涵景一眼，林涵景就说有点热，就脱下外套，身子就歪在沙发另一头的侧靠上，胸脯更凸起来。李遇合呼吸急促起来，按捺不住，想有所作为，但突然很高尚地对自己说，你是有心帮她的人，不能胡来！突然他的手机唱歌了，打开一看，是陆华的，想按接听键，又觉得也许陆华要说的林涵景不宜听，就起了身，移步离开客厅。

电话里，陆华说他想回来，到刘练九的车衣厂来做事，但刘练九说他没有技术，做别的事行动也不方便，不同意他来；林涵景也不同意他回来。陆华要李遇合和刘练九、林涵景说说。他关了手机来到客厅，要对林涵景说陆华的事，刚开口，林涵景就说：“他的事你别说！他回来做什么！他死在那里吧！”

说着就嚤嚤地哭起来。

李遇合坐下，有点不知所措，想抽张巾给她擦擦，终没有行动。他知道林涵景怨恨陆华，当年陆华到那家建筑公司去，林涵景不同意，说她听说那家公司以前出过不少安全事故，老伴还不吸取教训。但陆华还是去了，贪的是做小工头。

他劝了她几句,觉得不得要领。

林涵景说:“你走吧!”

他就无声地叹口气,就沉沉地走了。

李遇合庆幸在关键时刻抑制了自己,他也告诫自己,以后决不对林涵景作非分之想。

他仍然常常到车衣厂去,免不了要瞥一瞥与张桂爱相邻的林涵景,但觉得眼光是清纯的。

他还常常喜欢哼: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明天是个好日子,打开了家门咱迎春风……

但灌进大门的,不一定是春风。

双赢车衣厂发了第二个月工钱的第二天中午,张桂爱下班后对李遇合说,林涵景辞职了。他很吃惊,说:“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张桂爱说:“我想她是嫌辛苦,要挣轻松钱,还嫌钱少,要挣大钱。”又撇撇嘴,“她喜欢的大概还是什么水中仙洗浴中心!那是什么地方啊!”

李遇合说:“她也是为了多挣点钱——刘练九怎么不想办法留住她?”

张桂爱说:“你以为刘练九是个好人?听说他在那个洗浴中心参了股。自从涵景没在那里做了,那里生意少了很多,老板就要他把她再送过去。老板给涵景加工钱,也给了刘练九一笔奖金。”

李遇合就走到刘练九家里。只有罗艾叶在,罗艾叶没等他开口,就说:“涵景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好好的,就炒了我们的鱿鱼。”

李遇合说:“什么原因,嫂子你也不知道?”

罗艾叶说:“我哪里知道!”

“练九哥该知道吧!”

“他还问我呢!骚B壳!走了也好!”

李遇合问刘练九哪里去了,回答是不知道,又愤愤地说:“我管得了他?”

李遇合百无聊赖了,就回到家里,扛了把锄

头,想到挨钵塘去整理涵洞口。刚走到塘基端头,忽见不远处的公路上一辆小车停下来,他认出是刘练九的。刘练九也下了车,朝他走来,他也迎上去。却听刘练九没头没脑地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她吧!”

“你说谁?”

“还有谁!——晚上你再到水中仙去看看,她肯定在那里!”

“是你让她去的吧!”

“天地良心,怎么是我!那里滋味好,她是舍不得啊!”刘练九说着扔给他一支烟。

他没接住,是故意的,也不捡起来,望着远处,说:“我一定劝她回来!不到你厂子里做,也要给她找到合适的门路!”

“你给她找得适合的门路到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语气看似同情实是嘲讽。

“实在找不到,”李遇合手往挨钵塘一指,“我就把这口塘转让给她!”

刘练九抹抹刮得铁青的圆下巴,望着挨钵塘,好一阵才说:“你舍得?”

“舍得!”

刘练九说:“也是,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走了。

李遇合整好了涵洞口回家,月光已经替代了晚霞的余晖,他打老远就看见村口围着一大堆人,还听到嘈嘈杂杂的声音。就急忙走过去,越走越觉得有个声音是张桂爱的。有人告诉他,张桂爱和林涵景在吵架。他冲过去,分开人群,见张桂爱和林涵景扭在一起,两个人都头毛披散的,张桂爱声音很大,林涵景没做声。他喝道:“做什么!”就把张桂爱抓着林涵景的手掰开,抱着、拖着往后退。张桂爱还在“骚妇”“骚妇”地骂,他喝令她讲文明、闭嘴。

好不容易把张桂爱拖到家里,关上门,说:“究竟为的什么?”

张桂爱说:“还为的什么?要不是你和那骚妇有一腿,怎么舍得把挨钵塘转让给她!我告诉你,挨钵塘决不能转让给她!”

“你听谁说的,我要把挨钵塘转让给她?”其实他知道不必要问的,还有谁呢?

他让她洗了澡,清清爽爽地坐在沙发上,然后就轻言细语地和她说。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也有发誓赌咒,说若是和林涵景有张桂爱猜想的,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张桂爱当然没让他把怎么样说完,捂住了他的嘴。他又表白了一番,张桂爱就表示相信了他,也对自己的莽撞表示后悔,说不该听了刘练九的婆娘罗艾叶的话就去找林涵景,更不该林涵景租了摩托去香河镇时在村口截住她,骂些粗话脏话。李遇合对婆娘表现出的悔意感到很慰藉。又告诉她,不养鱼了,也有好门路。他打算引一些黑猪来放到山上养,上一次到城里,有个同学说自己养了黑猪,赚到钱,还说愿意卖猪种给他,并在技术上帮他。他说当时认为,一个人只有一双手,既在水里养了,就不必到山上去养了;说明天就要与那个同学联系了。

两口子吃晚饭的时候,刘练九来了,来了就道歉,说自己不该把李遇合要把挨钵塘转让给林涵景的话信口说出来,让罗艾叶听到。又自我批评,身为村主任,没管好自己的婆娘,让她惹是生非;又说他已给罗艾叶揍了一顿,说女人不揍不行。

李遇合是个宽厚人,听刘练九这样说,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说自己想把挨钵塘转包给林涵景,完全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只是想救一救他们,帮一帮他们。又说不该“家暴”——这个词是报纸上看到的。

送走了刘练九,李遇合对张桂爱说:“转包挨

钵塘的事,我以为是刘练九本人对你说的,哪知道是他婆娘对你说的。”

张桂爱说:“她给我送来一瓶抹脸的霜,说是她女儿给她买的。和我扯了两句就说到转让挨钵塘的事来了,还放了涵景一大堆臭。”

李遇合搞不清了,转让挨钵塘的事是刘练九无意说出来的,还是知道自己的婆娘口里藏不住话而有意说出来的,或者干脆是叫她来“戳事”的;如果是后者,他打婆娘就是周瑜打黄盖了。

第二天上午,在林涵景从香河镇回来后,李遇合夫妇加上刘练九一行三人,来到林涵景家,先是张桂爱向林涵景道了歉,并说诚心诚意支持丈夫把挨钵塘转让给她。然后是李遇合说了几句,强调这样做没有别的目的。然后是刘练九以村主任的名义“对李遇合两口子的高尚精神表示热烈支持”。林涵景就说:“感谢遇合和桂爱,以后哪里也不去了,一心一意管鱼塘。”

其实林涵景隐瞒了一件事:她在回来的路上已经接到老板的电话,水中天因涉黄,已经被有关部门查封了。这消息刘练九也知道了的。

李遇合对林涵景说:“包了鱼塘,陆华也可以回来了,割黑麦草之类的事,他奈得何的。你如果有空闲时间,也可以到车衣厂去做事。”

刘练九肯定了李遇合的说法。

林涵景点了头。

嘿,张桂爱也暗地里吁了一口气,为的是陆华可以回来。

李遇合与张桂爱回到家里,张桂爱说:“看练九哥的样子,那种老板要他把林涵景再送过去,给他奖金的说法,难道不是真的?”

李遇合说:“那个人,老谋深算,不好说。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另有原因,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本草经 | ● 刘群华

鱼腥草

故乡的古拙在一簇茂盛的鱼腥草面前显得那么疲惫和空洞。阳光打望了村头的古柏就径直晒在吊脚楼的瓦檐上。土坪边的桃花早谢了,梨花也慵懒地落得没了踪影,仅葱翠的鱼腥草的阔大叶片上滚圆的露反射着据说年代久远的太阳表面的光。

有些层次的光,抚摸在命田村的前山明亮一些,后山则阴凉了许多。背阳的一面与一束阳光的相约是下午,不是早上。而对于许多命田村的动植物来说,苍虬的阳光照在身上便是荣幸的,甚至包蕴了土地温暖的荣耀。

一个差不多人去楼空的村子,作为一簇鱼腥草的繁荣,连森林里喧嚣的鸟都不敢透露一丝半点的荒芜。老人们在土坪边安详地也斜着眼,似乎被遗忘在命田村萧条的时光里。

鱼腥草在命田村的东山最为常见。东山在命田村狭长的东面,纵横的沟壑较深,一条条像包子上的褶皱,森森树木,杂草丛生,过去是野猪、麂子、兔子和野狼的家园,它们喜欢在那无忧无虑地上蹿下跳。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命田村的年青人没出去打工,东山就成了年青人白天黑夜里狩猎的地方。

东山的山坡和缓,一梯一梯地往上叠。山脚较山腰及山巅平坦些,三十几度坡的样子。这么斜躺的山脚像个锅底,有条清澈的溪从山顶哗哗放下来,沿山边打了几个圈圈,滋润了好大一片潮湿的荒地。荒地上的乱石嵯峨,一堆一堆的,鱼腥草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

与鱼腥草相亲相邻的杂草很多,有钩藤,有络石藤,这些植物都长得绿油油的,比乱石堆里的泥土还黑褐还肥硕。鱼腥草不似钩藤那么张扬,昂着头攀着树枝探上了树梢,还雄赳赳地生着一节一节的双勾,企图把那轮渲染了夜的月色勾引下来。它也不似络石藤那么低调,在裸露的石头上像撒鱼网一样捕得一片青翠,最后不见石头的嶙峋。鱼腥草居它们二者之间,高不过两尺,像一菀青菜一样抽芽展叶地拔节。它的叶呈椭圆形,但大小不一。有人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可是在鱼腥草身上总会有那么多的巧合。

鱼腥草是一年生的植物,在它沧桑的目光里,见过春天的万物复苏,也见过夏天万物的繁华,更见过秋天万物的衰败。一生的遗憾唯没见过冬天白雪皑皑中万物的养精蓄锐。在冬天美妙的世界里,冰雪的晶莹捧着鱼腥草的枯茎,在寒风中摇曳。

一簇鱼腥草就这么固执、不屈、英雄地刷着存在感,大自然对它的存在也是卑微的注视,似乎在万物生存的沟壑里,鱼腥草只是可有可无地存在罢了。

可是,鱼腥草的脾气随着春天的阳光而生机、温暖起来。它冒着紫红的尖芽,像一节嫩红的手指头掘破了土地的密实,逐渐张开了叶子握紧的拳头,顽皮地笑着,像一个小孩儿肆无忌惮地笑着。它的笑是天空碧蓝的影子,是白云紧赶慢赶的脚步,是山脉青黛的私语,是一束炊烟袅袅的黄昏。

它,俨然是命田村一个留守的小孩!

当命田村的年青父母出去打工的时候,鱼腥草就像村里留守的小孩,任其在山巅谷底滚爬,一双明亮的眼睛边,两颊的汗渍黑黑地流过了裸露的小胸,一双鼻涕像蜂蜜一样钻出钻进。

鱼腥草默默地生长着。在东山,鱼腥草听着蚯蚓和蝴蝶的声响慢慢地长。当它身边的树绿浓了,花开了,接着就谢了,鱼腥草被小孩的手捏着,用锄头挖进竹篮里,通过黄昏时祖父或祖母悠长的呼唤,就会成为桌子上一盘鲜嫩鲜嫩的凉拌菜。这时,鱼腥草的叶茎被摘了,留下白嫩的鱼腥草的细根,它的根像后山掘地行走的竹鞭,像稻田里一滩夏天里开花的藕节,像一团交错开着茅草花的茅根,像沼泽之地依偎着野鸭的芦根。它们躺在木砧板上被切成寸许长的一节一节后,放适当的盐 and 红辣椒即可食用了。

鱼腥草不管食用还是药用,只要新鲜,冒着泥土的潮湿,均有呛鼻的鱼腥之气。它的这一特点,古籍说:“葳菜生湿地,山谷阴处亦能蔓生,叶如荞麦而肥,茎紫赤色,江左人好生食,关中谓之菹菜,叶有腥气,故俗称鱼腥草。”

鱼腥草之名的由来大致如此。它在各个山头的名号也便这么豪气地闯出来了。后来的人随着时间的久远,不断对鱼腥草有了深刻的了解、实践,就认为鱼腥草有了广泛的服务于人的作用了。

《履巉岩本草》说:“性凉,无毒。”“《本草经疏》也云:“入手太阴经。”“《滇南本草》更细致,说:“治肺痈吐脓吐血,鱼腥草、天花粉、侧柏叶等分。煎汤服之。”

鱼腥草对呼吸道和泌尿道系统及消化道系统疾病多效,它作为一味最普遍的草药最先入方于何方剂?已无法考证。不过,依现代西医的化学分子式解析,它有点像今天的广谱抗菌药,具有广泛的抗炎杀菌的作用。所以一到收获鱼腥草的季节,村里的那间药铺就敞开喉咙吃,一麻袋一麻袋地吃,吃得木屋子里散发出一阵一阵鱼腥草的腥气。

鱼腥草在命田村除了东山有,西山也有。西山的坡陡,六十度以上的坡像人翘起的手掌,人倘若要爬上去,必须像狗刨地一样累得气喘吁吁,而碎石也沿着人的脚步向下狂奔。

站在西山的峰巅看东山的逶迤,云一片乳白,东山就像一条隆起于命田村的眉毛,而命田村则是眉毛下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盯着远方,那些被雾霾朦胧之处。

西山的地理环境比东山更严峻,崖头乱生,张牙舞爪。这里的鱼腥草长得瘦小,大概是缺乏滋润鱼腥草的肥沃厚土和被一条溪清澈环绕的缘故。但是杂树更多更苍虬,大凡村里要些木质坚硬的木头来做锄头柄或杵棒,便到西山来找。他们认为土地贫瘠的西山,草长得细和矮,树长得慢而枯黄,但木质纹理紧,坚硬且耐磨。所以当东山的鱼腥草被小孩们挖完了,大伙很快就抢占西山的山头。

鱼腥草在西山的左邻右舍十分和谐。左邻的草多是败酱草、茅草、鬼针刺,都是一尺两尺多高,再高也高不了鱼腥草的头。鱼腥草拥抱着这些草的周围,像一团青春的面孔,仰着头眺望春天和夏天从左边滑过。右邻是木槿树、松树、小栗树,像村庄里乌漆的吊脚楼,还住着一窝小鸟儿。有时有几条蛇来串串门,有时会是一队远行的蚂蚁,威风凛

凜地爬过。在西山的鱼腥草的世界里,与东山的鱼腥草看的想的都截然不同。一方水土养什么人,一方水土也养什么植物,甚至连思想也无法雷同。

西山的阳光在早上比东山染得浅,有一段红,有一段不红。这时的西山不再寂寥、空虚、无趣,鱼腥草也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像一个个奋发的握紧了拳头的人,除了偷闲听些鸟儿啁啾的鸣叫,还会听到小锄头一锄一锄叩在石头上的呼呼响,及三五个一伙的嘻闹或吆喝。西山的季节在鱼腥草收购的季节最繁忙,最快乐,它有荒莽之山的广阔和雄伟,它有树木的荫凉和温暖,呵护着这些父母远在天边打工的小孩。

我也曾经是挖鱼腥草的一员。那些年在东山和西山挖到的鱼腥草,一直维持着我一到三年级的学费和夏天的凉鞋钱冬天的棉胶鞋钱。或者还可扯一身新布料。那些年能够自食其力地给父母减轻一些负担的心,一直是我们的命田村小孩的全体愿望。

有时我想,故乡也是奇怪的故乡,为什么在富裕的他乡总忘不了贫瘠的故乡?或许在人成长的过程,那些草木的灵魂早与人的灵魂缠绕在一起,根本切割不开了,像如今有了这些小孩,鱼腥草才会在故乡踏踏实实地繁衍、繁茂,而故乡有了这些鱼腥草,小孩才会有童年的无邪和快乐。

命田村的东山和西山,都是故乡的山。这两座对峙的大山既是我的故乡,也是鱼腥草生长的故乡。在嶙峋的山脚捧着一一条甜蜜的河,由南向北穿过,其间的底蕴,让鱼腥草有拼命去看外面的动力和有豁然宽阔的梦想。

白茅根

坡上的茅草似乎不绝,纵尔使出什么法子,甚至掘地三尺也罢,它的根紧紧地抓在地里。

故乡的人恨白茅根也分它在什么状况下的。比如它在菜地里疯狂地生长,茂盛得如一簇甘蔗,

而它的根团团交错,把玉米、高粱、小米的肥抢了,这时命田村的人就恨得牙痒痒了,用手拔,挥刀割,点火烧,锄头刨,反正用什么法儿可致它于死地的,决不留存一丝善念。但是如果在泥石流处,或需要草来保土保石块的地方,村人又是一番愉快的表达,一锄刨下去,在泥石里种上了白茅根。

白茅根长出来的苗叫茅草。此物身高可达一两米,叶片像一把剑一样修长而锋利。据说古人发明的铁锯片,萌生的灵感来自于此。这种拙劣的发明,说明人的智商也不够如此,不是学禽而发明了五禽戏,就是学茅草发明了一把锯子,实在让动植物界汗颜。

茅草对生长的环境不太苛刻,在命田村的任何一处贫瘠之地,它都可以生长得让其它植物羡慕、动情、馋涎。长大后,它既可割来喂牛喂羊,还可成为吊脚楼遮雨避风的瓦檐。过去的人生活水平低,很多人没能力烧黛青的鱼鳞一样的泥瓦,便割来一捆一捆的茅草,在阳光下晒干,再用竹片夹住两三寸厚的茅草,像夹帘子一样一层叠一层地铺在吊脚楼的木檐子上。故乡还有一种简陋之所也对茅草十分需要,它在荒山野地,多离村子较远,用以堆放土灰和劳动工具的茅棚。茅棚的结构像一个偌大的"人"字,用木材不多,可实用、方便,它的披檐便是用葱一样的茅草覆盖上的。这样的茅棚是故乡弥久的特色之物,至少是与茅草相依的建筑文化,是所谓瑶族风土人情的一部分。

卑微的茅草一旦与命田村人的生活攀上了关系,它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

村里的人开始逐渐认识到茅草的价值,老人们把茅草叶织成了精细的草帽或栩栩如生的兔子、乌龟、蛇,把茅草根送进了草木飘香的中药铺。躺在中药橱里的茅草根叫白茅根,像一节一节洁白的米线儿。如果水洗后放嘴一嚼,还有淡淡的清新的甜味。《本草再新》说白茅根:"味甘苦,性寒,无毒。"《本草经疏》说它的归经:"入手少阴,足太

阴、阳明。"而《千金翼方》说:"治吐血不止,白茅根一握。水煎服之。"

最有意思的是《补缺肘后方》中的一个医案,说名医在某处游山遇见一个患腹水的病人。这时的病人腹大如鼓,甚是危急。他的家人已想尽了世间的办法,悲伤地只等他的腹部被水胀破而死。名医那一天行至村子,闻听人说:"我可以试试。"病人听了大喜,着人请名医,名医书了一方:"白茅根一大把,小豆三升。"嘱道:"水三升,煮干,去茅根食豆。"病家依言,药到后,腹水随小便下了。

白茅草就是这般神奇,平淡中力挽狂澜。而一味白茅根也便这样默默地成就了贫瘠之地的茅草。站在命田村粗犷的东山或西山,低洼之处的洪溪坑像一张吃饭的碗,碗里那片田垅密密麻麻地种上了茅草。春天的时候,田垅里和山坡上的茅草开始悄悄地发芽,从冰雪的冬天中惺忪地醒了过来。这时,洪溪坑的茅草芽像一丛丛笨头笨脑的春笋,从细细的潮湿的泥土中钻了出来,顶起的小土包像它嘟着的小嘴,朝风吆喝,向太阳吟唱。等阳光逐渐浓郁了,土包开了裂,茅草绽放出鹅黄色或紫红色尖尖的茅草芽时,茅草芽又慢慢地分蘖出细长的茅草叶。

茅草叶是白茅根古古怪怪的小精灵。生长在土壤里的白茅根像钻入黑暗中的蚯蚓,它通过绿中带黄、黄里透绿的茅草叶来感触外面世界桃花的羞涩及一束梨花般的月光。

茅草像一萼蔬菜一样被村人呵护,到三四月,它就如一地的韭菜嫩得发绿发亮,油油的,萌萌的,还散发出清凉的香气。如果我顺手摘几片叶子放进茶杯里,再开水一泡,喝上一口,顿时觉得五脏六腑通透了,清爽了,舒活了。

在故乡的茅草丛中,哪怕是我们的屋前屋后、田头地尾,那些茅草里的世界是活泼的,丰富多彩的,像草原上马头琴的宽广,像湖泊里鱼的明亮。那些美丽繁多的昆虫,张开羽翼从一萼茅草

飞向另一萼茅草,撒开脚丫子,从一萼茅草又爬向另一萼茅草。唯有一只叫蚂蚱的虫子,它的性子较急,不爬,也不似飞,一跳就越过了洪溪坑的那条溪流。

一个人行走在洪溪坑与一群人行走在洪溪坑的韵味不一样,这好比一个人的村子和很多人的城市的对比。在洪溪坑幽静的茅草边,周围的马齿苋也延伸到了茅草的地盘,这些相交的边沿之地,我习惯叫它郊区。风一吹,就听见茅草与马齿苋对峙后的刀光剑影,噗嗒——拉哧——声音总是打破了长长的等待和淡泊,充满了阳光的炙热和紫云英花的血腥。

此刻,什么人都会猜出大自然你吞噬我,我吞噬你的悲惨结果,即风一停,马齿苋与茅草的厮杀又戛然而止了,这平静是江湖人称的风雨后的片刻停泊。果然,那只蚂蚱又莫名地带来几只年青的蚂蚱,嘴巴和爪子锋利像刀,来来回回地在茅草叶上窜动,像穿过苍老的狭长的街巷。它们的颜色有青的、灰的、黄的。形状也多姿多态,有圆的、扁的,有大头小尾的、有方头圆身的。动作可以说更有趣了,有蹦的、窜的、飞的、爬的。

再慢慢领略洪溪坑隐匿的精气神,往茅草的深处走,茅草也变成了不安分的蚂蚱,它们的叶有的倏地爬在人的脚面,有的猛然钻进人的裤管,有的突然飞到头上,还有的落到肩上,顺其自然地摸进脖子里了。这时的茅草有几多密集,就有几多粗壮,像一杆杆笔直的楠竹似的,生长成了茂盛的灿烂的夏天,把斑斓而缤纷的春天远远地丢在后跟头。

夏天的茅草也喧嚣许多,不甘寂寞的山雀、黄莺、黑鸢、山鸡、野兔、黄鼠狼、青蛇等,它们在草丛中构筑了自己美丽的窝棚,并趁机繁殖自己的后代。在它们小小的窝棚周围,艺术性地点缀了几萼花卉,有黄色的蒲公英花、紫色的地丁花和芫花,及白色的葱花,像溪的蕾丝边,像山的裙袂一角,

把它们青翠的家园雕琢得细致、典雅。

命田村的夏天一旦有雨，落得稍大些，洪水会马上漫过了褐色弯曲的溪堤。茅草在大水的冲洗下、浸泡下，一团一团地凌乱不堪，乱发似的，不久倒伏，散发出一阵一阵的枯枝烂叶的腐败之气。倒伏了的茅草似乎催促了时光沧桑的行走，阳光一晃，便见到了树木一山一山苍老的红叶。

当茅草长起十多厘米长的花穗，秋天的故乡一片雪白。在命田村的东山或西山之巅俯视，田垌里的茅草像软绵绵的棉花，把故乡包裹在洁净的精神里。村人一边挖白茅根一边唱：“吃茅芽，拉套子，给丈母娘织个花帽子……”童谣总那么亲切、温暖、甜蜜，似乎从雪白的白茅根里渗出，渗进了我们童话的生活。

在命田村的茅草里，白茅根是活跃在村里的血液，从留守人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那份要生存要美好的迫切。我以为农村里的人也要活出城里人的劲道。

马 齿 苋

马齿苋是一种爬行的植物，像蚂蚁一样爬行的物种。

在崇山峻岭的故乡，凡倒伏在地上移动和繁衍了的，不管动物还是植物，都属于爬行类的。因为它是爬着生活的，所以马齿苋一到命田村落了户，它就被村人归纳于丑陋而易被忽视的爬行类物种了，不会像人和树一样高大和威猛些的，归类于直立行走的物种。

马齿苋没落户命田村前，一直在水波荡漾的洞庭湖畔乱混。但它的祖籍在哪里，属于马齿苋氏族的哪个房下，甚至已是马齿苋氏族的多少代世孙了，我没有考究，也没法考究。只是它进命田村时，势单力薄，村人仅知它善治肠炎。它被一名老中医引种到了古朴的村里，就一头扎进东山和西山肥沃的沟头溪边，疯狂地生根发芽抽叶，一节一

节地左右延伸，并繁衍和旺盛起来。甚至三五年后，成了命田村人上下旱地里的累赘，村头村尾水田里的灾害。

马齿苋逐年不息发展的严重性，当初引种的中医肯定也没料到这么复杂的一层，他只单纯地看到了《唐本草》对马齿苋性味的解释，说：“味辛，寒，无毒。”还有《本草再新》对它归经的述说：“入肝、脾二经。”老中医引种马齿苋后，用它治疗了好多的疾病，解除了很多人的痛苦，他治热痢脓血，热淋，血淋，带下，痈肿恶疮，丹毒等。他治得那么得心应手，也笑口常开。

记得有一回，西山槽门院子里的一名小儿腹痛腹泻，痛得脸儿苍白，泻得皮肤干枯，他的父母准备送大医院了。老中医先是点滴抗菌补水一番，无效，后来出门在坪里突然遇见了爬行的马齿苋，恍然大悟道：“一味马齿苋即可啊！”说罢取草煎汤服之，立效。

马齿苋从此在村人的目光里无序地生长。可是，当马齿苋如风一样强大了，村里的人便责备起老中医来。因为如今在村里任何一处偏僻的地方都会见到爬行的马齿苋。马齿苋像梦幻里的仙人一样充满了传奇的诡异和神秘，也像一名在外的打工仔一样体内流溢着故乡不变的文化和基因。

马齿苋在春天里默默地冒芽，所蓄势的过程是那种低调的沉闷。但长出来后，性格又极好动好强，即是坚硬的石头缝里它也要艰难地插一脚。插一脚也就罢了，似乎是它的地盘谁也掠夺不了，村人趁个艳阳高照的天，拔了那莨马齿苋，可谓斩草除根了。可是，它的根像只再生的蚂蟥一样，只要还有几个细胞是活的，生命就不会消失，一场柔软的雨后又长出了浅浅的嫩牙，探头探脑地像一盏河上的渔火，眨呀眨呀，甚是顽皮。而马齿苋的茎也不是个简单的货色，只要有一节沾地气淌了湿，伙计，对不起了，它吮吸着晶莹的露水又生根了。

马齿苋真准了呷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湖湘

精神。它怪不得是洞庭湖畔的种啊!

一株马齿苋到了暑热横渡的夏天,爬行的慢速度也把命田村的空地围得密匝匝,似乎不透一丝风尘。它不在乎山雀的惊讶,也不在乎蝴蝶的驱逐,它像一条蚕一样执着,对一树青青的桑叶沙沙地吞食,有油然而生的动力和韧性。它慢慢地向前移动,一枝一叶地爬行,在命田村的各个吊脚楼里,随着年青人的陆续外出,马齿苋随风悄悄入侵了。它像一只鸟一样先小心翼翼地占领了草坪边,见没人理它,然后撒开脚丫乱奔,四边都是马齿苋了。再后来一坪的地全是绿葱葱的马齿苋,还把细小懦弱的鹅不食草赶跑了,也不见一处胆小浅薄的青苔。唯有几棵个高的杂草在马齿苋的身旁作死地摇曳,且摇得那么苍凉、稀零、单薄,再也形成不了强势。

命田村最有名的两座院子,东山脚下的叫洪溪院子,西山脚下的叫槽门院子。此两院子均有所年代,每一块台阶皆透露两百多年老掉牙了的气息,尤其一个千多人的村子,血脉源自这两座苍古的院子,深感对它的畏惧和崇拜,甚至是灵魂上的洗涤,使人安静,镇得住飘逸的思想。

两个院子有纵深的三层堂,左右厢房众多,雕梁画柱的装饰及仁义礼智信的氏族文化,让马齿苋每爬行一步都想进入这两个深邃、幽暗的院子。可这两座院子的门槛高,马齿苋怎么爬也爬不进。当一只飞鸟站在两座院子的柏树梢上,不小心让马齿苋生了根,发了芽,偷窥了一回香火的袅袅。

这时,从老院子里扫出的马齿苋壮硕,体态微胖,似乎具有了被文明熏陶之后的风雅,在人前扮起城府来。其实,它哪里知道,从这两座院子里走出去的人,名人又比马齿苋威武多少呢?庸人又少多少呢?恐怕连蹲在院子里的祖先也不清楚。

一苋马齿苋本无所谓有文化的,也无所谓贵贱,它的爬行在与人的接触中,它是弱者,也是一名谋生活的强者。

夏天的马齿苋繁殖最快。它快的原因也是勤劳的命田村人所为的。这时村人的玉米、红薯、西瓜、水稻都在摇篮之中,必须精心地侍弄着,关顾着,亲爱着。可马齿苋不甘寂寞了,趁着时光的炙热,便慌里慌张地抢作物的化肥或土肥。村人哪容得它这般放肆,在这个传统的地方,马齿苋的行为已坏了旧规矩,是要受到严厉打压的。自然,村人用手拔,锄头刨,甚至堆在一起用火烧,一番严酷的扫荡,马齿苋不见了。不久,马齿苋又出现了。同时因为村人气愤地乱掷马齿苋苗,苗又擅自扩大地盘,生长出了白色的细小的根。

马齿苋是打不死的程咬金,是烧不死的孙猴子。到了秋天,玉米地里的玉米有多茂盛,马齿苋在玉米的眼皮底下就有多厉害的延伸与爬行。这时,命田村的人开始从精神上被瓦解了,无奈地默认了马齿苋这一年的掠夺和占领。他们边收着玉米棒和红薯,说:"扯几把马齿苋回去晒干,免得冬天腹泻去找医生。"马齿苋听罢,总算悬了一年的心又平静了。

秋天里的马齿苋绽开了星星点点的花,那些花像芝麻粒那么细,任人的眼睛睁多大也难看清花蕊。这时候,它像怀孕了的女人,娇羞羞的,没有一点女强人的强悍了。它的每一次爬动,步伐都迈得细小、稳重,像阅历了世间万般苦难的人。

它开的花,不久就结籽。村里曾一度扯马齿苋当猪草。栏里的肥猪吃着一木盆一木盆的马齿苋,经过胃和肠子的消化,拉出来的马齿苋籽会像稻田里的稗子一样,粪到了哪,它就生长到了哪。但是它的一生也有个致命的弱点,按算命瞎子的口吻,是马齿苋的宿命吧。在冬天的风霜里,马齿苋留下枯黄的茎叶躲进根里去了。

马齿苋从洞庭湖畔而来,或许不再返迁至洞庭湖畔了,对于那些迁徙的鸟和人来说,仰望故乡的痛苦和思念是一样深沉的、难忘的。

紫藤祭 | ● 蒋昌典

想为一株逝去的紫藤写篇祭文，是在两年之前，当时的痛惜之情，甚至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随着时间的冲洗，虽然平淡了许多，但她那美丽的身影总是挥之不去，促我成文。

我是2004年从城南知止园搬到城北文达居的。新居固好，不过除了一点小小的绿化带外，别无什么养眼的东西。比如苏轼“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丛竹之类。文人总是希望有一点花花草草来亲近的。恰好，隔河相望，就有一株硕大紫藤，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不为人注意罢了。直到有一天，两岸架起了一座桥。春季的某一天，我才艳遇了她。啊！好大好大，雍容华贵，寄生在一棵不知名的树上。浅蓝带紫的花儿尽情地绽放着，就像从天上割下来一片紫云，炫照着你的眼睛，叩击着你的心扉。一串一串，千缕万缕，垂挂着，摆动着，又好似千千万万只蝴蝶开的PARTY，奔放而又热烈。当然，在我眼里，她更像一位丰姿绰约仪态万方的美女。不过，那碗口粗的根部，却又分明证实它是一根百年老藤。古人说“老树着花无丑枝”，青春不是年龄，青春是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我宁愿相信她青春永驻。

我诧异她怎么会生长在这偏僻的地方，是家道中落，还是的避世隐居？我断定必是后者。紫藤这种高贵的花，本应该生长在文人的庭院里，与书香相伴的。画家徐渭不是把他的书斋叫作“青藤书屋”吗？这样一想，我心中又生出些不平来，她必定

是一位怀才不遇心高气傲的才女，现在竟然影只形单，就越发觉得楚楚可怜了。

就在离她不到一百米处，生长着一株丹桂，树冠圆圆浑浑，好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有人说，它是当年国师的教授们栽的。他们应该常来这里，也是早就认识这紫藤的。他们不是组织过“白云诗社”吗？每当草长莺飞的暮春三月，他们也会像王羲之兰亭修楔一样，来到河边雅集，曲水流觞，吟诗罚酒，极一时盛。或许因了这紫藤，又别有一种情调，“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生出白居易那样伤春的情感吧。

我喜欢紫藤，也画过紫藤，可一直没见过紫藤的真容。之前，她只是一位神交已久的梦中情人。你想想，相思日久，一旦邂逅，彼此相对无言，却又怦然心动，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啊。

可是，美好的相遇却又是多么短暂。忽一日，她竟遭到无端砍伐，香消玉陨。那是涟河治污的时候，我原以为治理了脏污环境，紫藤会生长得更好。而且岸边就住着很多园林局的园艺工程师，一定会保护她的。谁知他们置若罔闻，毫不理会。就这样，一株无比珍贵的百年老藤，惨遭罪恶的斤斧，多少价值多少美好毁于一旦。我不能像林黛玉一样怜香惜玉，唱着哀婉的葬花词，把她埋葬于香冢。我只能写几行拙劣的文字来纪念她，怀念她。

“此情可待成追忆”，紫藤，我心中永远的美人，愿你的芳魂安息。

槐梓公屋 | ● 向少勇

槐梓公屋两年前倒塌，今年春末夏初重修了。我很想为之写点文字。

——槐梓公屋，是我家乡本家族上的公屋。在族人心目中，它简直就是俺族上的“故宫”！

我的故乡，座落在湘中丘陵腹地。应该说，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村。村名叫万年堂，旧时，有上百户人家。由于住房相对集中，在当地的十里八乡，万年堂算得上是个湾大人多、很有名气的大村庄了。

万年堂的村民都姓向。连周边散居的住户，都少有异姓。村民都是由生活在明末清初年间的琥珀向氏第九代朝槐、朝梓兄弟二位老太公繁衍下来的子孙。

这槐梓公屋，则是后人为纪念朝槐、朝梓二公而修建的大厅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槐梓公屋大厅，宽5米多，长22米，分上下两厅，中间有天井采光。其大门上，书有“槐梓公屋”四个阳文大字。

厅屋的神堂上，正中是“天地国亲师位”，左右两侧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神主木牌。这大厅屋，历来是族人求神祭祖、顶礼膜拜之所。村里的红白喜事一般也都在此大厅屋举办。

记得，大厅神堂上方，还有一块很大的匾，上面书着“硕德耆英”四字，字体苍劲有力，刚中带柔，独具一格。大厅左右两墙，当年还极为对称地悬挂着两块由同一根老楠竹剖开的五尺来长的大

竹板。据传，那是用来对有不孝、嫖娼、偷窃等有违族规行为者进行惩罚时打板子用的。但大竹板落满了灰尘，估计不曾常用，大概主要作用是用于震慑。但其威严，确乎令人生畏！

记得我孩提时代，每逢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大厅神堂前的大方桌上摆上大鱼大肉，点上香火蜡烛，虔诚地祭拜天地祖宗，祈求福祉。

大厅屋，既是本族本湾各类活动的中心，也是人们为之骄傲的古代建筑。

我七岁那年，村子北头突然开来一支军队。他们头上戴着树枝做成的伪装帽，口里唱着歌儿，一个个威武雄壮。走着走着，分出一帮人马，笑嘻嘻地进了我们村，便直接来到了槐梓公屋。

村民们因被战乱害苦了，见了当兵的就怕，都不敢出来。

这些兵说话，村民听不懂。好在，满九哥曾在外面闯过江湖，他懂。他“翻译”说，他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村，这就解放了！

解放军很规矩地向村民借来扫把，把槐梓公屋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在厅屋开地铺歇息。在槐梓公屋外的地坪里支起炉灶做饭。

一个上了年纪的大胡子老兵，冷不防一把抱起了怯生生正看热闹的我。他用胡子扎我的脸蛋。他在笑，我也忍不住笑了，因为好痒好痒的！

——啊，原来，这兵也有好的呀！我当时想。

解放军在槐梓公屋只睡了一晚，第二天一大

早便开往县城了。据说,在县城附近的蚊子山遇到了一小股地主武装的伏击,打了一仗。当然,螳臂当车是毫无意义的,但听说解放军还是有人牺牲。

“你可千万别牺牲了呀!”

——此时,在槐梓公屋扎过小脸蛋的胡子,竟然系上了一颗稚嫩的童心!

不久,村上在离槐梓公屋不远的观音石向氏支祠办起了小学,我和许多翻身农民子弟入学了。因我家与槐梓公屋仅一墙之隔,放学回来,我就在槐梓公屋大厅里写作业,朗读课文。我的启蒙老师是对门老屋湾的一位高中毕业的本家,当时他因无钱上大学,就临时在村里教书。我们都很喜欢这位老师。有时,他也来槐梓公屋,指导我练习写毛笔字,他说,人要坐正,笔要握正,笔与鼻子要在一条直线上,要多练多写,才能进步。他指着大匾上的“硕德耆英”和大门上的“槐梓公屋”八个大字对我说,你看这些字写得真好、多有力!他鼓励我,只要好好练习,今后你也能写得这么好的!当时,我只是呆呆地听着。

后来,老师也读书去了,他考上了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在川大当教授。他,就是当代著名的古汉语学者,《诗经词典》、《简明汉语史》等鸿篇巨制的作者向熹先生(原名向效喜)。而今,已届92岁高龄的他,仍在著书立说,笔耕不辍。

槐梓公屋,本是庄严、肃穆之所。然而,在我们这群孩子的心目中,它却成了娱乐中心。我们三五成群,十个八个的,在厅中戏闹、疯癫。打“弹子”,滚铁环,打“猫公罩”(侧翻)、栽“天树”(倒立),打拳、习“翻场”(倒立行走),成天鸡鸭鹅叫,闹得神鬼不安。有时,我奶奶便拿出竹枝子出来“打人”,(其实,她老人家只是吓唬吓唬我们,她可从来也没真的打过谁。)再说,她是小脚,哪里追得到我们?我们都是机灵猱走的“鬼射帮”^①,还没等她老人家看清是哪些个鬼崽子,我们早就跑得没影儿了。奶奶呀,她只是想轰走我们,她烦我们太闹!

要说闹,大人们“闹”起来,可远比我们小孩子厉害得多哩!

每年,大年初一,槐梓公屋一大早便聚满了人。

族人要开始耍狮舞龙,大闹新春了!

锣鼓敲响,鞭炮齐鸣。

《槐梓公屋》大门外,还放响铙。那声音,像打雷一般,我们细伢子总要捂上耳朵。

突然,有人出“断语”^②了:

“喂——

狮子眼鼓鼓,

芥菜煮豆腐;

初一耍龙灯,

耍到十四五!”

一阵欢笑。锣鼓又起。

“——喂! “有人接腔:

“狮子跃,龙灯舞,

耍狮舞龙打花鼓;

先演一出<蔡伯喈>,

夫犁田来妻挖土。”

“再唱一出<小姑贤>,

唱完就演<讨学钱>。”

——有人附和。

就这样,耍狮,舞龙,打花鼓;欢声笑语,鞭炮响铙,大年初一从槐梓公屋起首,闹遍全村,真的一直闹到正月十五才刹尾……

春节过后,慢慢开春,族人都要忙着春耕了。燕子们则一路欢叫着,倏地从槐梓公屋趟开着的大门和天井上空闪了进来。燕子和喜鹊,在我们乡下,普遍认为是吉祥之鸟。有民谚:喜鹊叫,喜事到;燕子来,会发财。

燕子们在选定槐梓公屋大厅两侧高墙的某处“宝地”之后,于是,便开始做窝。它们每天不辞劳苦,用嘴含来泥巴,一口口地筑着自己的爱巢。偶尔,也有只修现窝便进去住的,——我设想,那一

定是它们去年的老屋。想想也是,既然现屋尚可,只需简单打理、稍微修整便可安家的,又何必年年大兴土木建新房?

不久,每个巢中便陆续有了小宝宝。小鸟们每天都只知道张大小嘴,喳喳地等着父母喂食。而它们的父母,则毫无怨言,每天不辞辛苦,起早贪黑啄来蚊虫喂养着它们,使它们一天天茁壮成长。

后来我稍大一点之后,听了乌鸦反哺的故事,联想到燕宝宝只会“饭”来张口的情景,深感尽孝、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多么的天经地义和理所应当啊!槐梓公屋的燕子,给我的人生,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我上高二后,投笔以戎,从部队转业便进了工厂。算起来,离开槐梓公屋和故乡已近一个花甲了。因思念亲人和童年乐土,几十年中,隔三差五地总要返乡。每当看到年久失修的槐梓公屋的现状,犹如同我的容颜一样,正在迅速地老去,屡屡不免叹息。甚至,我担心它,哪一天终将倒掉。

不幸的是,竟然,一语成谶。

两年前的一场暴雨中,槐梓公屋,这座经历了一百多年风霜雨雪洗礼的古屋,真的垮塌了!

消息传来,我很伤心。因为这槐梓公屋一直承载着故土的文化底蕴,它更是我那一代人永世难忘的童年乐土。

不过,我进而又想:土砖结构的民间建筑,用了一百多年,也该是到了寿终正寝之时。大凡,万事万物,如同人的寿命,总是有个期限的。

今年春节前,我又回到故乡,在侄子家住了一个来月。亲睹了槐梓公屋倒塌后的惨状。

新年中,当邻村必家村的火龙灯来到万年堂时,正值阴雨天。村里,连一个耍龙灯的屋场都没有了。

此事,让槐梓两房后裔自觉太无地自容!

于是乎,大家议定:立即捐款重建!以村干部和村民代表为首,组建了槐梓公屋重建委员会。村

民及早已离开故土在外地谋生定居了的槐梓二公后人(其中,也包括作者兄弟三人),都自觉争相捐款筹资。

根据各自经济状况,有捐两百三百的,有捐一千两千的,也有捐五千一万。人心齐,泰山移。有了钱,好办事。

建材有买的,工匠更不成问题,因为咱万年堂素有48把砌刀一说(即是有48个泥瓦匠)。(况且,我们这里,一般泥木不分家,大凡是泥瓦匠的,同时也是木匠。我家祖祖辈辈便都是泥木工。)

槐梓公屋前面,有条小河。当年,小河出老牛桥后来了个“S”形急转弯,对称地弯出了两个小绿洲。于是乎,传说来了,说那是神仙赐予万年堂槐梓二公后代勤劳致富的法宝——墨斗,而那终年潺潺流动的小河则是其墨线矣。所以,便有了槐梓二公后裔这一代接一代的众多的泥木工匠……

重建槐梓公屋,从统筹规划、图纸设计、材料采购、装车运输到现场施工一条龙,基本上,万事不求人,族上有的是能手,全由族人担当。

趁着盛世,顺应潮流;万众一心,一股作气。仅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一座高质量的红砖实墙、木钢混凝土结构的崭新的槐梓公屋便在原址上重新屹立起来了!

天井改成天窗,上下两厅连成整体。“硕德耆英”大匾修复如旧,“槐梓公屋”四字,采用的是不锈钢阳文,由电脑制作而成。

新槐梓公屋落成的那天,天气晴好。人们奔走相告,同喜同贺。锣鼓敲响,鞭炮齐放。据说,整个万年堂如同过节一般,人都笑傻了!

【注释】

①奈(念标),狗跑的样子,跑得很快。“鬼射帮”,方言,跑得像鬼一样快。

②“断语”,也叫“出断”,方言,类似顺口溜一般的口头文学。

浪淘沙·渠江源重点作家笔会

● 张湘平

盛世喜空前，
红日蓝天，
群贤毕至渠江源，
文学理论学不厌，
意志长妍。

师友共扬鞭，
勤奋当先，
娄底作家志弥坚，
文章报国争贡献，
捷报频传。

注：2019年12月，市作协组织市内重点作家30余名举办“渠江源·美丽乡村”笔会，邀请全国诗歌学会、《诗刊》杂志社多名老师现场交流指导。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湘平出席笔会开班式，有感而发即兴填词。

滇池上飘飞的红色丝带

● 康纪钊

一条飘飞的红色丝带
借着共享单车的便捷威风
骑行在滇池的古道上
载满爽朗清脆的笑声
舞动柔情靓丽的倩影
杨柳青燕般翱翔在清风中
鲜活在静立的古老树荫里

我，为你拍照
留下春风拂面
你，为我按下快门
留下逆光背影朦胧
喜看滔滔湖面倒影连连
指点青枝绿叶垂波拂光
身后涛声悦耳此起彼伏
眼前候鸟奋翅点水高翔

啊！正是这条红色丝带
不管是老天的随意巧合
还是大自然的天斧神功
抑或是人们的日夜向往
她是幸运的值得记忆的
瞬间变成了历史
刹那成就了永恒

当她在滇池上任性挥洒时
久雨后直射出来的五彩霞光
欢快地近乎急忙地
为她热情添画色彩
天马行空自由飞动的金色云朵
拼命从浓厚的云团中钻出
只心想与她比试花容亮色
滇池上不知疲倦的风啊

你有时温柔,有时狂暴
吹动了多少昼夜多少年月
才终于吹飞起这条红色丝带
——为生灵祝福,为万物梳妆
滇池边一排排威严耸立的树爷爷啊
你们是慈祥长者,圣地寿星
你们静立翘盼了几百年上千年
才终于等上遇见了这条红色丝带
——为爱祈祷,为美守望

雄卧滇池侧畔的西山作证
你这飘飞的红色丝带

将邂逅的瞬时的记忆
收藏在今后的岁月风雨中
凝固在人生的生活足迹里
倒映在滇池粼粼波光中的
太阳、月亮、满天繁星作证
那永不退色日久弥新的红色丝带
将与永不枯竭青春激荡的滇池水
比山河地久
比日月天长
比悠悠情怀
比岁月光芒

节气里的半壁江山(组诗) | ● 剑 峰

立 春

北风转南。一瓣阳光
立在开春的叶上
做深呼吸

休息了一冬的农具
开始插入泥土。老农的梦
在泥粒与泥粒之间
渐渐泛青返绿

雨 水

风儿牵着云团
穿针引线

雨水迷恋着春光

落下来,满地都是晶莹的
种子
谁在念叨着花
谁在念叨着果

惊 蛰

雷从天上赶来
在云端处回眸
谁在春光中犁田?

泥土里的种子
开始蠢蠢欲动

春,抬起头来

春 分

怎么这样无畏
几朵春花开在寒风里

黑夜,与白昼
整齐划一操练

这样的季节
怎么春越陷越深?

清 明

清明时节的雨
纷纷扬扬。洒在人间
都是情

丝丝缕缕的惦念
都在这一天出笼

什么时候？先人的坟墓
在原野扎下了根
我们像思念的花朵

年年岁岁
雷打不动

谷 雨

鸪鹑从梦中醒来
叫声被露水打湿

谷雨从手上扬起
落下来就成了一片翠绿

明前茶的馨香
还没到唇边
就醉了山山水水

立 夏

草尖上翻飞的蝴蝶
绕着花儿转

河边蜻蜓点水
田里青蛙唱响夏天

油菜花已进入孕育季节
蜜蜂“嗡嗡”地忙碌着

村庄躺在月下里打鼾
睡梦里做着丰收的梦

小 满

夏风一吹，小满
就丰润无边了

两边的腮子
像杨梅荔枝一样红

口渴了
就到田里拿西瓜解馋

芒 种

翻开农历
五月夜短昼长

麦穗日益丰满
展开的芒，锋芒毕露
挑起饥饿的日子
一起上路

内心的苦难迷失了方向
眼前的幸福如手中的刀
一茬一茬的麦子
栖息在灵魂深处

夏 至

这个日子特别长。阳光充沛
火辣辣的紫外线咬得人生痛

鸟儿的歌声，宁静致远
谁能听出它的弦外之音

拔节的乐章，从田野深处伸出
好像人间的音乐一样美妙无比

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庄稼
站起来比我们高，比故乡矮

小 暑

入伏以后，暑气
开始咄咄逼人

烈日下的风，一点就着
一些词语开始失去贞洁

一场雷阵雨
浇绿了老农的心

锋利的镰刀
已融入夏日的艰辛

所有的汗水
迎刃而解

大 暑

爱情像七月的榴火滚过
火辣辣的吻已吻遍全身

蝉的鸣唱，点燃心头的热爱
青蛙用朴素的歌声诠释爱情

这样的季节没有阴晴圆缺
这样的季节水到渠成

父亲弯腰的姿势
已与我的这首诗融为一体

抬头仰首间
一丝凉在心中刮过

沉 船

● 艾梅雨

一

2017年9月，我在娄底市文体广新局非遗科和地域文化传承中心几位干部的陪同下来到新化县白溪镇的旧县村采访。

这是一次奉命采访，其本意是调研湘中美食文化、民俗文化等。

但职业的经历告诉我，任何一次主题采访都有可能无心插柳，得到意外的收获。这一次，我同样抱着这样的幻想。

旧县村就位于资江河边，之所以叫作旧县村，是因为北宋新化立县时的第一个县城是在现在的白溪镇，第一下县治就在旧县村这个地方。

据说，新化县首任县令的墓址也在旧县村。

我们决定去“考察”一下。

从白溪镇镇府这边的码头坐渡船过了河，再走两三百米小路，就来到一个山脚下的庄稼地里。山上森林深草，人迹罕至。距种有庄稼的地里几十米远处的山脚下，据旧县村村主任介绍说，那就是新化首任县令的墓。透过密密的杂草荆棘望去，可依稀望见一块隆起的土堆和被风蚀得差不多了的墓碑。

村主任见“上面”有人来考察，连忙叫了一个村民拿着柴刀过来砍杂草和荆棘，表示一定要保护好首任县令的墓。

“考察”老县长的墓址其实并非我们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所以一行人只是匆匆点一把火就要走。

但估计一些当地的耆宿闻风后，以为“上面”

会有大的举动，或以为要打造旅游景点之类的，便闻风赶了过来。耆宿之所以成为耆宿，是很关心当地的最新动态的。

我遇到过的很多情况都是如此。

果然，正当我们要返回时，来了一个戴着草帽的老头，他满脸发黑，草帽也是黑乌乌的，眼睛黑亮黑亮，他站在长满红薯藤的地里，整个身子有点佝偻，看上去就像中学课本里的元谋猿人。

一行人都忽视这么一个存在，催促向“元谋猿人”走去并有交谈倾向的我快点走，到别的地方去采访。

我才不管呢。我觉得这个人的身上很可能有“料”。

我不喜欢这种很多人一起进行的采访，特别是一些有电视记者参与的集中采访，人多口杂，我采访的气场受到很大的干扰。

我喜欢一对一的采访。

我走到“元谋猿人”身边，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我是“副科级干部”退休的。

我登时瞪大了眼睛：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元谋猿人”或“北京人”还是个“副科级”干部！并不是“出土文物”。

“原始”与“现代”结合得竟如此令人惊讶。

我不觉来了兴趣。

我采访过很多“人民群众”，比如“抗战老兵”、一线工人等。不过实话实说，如果被采访者是没有读过书的文盲或读的书在三年以下者，那就真的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所说的东西零碎而片面。

而一些当过干部的人,都能讲得有条有理、条条是道,采访起来轻松多了,写的时候自然也轻松顺畅。

采访这当过“副科级”干部的人,应当比较顺畅。

人多口杂时,只能先做个简单的了解。

原来,他是十五六岁驾船为生,什么船工号子、上滩歌、下滩歌他都能唱。

我请他唱一首,他蹲在地上就唱起来,唱得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并眯着眼睛进入意境,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好像坐在了他的船上,船在飞快地、乘风破浪地前行。

再进行简单的交谈。

他讲述的时候,时时情不自禁地辅之以动作,或拿起旧烟筒,或拿起板凳作出与河匪格斗的样子,眼珠子里露出蛮横的光来。

这才是真正的亲历者。

他叫龚球生,退休前是新化县田坪区的副区长。

我想起毛主席的话: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真的假不来,假的真不来。这才是真正驾过船、在风里雨里波涛浪里搏斗过的水手啊。他简直就像谜一样把我迷住了。

这一次采访,我感到受众多人的裹挟,只能点到为止。但我心里一直想着要再次去采访他,单独采访他。

集体“调研”结束后,我返回来再过河到龚球生家里,采访了一天时间,挖掘到了更多的东西。到了夜晚,渡船停运。龚球生驾着自家那艘小船,熟练地摇着橹、打着手电,把我们送到了对岸。潮平两岸阔,岸这面是星星点点的村庄,岸对面是万家灯火的市镇。一个八十多岁的水手,与我这个六零后的作家在资水江河里他的小船上相遇,与这个驾着船闯荡过数十年江湖又当过几十年领导干部的老人相遇,我有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

2018年3月,我向湖南省作协申报的《中国毛

板船》选题被批准为2018年湖南省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我下决心一定要再一次单独去采访他,我把对这种高龄人士的采访定义为“抢救性采访”。

由于俗务繁忙,直到2018年11月,我才终于再次踏上白溪的土地。当我刚刚进入白溪镇的时候,看到一座崭新的大桥飞架资水东西两岸。

想起一年前采访到晚上时,龚球生老人驾着自家的小船送我们过河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千。看来,一条大桥的修通,会给白溪这座曾名闻遐迩的名镇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这一次是白溪镇文化站原站长龚高翔陪同。我开车接到他后,准备把车开到码头附近的镇政府院子里,然后坐渡船过去。

龚高翔告诉我,现在没有渡船了,都是从桥上过河了。

我的心里一楞:渡船没有了,龚球生自家的小船还在用吗?我讶然问道:桥那么远,方便吗?

龚高翔说:现在都是过桥了。

这世界变化快啊。

白溪马上就要“现代化”了,那些不“现代”的小木船,已成为历史或即将成功历史了。

我要去看看龚球生自家的小船。

汽车通过白溪资江大桥时,大桥两端都标有检测非洲猪瘟的牌子。过桥后绕了一大圈,才找到龚球生的家。这一转,足有四五公里路程。而如果坐渡船,则不过一两百米。

显然,远远没有坐渡船那么方便。

如果我是走路,则要走近两个小时才能到。现代文明其实也给人带来麻烦。

龚球生并不在家,他家下面那条熟悉的小船,我也没有看到。

龚球生的继配招呼我们坐下,说他是到河对面理发去了。过了一会儿,龚球生一头短茬出现在他家的小院里。

这一次没有陪同人员的插嘴,我自由自在地

做了几个小时的访谈,访谈进行到近下午两点钟,我的胃反抗得厉害,这才离去。但总算对龚球生的水上经历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二

“我先跟你讲个概况吧!”龚球生点燃喇叭烟,饶有兴致地说。

“好的,您先讲吧。我想问的时候,可能会随时插话。”

他点点头,就开始讲了。

原来我们新化归宝庆府管。邵阳也归宝庆府管。

宝庆府辖区内有十二条溪。

上五溪:酿溪、小溪、球溪、麻溪、中连溪

中三溪:化溪、太阳溪、犇溪

下四溪:油溪、白溪、里溪、苏溪,除了苏溪与安化搭界外,其它三条溪都在新化境内。

外河有航标,湘资沅酃叫山河,资江在临资口注入洞庭湖。长江才叫外河。外河上有航标。

资江河里的船主要有鳊船,新化人为主,这种船大小不一,最大的可载 150 吨。

毛板船,两头翘,枳木做的,十来个人驾驶,八匹桨,中有太平舱,板辙。槽船,冷水江人为主,屁股是翘的。

渡船。掌渡船的主要是年龄大的,丧失劳动能力的。

20 吨的船,左右各三人划桨,五六十吨的,左右各四五人划桨,还要架外跳,外跳 1 米八到两米,会游泳、水性好的在外跳上划桨,水性差的在船里面摇撸。

不同的船有不同的号子。

毛板船的号子,一般八人摇八人呼。

背纤的号子,载重七八十吨的船,空船都要十来个人背。船上有扳索师傅,头篙师傅,边篙师傅,桅子有十几二十几米高,篙子结实,结骨要密,通

头般大。铁箍都有好几斤重。回船同伴要一只一只扯上来。我是头篙师傅,穿的是废麻织的草鞋,比草鞋耐磨多了。头篙师傅那一背篙,一转身,一抵,是非常有力的,上滩时,头篙师傅的眼睛发出羊牯子光,头篙师傅的肚皮上加了一个厚厚的护兜,还是经常被顶破。

大船有十几只篙,称为排篙。

新船下水时,全村帮忙,一起呼喊下水号子。

卸货有卸货号子。

背纤时四脚着地,脚抵着石头,双手趴着。纤夫待遇不高,从益阳背到新化,一箩筐米,一百多斤的样子。其中要打三次牙祭,益阳打一餐牙祭,吃老板半斤肉;中间到了东坪打一次,一个半斤肉,四个菜。早餐、中餐要吃肉,晚餐随意。冷天要吃天光饭,回到家里要吃一餐。

行船跑马三不算,又说是行船跑马三分忧,还说是行船跑马三分命,也有说行船跑马三分险。都是说的行船是很累、很危险的事。

“下水书生,上水畜生”。意思是下水时,穿得干净整齐,体面,上水时,衣服已脱得精光,身上也弄脏了,像个畜生。

合作社成立以后,30 吨以上的进国营湘航,30 吨以下的进合作社。

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只有鳊船,没有毛板船了。

我顿生感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都说“人民公社好!”至少,人民公社成立后,不让社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放毛板船。这也是好啊。

“龚区长,您再讲讲您自家驾船的情况吧!”

“好的。”龚球生吧了一口烟,仿佛陷入了沉思。时而眯缝着眼睛,时而微微睁开。慢慢地跟我讲述了他的父辈和他小时候驾船的事。

龚球生的父亲有四兄弟,他的大伯龚东发,少亡,娶了亲;二伯龚球发(班名龚春权);父亲龚同发(班名龚春彬);小叔龚长发(班名龚春模)。

龚球生的前三代都是穷光蛋,没有田土,靠在资江河里帮别人驾船、在毛板船上当长水(又名长守,长期守在船上的一个工种,相当于长工)为生。父辈四个在白溪上下几十里都是有名的舵手。

父辈做的是卖沙罐、陶瓷罐的生意,每每装满一货船沙罐、陶瓷罐,驾到桃江县卖完再回来,有时驾到安化卖完再回。船一般驾到安化的小淹镇,小淹镇又叫作滩脚下。驾的是鳊船,一只鳊船能载七八十吨,驾一个单趟七石米的工价,一石米是一百二十斤。驾船回来,还要给一次工价,只是比去的时候要少些。

江湖一把伞,只准吃不准攒,舵工师傅一个搭裤,两个布袋,一把油纸伞,一个大烟筒,这就是全部家当。

说着,龚球生随手拿起放在门角落里的一根一米见长的烟筒,竹节密集,黄中带黑,烟斗里灰垢积得老厚。

他舞动着大烟筒,说这东西既可用来抽烟,也可用来当武器防身,用来打狗吓狗是经常的事。

这真是历史遗存。

他说,这个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他爷爷还留了一个给他,那个有七八尺长,烟斗的金属重达半斤。但那个大烟筒在1958年被生产队拿走了。

我想,如果文物部门知道了,这个烟筒也会被收购吧。

龚球生的伯父是那种掉下片树叶都怕砸着脑袋的人,但他父亲龚同发却非常胆大,打过两次土匪。

第一次是在一个春天,父亲放毛板船到安化后,走路回来。只有舵工师傅是坐轿回来的,其它人包括老板都是走路回来,这也是老板对舵工师傅表示尊敬,可见舵工师傅的地位。舵工师傅回来时,老板还要打发五六斤米,一竹筒菜,菜是炒的干鱼。工钱不给现钱,回来后再给钱。也许是舵工的工资高,怕带在身上不安全吧。但其它的水手都

是现结。因为工资相对较少,干完一桩事就会去揽其它的活,没有舵工与船老板这样联系紧密。

父亲不是舵手,所以得了现银就回去。可那一次,不小心被两个土匪看到了。

父亲走到安化碧岭界山上时,感到远远的有两个土匪尾随而来。其中一个拿着一把两面有锋的宝剑,寒光闪闪。父亲远远地看到了那两个人,心中一惊,继而冷静下来。父亲是个有名的把式,功夫操练得可以的,一两个男子汉拢不得他的边。

为了诱敌深入,父亲故意朝河边飞岩走壁的危险地方走,那两个人见四周无人,手中又有宝剑,当然认为吃得住,便紧跑几步逼到父亲的后边,冷冷地喝一声:“要钱还是要命!”手握宝剑对着父亲,眼露凶光。父亲不做声,淡定地把烟丝装到烟袋上,右脚却慢慢地移到坎底,立稳。那两个土匪眼露凶光咄咄逼人等着回复,父亲左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到把柄,用力把宝剑抢到了手,右手使劲一掌,就把那个土匪推下了深深的崖沟,掉下去时哇哇叫爷。另一个见状,慌忙夺路逃跑。父亲幽默地笑了笑说:“别走啦!我把钱给你!”还把钱袋拿出来,提在手上,作出要扔给他的样子。那个土匪吓得命都没有了,只见他深一脚浅一脚,衣服被荆棘撕扯得嘶啦啦响也顾不及了。父亲到这时还要幽这个土匪一默。梅山人就是这么爱幽默,这或许类似于西方的所谓黑色幽默吧。

还有一次,父亲与人装了一船石灰到洞庭湖区去卖,船到汉寿的时候,因为没有北风,停靠在一个无名小洲上。而这时是六月天,常言说:“小暑南风十八天”。等到北风不容易,等十天半个月是家常便饭。船在无名洲上停了好几天,无名洲上倒也安全,因为没什么人,不担心土匪。

有一天做早饭时,老板把装有花边的竹筒取出来,拿了银元,再往石灰里埋时,可能不小心被一个驶过来的船上的人发现了。

土匪显然认定石灰里埋了很多钱。

就这一天傍晚,一艘鱼船靠了过来,船上有十二个土匪,船头架着一挺机关枪(架在船上打的),有三个土匪各持一把三八式步枪,另几个土匪持着寒光闪闪的梭标。

生死攸关,打是唯一的出路。

船老板外号“三宝鞋匠”,补鞋出身,是个有名的把式,他下令所有人从船上退到洲上,迅速用唯一的一把菜刀砍下十几根杂木,操起来迎战。

土匪很快就荷枪实弹地到洲上来了。

两军对垒。

一触即发。

空气像死了一样凝固,没有任何言语,双方的目光点得火燃。空气仿佛随时都会引爆。

就在此时,“我军”一个胆小的没拿棍子,疯狂地往船上逃,想跳到水里逃命。

一个土匪端着一把梭标,“嘶拉——”一声刺穿了胆小鬼的肚子,胆小鬼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鲜血满地。

“三宝鞋匠”喝声:“打——”

十一水操起杂木棍,拼起命来打,短兵相接,一打一个准,把土匪的步枪全部打落在地。水手们拿起枪来想开枪,却不会扳那鸡公打卡,索性把步枪当作棍子使,打得难解难分,血肉横飞,一个个喘着粗气,眼睛里喷得出血来。

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打死了十一个土匪,最后一个土匪被打烂了耳朵后,飞快地向河边逃去,跳上鱼船,夺命而逃。

龚同发奋起追去,跳上随大船带来双飞燕小船,划起双桨就要去追。

三宝鞋匠在洲上大声喊:“龚同发呢——追人不过百步啊!”

“追人不过百步”是江湖饶人的潜规则,也是保命的护身咒。勇敢的龚同发听了劝告,没有再追。

船开到汉寿后,三宝鞋匠带人把缴获的枪交给了团防局,而把梭标则自己带回家,用来打了鱼叉。

三

龚球生说的故事把我深深吸引了。我不忍打扰他,让他继续说。

我11岁(1946年)时,父亲在一次航运时出险,打烂了一只七十多吨的船,之后再无人请他。我所在的村当时叫石板村。父亲就租了一只两吨的船,有时做渡船用,有时做生意,装陶罐等到安化的江南、小淹、东坪等地去卖。顺流而下时,父亲让我在后面掌舵,他在前面指挥,他手势往左,我就把舵往右打,他手势往右,我就把舵往左打。我就这样学会了掌舵,没过多久就可以单独放船了。

卖完之后再背纤把船拉回来。父亲搓棕索做个棕搭背让我背着,父亲就下到水里去推。

这样干了半年,十二岁、十三岁我就读书。我十四岁那年,家里作了一只五吨左右的小船做生意,因为船大,回来时还请一个人拉纤。没做生意时做横渡。

1951年我已经16岁了,父亲让我当家,业务的大小事情都由我说了算。我们造了一只22吨的船装煤、陶罐等到益阳去卖,也去过湖北孝感、沙石,还装芝麻、稻谷到过武汉、洪湖等地卖。

从汉口回湖南时是逆水行舟,必须刮北风才能开船,没有刮北风必须等。北风来了随时走。有一天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来了北风,我们马上扬帆起航。没想这次北风越刮越大,刮得风帆都放不下来,船太快,波浪太大,容易翻船。我们四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好一阵子才把风帆扯下来,等到帆扯下来之后,船已经漂到了岸边搁浅了。我们四人又拿起木棍撬,撬出一身的汗才把船撬到河里,这时北风已经停了,我们得继续等北风来了才能继续走。但这时,我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

这样的事也是经常有的。

我驾了九年的船,掌了六年舵。

1956年,我的船折价四百多元归公,交给白溪的星星合作社,我成了合作社里的一个监察委员

兼生产队长。生产队一共有四只船,都是30吨以下的。我是个急性子,干就要干好的。我组织的这四只船赚钱最多,航运管理站就发展我入团,当了团支书。

1958年,新化县成立运输人民公社(相当于航运局),调我到人事保卫科,以工代干,当安全科监察员,又让我兼下水调查、海水事故调查等。

1958年冬天,我被下放到生产队去搞冬种蹲点,最难的工作是将粪窖里的粪掏出来,粪又冷又臭又硬,我一点都不害怕,钻到粪窖里去把粪挖出来,装到簸箕里,举到窖的边上,妇女们只管担粪就行了。见我这样不怕苦不怕臭,大家都称赞我。

1959年上半年,我又被下放到船队驾船,兼新化县运输人民公社文工团团长,以前喜欢看戏的我,在下放的这一百天里学会了唱花鼓戏。一百天后被召回去,当了公务员,给我定要薪水是29元5角,但实际上发了30元,因为我虽没当股长却主管了股里的工作。1963年以后,我当公社的组织委员、监察委员,工资涨到了41元。由于工资不高,当时与我一起被转为公务员的4个人有3个不干了,回生产队当农民。

还记得1949年镇压反革命时,我是水上值保会的值安员,两个土匪在斗争过程中逃跑了。新化县十三区立即发布通告。我是最年轻的值安员,我立即想出一个办法:把所有的渡船都链接在一起,让他无渡船可过。因为要逃出白溪当时必须走水路。我驾着一只小船在河边等着。

等了几个小时,土匪见我一个人守着排,就要租我的船过河,说是到河对岸去打米。我立即吹出口哨发出信号,埋伏在周围的民兵立即冲了过来。土匪见民兵围了过来,就要跳河自杀,被我一把捞起,摔到了船板上。后来这两个土匪被送到县政府公审枪决。

四

为了对龚球生有个详细的了解,我让他讲清楚他的全部简历。他就像配合组织部门调查一样,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但他提了一个要求:你出了书,要送一本给我。我说:没问题。

龚球生,1935年5月生于新化县白溪镇旧县村,1956年任白溪新型木帆船高级社监察员;1958年任新化县运输人民公社人事保卫科干事(半年);1961年调田坪区白岩公社茶溪公社组织委员、监察委员;1966年任茶溪公社党委副书记,1969年在茶溪公社负责,任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任田坪区委委员兼茶溪公社党委书记;1978-1980年任田坪区区委委员兼车田江、晏家公社书记;1981年任田坪公社书记;1982年任田坪区副区长;1987年1月任白溪区何思乡党委书记;1988年退居二线,任正科级协理员;1989年任何思乡人大主席;1992年任何思乡协理员;1995年退休。退休后,新化县人社局每年春节会发给200元慰问金,白溪镇老干部组织去过一次井冈山学习。

采访到这里应该已经结束了。

我喝了口茶,合上笔记本。准备告辞。

龚球生却并没有送客的意思。他突然提了一个要求:做好事的事可以写么?

“当然可以。”

按照我在省报告文学学习班学习到的知识,采访者要“榨干”或者要“穷尽”你的采访对象。采访进行不下去时,可以休息一会,说不定对方就会想起某一件事,就有话说。既然主动爆料,哪有不记之理。

于是,龚球生给我详细地讲了他这一辈子舍己救人的光荣事迹。我感觉龚球生传承了其父龚同发勇猛、肯干的血性。

13岁那年,有一天龚球生在河边看到从一艘停在岸边的70多吨的鳊船船舷上掉下来一个人,那人可能不习水性,又瞎挣扎,人掉到水里就看不

到了。龚球生想都没想就跳下水去,潜水五米多到船底下去找,没找到,再次潜水四米多,终于把人救了上来。这是他第一次救人。

不久,又有一个叫龚德修的掉到水里,急得一顿乱趴乱叫。龚球生跳下水去,根本拉不动他,反而差点被拉了下去,他使出吃奶的劲儿,好不容易抓到船,借助船的力量把他拉上了岸。这人后来崽孙满屋。

1962年冬天,新化县田坪区茶溪公社田淌大队一个老头子穿着一双胶鞋棉衣到溪河里捡死鱼,一不小心掉到冰冷的溪河里。龚球生见状,奋不顾身地冲过去,顾不得脱衣服就跳到水里,把那人抓住。那人年纪大,行动不便,又穿着棉衣浸了水,特别重。龚球生不顾一切,咬着牙硬把他拖上了岸。那人60多岁,叫徐建海。

1966年夏天,龚球生在邵阳北仓公社开留守干部会议(社教结束后,一个村留一个干部,叫留守干部)。休息的时候大家在有四五亩宽的塘里洗澡。突然,一个叫曾宣贵的新化县委组织部干部由于抽筋沉到了水里,龚球生几个猛子游过去,迅速游到曾宣贵身边,用肩膀使劲将他托了上来。

也是在北仓公社,一口水塘先年冬修时留了一个坑,两个人在岸上用手浇水相互泼着玩,突然,两个人都不小心掉到了水里,岸上的人都急得拍腿、急叫。此时龚球生距水坑有四五丈远,正打着赤脚,他不顾一切地冲过去,见水里有水泡冒上来,寻着水泡一个猛子扎下去,就把两个人托出了水面,在众人帮助人两人得救了。

1963年,一些干部在新化师范学习,傍晚时到资江河里洗澡,龚球生在河边一个厕所里解手时,听到一个当地菜农大呼“救命!”龚球生提着裤子出来,只见一个后生沉到水里去了,他赶快跑过去扎进河里,找了三个地方都没有找到人,因为水太混浊了,看不清。第三次沉到水里到处找时,才摸到那个人,将其拖上岸来,送到新化县人民医院,

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29岁,那一年龚球生也是29岁。虽然没救到人,但县里还是对他通报表扬。

1966年的一天,龚球生在茶溪公社搞社教,有一个人去公社信用社借钱,路过溪河时,发现河里浮着死鱼,便去捡,一不小心就掉到了河里。周边看到的人不习水性,没去施救,有人到公社来叫领导。龚球生马上赶到现场,人是没救了。龚球生跳到水里,将其遗体托上了岸。

1969年,龚球生主持茶溪公社的工作,福星大队的支书与会计闹矛盾,会计一气之下跳到水里。龚球生闻讯后马上去,但人已经不行了。龚球生不顾一切,将其遗体托了上来。

龚球生还多次无偿献血。

龚球生是O型血。

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天,新化县运输人民公社的一个职工因病住院,医院通知要献血,并向家人下了病危通知。公社前去献血的有30多人,但验完血后,只有三个人的血型相合。龚球生听说自己的血型相合,心想,我作为一个党员,一个职工应该带头为职工无偿献血。便打电话让另两个血型相合的人不要来了,自己挽起袖子,献了500毫升的血。

1966年,茶溪公社五星大队一个看山员发现一个单身汉在偷木柴,看山员冲上去要抢偷柴贼手中的斧头,偷柴贼不松手,看山员说:你不再松手,我就要报告生产队了!单身汉拿起一把柴刀就往看山员头上砍,顿时血流满地,看山员双手扶着头跑,等队员们上山时,看山员已倒在地上。龚球生赶快安排人将看山员送到锡矿山职工医院抢救,自己带头输了一瓶血,挽救了陷于垂危的看山员的生命。

退休之后,龚球生自己置了一只小船,平时用于过河买菜、买米,过河办事。有时帮助别人过河。有时还用于见义勇为。到2018年我采访他时,他已退休23年,还先后在资江河里打捞浮尸十起,

送去土葬和火化各五起。

镇上其他人对龚球生是个什么看法呢？

白溪镇原文化站站长龚高翔带我来到白溪镇闹市区的一栋楼房，上到六楼，便停下来敲门。门框两边贴着对联，楼梯间和门口都十分干净。敲门进去，见屋内灯火辉煌，地面洁净，主人忙给我们拿拖鞋。顿时，我这个地级市市区来的人，回到了当年乡里伢子进城里领导家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是一闪而逝，但还是从心头划过。

原来，主人两口子正在玩纸牌，他们单独住着这么一套好的房子，男主人叫张先球，已经年满81岁，神清气爽，口齿清楚，很多六十多岁的人都没有这么好的精气神。我心里暗暗赞叹，心想这两人一定是养尊处优的吧。

分宾主坐下后，女主人给我们倒茶，我们便开始进入正题。

问：张老驾过毛板船吗？

答：没有。

问：您见过毛板船吗？

答：当然见过。

于是，张先球给我介绍了他见过的毛板船和资江水系的一些情况，最后谈到了他自己的身世和对龚球生的看法。

张先球，1937年2月出生，6岁丧父，9岁做崽，最初在木子湾烧灰，担灰坨贡，九角五份钱一天，吃钵子饭。先挑石灰石装窑，石灰烧好后再挖灰，卸灰，身上的毫毛全部被烧光，脚板上有眼。用志木树烧油填脚眼，夜保夜。

真没想到这个年近九旬、如此优雅的老翁竟然吃过如此多的苦。

1952年，张先球架着千驾船从冷水江沙塘湾运石灰和煤。当时有个说法，叫头顶邵阳，身困鹅阳，尾把益阳。他把煤运到这“三阳”那里去。

2018年9月接受我采访时，张先球的身份是白溪镇老支部书记、禁毒协会会长、老科协会长。

这三个身份，足以见证他是一个在当地德高望重之人。

为了生活，张先球很小就在河边问那些船老板：你们人驾船吗？被收下来后，他开始学习摇摇橹，十个指头全是泡。第一次从新化摇到益阳，十天时间赚了八块光洋，第一次赚这么多钱，高兴得睡不着觉。走路回来是400多里，到东坪买桃子卖，桃子边卖边烂，赚了三个米钱。后来负责扯枋索。到长沙、常德等地装过货物。解放后偶然的学会学机械，后来当了干部。先后当过白溪镇（并乡镇前）党委副书记。

也是一个从苦中来的人啊。

说到龚球生，他有点不以为然。

我始感讶异。张球生这样一个苦难打不倒的，经常做好事的人，怎么一个老同志对他不以为然呢？

原来，龚球生去年送我们过河的那条小船，是龚球生自己的专用小船，过河买米买菜，过河办事，非常方便。但在白溪镇，有这种专用小船的不多。

可是，这条专用小船是白溪镇航运部门执法的对象。过河的渡船由镇里统一经营。

张先球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说：可龚球生去用那条船渡客人还赚钱！这怎么行？镇政府的人几次上门去执法龚球生态度非常强硬。面对这么一个老领导、老同志，镇里的人感到无计可施。于是转而求助张先球这个老领导。江湖事江湖了，老同志的事就由老同志了吧。

原来张先球不赞成龚球生，是由于龚球生与“政府”做对。

我却在心里想，让这位驾了一辈子船的老同志保留一条船又怎么样呢？妨碍了谁的事呢？为什么一个年近九旬的老同志，也不能理解他的同龄人？我实在感到奇怪。此时，我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龚球生要主动跟我讲他舍己救人的好事，讲他退休之后还救了那么多人的事。我想，这样的老同

志是了不起啊！他这条船赚一点过渡的钱，又怎样呢？一个八十多岁的退休干部，干点苦力活挣点小钱，不碍事啊。为什么镇政府要对他“执法”？不就是为了渡船垄断？

我真上无语。

但，张先球还是把龚球生说服了。我不得不服张老的本事。当然，真正让我服气的，还是龚球生内心深处的“党性”。

张先球当然是与龚球生老友交心。但一谈到他处置自家的小船，龚球生脸色很不好看。这条船，就是创几十年的“私家车”，河西现在是一片山村，河东是一座闹市，一切生活物质，连理个发都必须到河东去。一两天不到河东打一个转，肯定是不舒服的。龚球生也许这样想：我的船湾在自家的附近的湾湾里，与资江航运没半毛钱关系，丝毫都不碍交通，凭什么要我处置？我驾了一辈子的船，现在又住在河边，没有船习惯吗？我碍了谁的事？更何况，我驾着小船，冒着生命危险做了那么多的公益事情，救了那么多人，打捞那么多浮尸，给过往群众方便，有什么不可以？！你们搞的这轮渡，慢得要死，喊都喊不动，到了时间就下班，群众哪里方便？公私结合，解放生产力，我这个老家伙驾着小船，急他人之所急，犯了哪门子的王法？

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张先楚明显地感觉到，龚球生的青筋都要暴露出来了。

张先楚拿着茶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龚球生举起。龚球生开始并不理会，低起眉毛，一股很大的气。

“老兄，我们都八十多岁的人了，几十年的兄弟……”

龚球生才轻轻地抿了一口。

良久，张先楚才说：“老兄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几十年的老党员啊……”

只这一句，龚球生强烈的敌意，便瞬间瓦解。

最后两人商量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卖了，二

是解了当柴烧，就像当年汉口解毛板船一样。

从张先楚家里出来，龚球生放眼一望，觉得镇上的街景熟悉又陌生，好像自己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似的。他忍不住使劲地多看几眼，好像要把这些街景，街上的米店、豆腐店、理发店、杂货店、饭馆，通通装到眼睛里带到河那边去。他走着走着，走得似乎有点儿踉跄，似乎要跟这一切做最后的告别似的。这时一辆摩托车轰着油门冒着大烟飚地过来，到他身边聚然停下，那小伙子差点脱口而骂：“找死啊！”抬头遇到龚球生鹰隼一样犀利的目光，小伙子才腆着脸笑了笑：“球生爷，是您老啊！”龚球生露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意，悄悄地侧身而过去了。那小伙子回过头，看着龚球生无声的背影发愣了好一阵子，才重新发动油门往前飚去。

来到河边他小船的“专用码头”，龚球生合起双手，向四面八方作了个揖才登上小船，拿起撑篙，一篙撑去十来米，黑白发亮的铁质篙头顿时提起一溜水滴，就像挥泪洒江河般悲壮。龚球生这才坐下来，拿起一匹桨，使劲地划着、划着，桨叶起落处掀起白哗哗的浪花，冬天的江风一阵阵扑到他的身上，他生起一种英雄赴死的悲壮之美。小船很快就抵达了它熟悉的彼岸，到了那个避风避浪的“专用码头”。一跳下船，他就跑回家里拿来一只老木桶，一桶一桶的往船上倒水，很快，船上就装满了水，沉下去跟水平面差不多了，他又跑到周边搬来石头、废砖，一块一块地往船身上掷去，沉到水里的小船就像一只迷罔的眼睛，茫然地看着他的主人怪异的举动……终于，小船不堪砖石的重负，“豁——”的一声沉到了水底，水面上卷起一个巨大的漩涡，就像小船对他的主人发出冤屈的悲鸣……

龚球生瘫坐在河边的湿地上，双眼噙满泪水，浑身也湿透了……

这一天是2018年9月22日。

乱世蓝田迎解放 | ● 黄强明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当时我还只有五岁多,但那几天的情景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呈现着。

当时的蓝田,梁汉凡的自卫队已开赴安化,起义投降。解放军尚未进驻,龙山的土匪便企图霸占蓝田。

1949年11月1日下午二点的样子,我正和几个小伙伴在柳家湾旁的正山岭上(也就是现在的“涟水名珠”,老“涟源铁厂”旁边的山上)玩耍,突然看到洪水岭那边山上飞出一道非常非常可怕的火光,划破天空。紧接着一声巨响,在新桥附近又发出一道火光。我们几个小伙伴联想到前不久在蓝溪桥遇到的那一幕,吓得不要命地往家里跑。

所谓蓝溪桥遇到的那一幕,说来就是一个故事。那是前不久,我们在蓝溪桥玩耍,听到飞机的叫声,因为在战争年代,飞机飞来飞去已是常事,谁也没在意。谁知它飞到头顶上,突然“轰隆”一声,像是丢下了一颗炸弹。蓝田人本来就被前几年丢下的一颗炸弹吓怕了,听到这“轰隆”声,一下全都伏倒在地上。我们几个小伙伴见到这情景,也很自然地蹲了下来。

我侧眼一看,见从天空中飘下来的是无数红红绿绿的纸片。我无意中喊了一声:“啊,好好看!”,大人们在我的呼声中也侧眼观看。有人便说:“哦,没丢炸弹,是丢传单。”这样大家才惶恐地站起来。

话归正题,当时的两道火光,吓得我们几个小伙伴都不敢从正路上走,而是从土坑上直接往下跳,也可以说是连滚带爬地跑回家的。

这道火光,是尹立言匪军在张家冲山上向蓝田城区发射的一枚迫击炮弹,落在蓝田玉茶号,炸死做磨芋豆腐的谭孝雷父子二人。可怜的无辜者遭遇惨死。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一切似乎很平静。我到刘家祠堂(现文化馆)门口玩,看到大门口,稀稀落落的有十几个人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手里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些什么?当时我还不认识。

这天下午,我居住的正山岭下的邻居梁崇连家的堂屋便住进了八九个当兵的。邻近的各家各户也挤满了当兵的。但是,街上的住户家里好像驻兵不多。我家里也驻了兵,父亲说为了让当兵的居住方便,或许是怕他们打坏了家里的木织布机,便把木织布机拆开放到小房里去了。

也就是这一天,尹立言等匪首在保镖的护卫下从墨溪口进入蓝田,蓝田镇应变委员会少数人举着“欢迎劳苦功高的尹军长”的横幅标语迎接。当时土匪以新八军名义张贴安民布告,叫嚣强化治安,保护百姓生命财产。还以当时伪安化县长王意志的名义,抛出了一个新的傀儡政权——蓝田镇公所,贴出了委任梁维新当镇长的布告。

可怜蓝田小镇,刚走了虎豹,又来了豺狼。尹

立言匪帮在国民党政权溃败之际建立的伪政权，肯定也存活不了几天。

第四天上午，也就是11月4日上午，我父亲从街上回来后轻轻地对我们说：“不要去接近这些当兵的，据说他们在打枪，抓人勒索钱财。”

我父亲的这些话是指11月3日晚上，一班匪兵到墨溪口抓梁经义，因梁经义没有在家里，就把他的弟弟梁经集抓走了。他们的母亲托人哀求，花六块银元在南阳旅社办一桌酒席，还送了银洋20元才算结；另一股匪兵在连长周里青带领下，闯入正街上的逢吉福商店进行抢劫。

11月4日早晨，街上到处议论，说：昨天晚上，黄天佑部队在逢吉福打枪。闹得满城风雨。黄天佑知情后，假装正经，企图借此机会树立淫威，决定枪毙周里青（周里青是涟源县茅塘乡大方塘芭蕉人。旧社会是偷牛贼，被邵阳茅塘乡公所关押过）但是，当天下午，匪团政训处主任蔡笑非率一个连包围华兴面粉厂，将经理梁国华押到火车站许建白屋，要梁国华交枪。

梁国华说：“我一生冒摸过枪，哪里有枪交？”蔡笑非就说：“没有枪就交二千元作抵押。”梁国华回答说：“一是没有枪，二是一时无法凑这多现洋。”于是梁国华就被关押着。

第五天，也就是11月5日（农历九月十五）的早晨，居住在梁崇连家的兵士正在吃早餐。用一个锅子装了一锅猪肉。我站在门外望着他们狼吞虎咽，吞着口水，但不敢作声。这时突然听到铁桥那边传来几声清晰的枪声，紧接着在瓦亭子方向的上空飞起三颗彩色的信号弹。

铁桥那边传来的枪声，是黄天佑带着警卫排，在墨溪口铁桥东端北侧枪决周里青发出的。后来在天空中飞起的三颗彩色信号弹，则是从邵阳军分区调来的解放军158师474团参谋长张智魁等听到枪声，认为匪军发觉我军的行动，其他两个兄弟团尚未完成包围蓝田境内土匪阵地时，提前发

出的三颗信号弹。

居住在我家的一个比较年老的兵，出门看了一下，马上转身进屋，说了一声“来了，快跑！”，便用手从锅里抓了一把肉塞进口中，背起背包，提着枪弓身跳下屋前的土坑，沿着土坑向尖山岭方向逃跑。其他几个当兵的也放下手中的饭碗，背起背包，提着枪随后跟着逃跑了。

年小的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看着他们弓腰提枪逃跑的样子很好奇，便站在门外观看。一会儿就到处就没有了人。

我正在努力搜索寻找。突然，我的耳朵被人牵住了，有人将我拉到门边，塞进门内，温和而严厉地说：“小家伙，别乱跑，就要打枪了！”然后迅速地合上了大门。

我还未回过神来，便听到自家屋后响起机枪声，紧接着是迫击炮的响声。这时，我父亲将一床棉被丢进水缸，浸满水后拉出来盖在桌子上，叫我们兄弟和我母亲都躲在桌子底下。

连续响了六七声炮声后，我父亲探头从窗口看了看，便对我们说，没有事了，在我们这边打的是解放军。大约不到二十分钟，枪炮声都停止了。不一会，人声也听不到了。

我打开后门一看，屋后的那块菜土被踩平了几个小块，那踩平的小块中躺着几个长长的帆布圆筒，我捡起来一看，这帆布筒上还有两个铜圈。我捡到了三个，共六个铜圈。这六个铜圈，后来我卖了三万块钱（旧币，等于现在的三元）人民币。

这场围剿战役前后不过两小时，俘敌300多人、缴获长短枪280多枝。尹立言企图长期统治蓝田的黄梁美梦，化为泡影；强加在蓝田人民头上的最后一个反动政权——蓝田镇公所，彻底垮台。

蓝田山城从此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谱写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篇章。

琅塘老街抹不去的乡愁 | ● 照 云

第一次走进琅塘,是那会生产队赶集买晒簞,每个劳动力担四床,生产队一天补助一升米,记一个全劳动力工分(合值1毛3分钱)。来回三十里路,天光笑着出门,摸黑跛着脚进屋,倒头睡到第二天日头三竿子高都不想翻身。

这是七十年代留在我脑海里最深且难以忘怀的记忆。

琅塘老街那会儿集市热闹,坐落在琅塘码头上的琅塘大饭店,满堂宾客,赶集时四乡八邻的人们来到这里,都会抠出口袋里那为数不多的几角钱,喜笑颜开的在这吃上一碗红汤面。相互间,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就凭着那一口乡音,相互嬉笑着,聊今年的雨水、秋上的收成;聊双抢时火辣辣的太阳;掺杂着谁家女子找了城里吃商品粮的煤矿工人,定亲男方给了厚厚的彩礼钱;谁家的老人走了,上山那个闹热,晚辈们的孝心。大饭店里并不会有谁点上七碟八碗,几张方桌,围坐在一起赶集的人们,手里捧着就是那一碗久违了的火辣辣的红汤牛肉面。就着热浪,唏嘘着、大口吞咽着,最后,就连那飘着红红辣油的汤都舍不得丢弃。放下碗后,人们都是甩一把那满额头上汗珠,起身满足地又混入了街上熙熙攘攘的集市。

也许我和这琅塘老街有缘,在这一地域,人们都流传着这样一句不成文的传诵:琅塘街上出美女。那一年,我也来相亲了。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从县城大码头坐那每天朝往反的班船,往琅塘赶,又恰遇赶集的日子,一路上船头浪花飞溅,我立船头把两岸的景色尽吸入眼底。

恰逢初春时节,资江两岸山清水秀,郁郁葱葱,水田里长满了紫云英,远远望去,恰似绿洲。河滩上大片的油菜正值花期,不时地有几头牛

儿和着老农的一声声吆喝从花海中慢慢悠悠地穿过。江面上,不时地有摇着双桨的小船轻飘飘地划过,载满了一船赶集的人们,船上的人戴着斗笠,握着扁担,穿着清一色的灰蓝,笑声却从他们的嘴里飘得很远很远……

再一次爬上古老的琅塘码头,老街集市上摆满了交易的土特产,用箩装着的谷糠、熏得金黄的仔猪肉、时令蔬菜、农家密方腌制的坛子菜、竹制的家用器具——畚箕、簸箕、筛子、竹刷子,屋檐下竖着一排排待售的犁弯,更具有特色的就是干了的丝瓜瓢、捆成一捆一捆的,与装酒的葫芦挂在一起,老农吆喝着:“酒葫芦!酒葫芦!冬天保温、夏天不酸酒。”那吆喝声,合着铁匠铺里叮叮铛铛的敲打声忽高忽低,混杂在这嘈杂的集市上,别有一番声韵。

也许是由于天热,也许是今天去相亲,要给妹子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我走进了琅塘老街大酒店边上唯一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师傅是一个中年汉子。圆圆的脸上挂着两道扫帚眉,见走进一个身着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挂着两面红旗的后生进来,热情的打着招呼:“同志,你有事吗?”“噢!请帮我理个发。”他手不停、娴熟的给坐在凳子上的顾客刮着光头,只见他三两下过后就拍了拍顾客的肩,“去那边洗洗。”从椅子上起来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他用手从前额向后抹了一把、转了一圈,笑着丢下一句:“不用洗,光头没啥洗的。”反手从他那肥大的免裆裤兜里掏出一个五分钱的钢镚儿,递到师傅手上,笑呵呵的道了句:“吵发了呀!”便走出了门。

师傅热情的把我让到椅子上,用脚使劲地在椅子后面“咯吱咯吱”地蹬了两脚,喃喃道:“你太高了,怕有五尺几吧?”我只是笑着“嗯嗯”道:“有的,有的。”师傅又好奇地问:“听口音,你不是琅塘的吧?”“噢!是的,是的。来这里走亲戚。”“哪个屋里?”“粮栈后边那家姓陈的。”

没等我回答,理发店门外却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你看,他在这剃头呢,我们两个就只知道傻乎乎的在码头上等。”我透过镜子看到是我要找的人和她伙伴找过来了。她留着一头油黑发亮、结着两根粗粗的、齐腿弯地辫子,身着一件粉红色,短袖娃娃装,套着一条时兴的百褶裙,蹬着一双时尚的黑色中跟皮凉鞋,她的身影,把镜子里画面打破了,手里拿着一毛钱,喊着:“倅伯师傅,给,这是他理发的钱,放到桌上了,您收好。”师傅也客气道:“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你放那吧!”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笑呵呵的说了一句:“来,这边洗洗。”女孩儿却说:“回屋里洗去吧。后面那么多人等着理发,屋里人都等着他吃饭呢。”

时隔经年,我再一次走入琅塘老街,一群人簇拥着去看码头,我惊奇的发现,虽然这里没有了昔日的熙熙攘攘,过去的几许老屋都已经破败不堪了,古老的镇政府,昔日喧嚣的琅塘大饭店,在街市上摆了一路的屠桌,都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但理发店里我坐过的那把老椅子还在那里,当我再一次走进它时,却透着亲切,我仿佛还听到了镇政府里面那川流不息的人们,仿佛在大饭店的厅堂里,还能闻到昔日那红汤面的浓香。隔着时空,我还能清楚的看到,粮店门外那赶早排起长龙、领返销粮的队伍,那一排排的箩筐、一根根扁担,闻得到蹲在箩筐边上老汉嘴里吐出的旱烟味。

顺着梭子街走下去,我却发现琅塘老街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那一排排仿古的徽派建筑,沿着资江岸边新修的风光带长廊,从保护区湿地腾空而起的鸥鹭,我感知到新农村振新战略的春风已在这里悄然兴起,水塘边、农家乐旁,停满了挂着省城牌照的车辆,垂钓的人们悠闲地、和着游人的身影构成了一幅最美城镇的画卷。

吃完饭后,抽个空,独自一人漫步来到河边,叼上一根烟,望着雨后的夕霞映照着琅塘老街,久久不愿离去。

游车田江水库 | ● 段汉中

几十年前,我就知道在我们附近有个叫车田江的水库,但一直没有机会一睹她的芳容。

今年初夏时节,几个友好家庭决定结伴自驾游车田江。从娄底出发去车田江,有多条线路可供选择。我们选择的是从涟源三甲下高速后,经冷水江铎山、渣渡,过新化滴水,最后到达新化温塘镇车田村。一路走来,偶尔有点坑坑洼洼,但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情。不到三个小时,就到达了水库堤坝上。

大小水库我还是见过一些的,比如三峡水库,我曾经从重庆顺流而下直达武汉;比如位于湘乡、娄底交界处的水府庙水库,我也多次游览;还有涟源的白马水库,因为“白马”二字,也深深吸引过我的目光。但是,车田江水库给我的震撼最大!这种震撼,来自最初的估计不足。在我的潜意识里,三峡大坝的雄伟,不看也能想象得到的。车田江水库又能大到哪里去呢?没想到,我们刚刚驶近堤坝,就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高达七十米的堤坝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映入眼帘,让你想躲都躲不掉,尤为震撼人心的是书写于堤坝护坡上端的“车田江水库”五个白色大字,标准的行楷,遒劲又不失灵动,恰与雄伟的堤坝融为一体。

因为有朋友做了精心安排,我们停好车就直接上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竹筏。筏子从停靠点开出,水面慢慢开阔起来,而随着筏子速度的加快,原本只在旁边欢笑的湖水跳了上来,亲吻着我们的鞋子、我们的裤腿。阵阵微风吹来,刚才还很浓烈的闷热顿时消失殆尽,同行的朋友们直呼舒服、痛快!

筏子渐行渐远,应该开了十来分钟吧,我们来到了风光旖旎的页岩景区。那高达几十米的岩壁,一层一层地重叠着,就像丹青高手中层次分明的山水画。这样的景观大约有几里路远,我们真是有点应接不暇了,刚刚还沉醉在前面这片岩层中,忽然一片更大的岩层又展现到了面前。而对于碧绿碧绿的湖水,大家似乎忽略了。其实,让游客更惊心动魄的应该是这一湖水。我们只要想想水库的堤坝,就知道水库有多深。坐着简易的筏子,望着深不见

底的湖水,尽管穿了救生衣,但谁也不敢乱动。这就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助吗?

据驾驶筏子的老板介绍,车田江水库光是冲就有48条。这样,冲和冲之间就形成了一些岛屿。远远望去,这些岛屿三面环水。岛上有不少民居,民居和水库之间是层层梯田,梯田里种满了包谷。正是包谷苗疯长的季节,绿油油的包谷苗与碧绿的湖水相映成趣。三两个在地里劳作的农人,似乎是神奇的画笔,把整个水库点化得更加生动了。

游览了半个小时,也就是看了三两条冲吧,筏子将我们送到了岛上的一家宾馆。住下后,朋友们各就各位,搞起了“经济活动”。我却开了小差。我想更多地去认识水库、亲近水库。于是,我站在水库的堤岸边用手机上了百度,输入了“车田江水库”这个关键词。一查,直让我欢呼雀跃起来。我没想到,车田江水库会与我联系如此紧密!且让我把查到的内容先复制过来:“……大坝控制集雨面积85平方公里,总库容1.275亿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10.53万亩……工程于1972年11月动工兴建,1977年10月枢纽工程竣工,1978年开始蓄水运行。坝顶高程496.75米,最大坝高68.85米。车田江水系发源于冷水江市锡矿山办事处高峰村盖头山,18条小河在这里汇聚……”

依稀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家一些家庭成分好的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响应政府的号召,挑着被褥、担着锄头箢箕,远去他乡修水库、修铁路,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原来,他们就是修车田江水库呀。那么,高高的堤坝上、深深的库底一定留有他们的足印了,他们的汗水也应该早已化成了清澈的湖水吧。想到这,我觉得车田江水库越发可亲了。

更让我不敢相信的是车田江水系发源于冷水江市锡矿山办事处高峰村盖头山。高峰村是哪里呀,盖头山又是哪里呀,那是我日思夜想的岳家!那里有我勤劳的岳父岳母、贤良的妻子以及众多

亲人。近三十年来,每年的重大节日,我都要驱车百多公里去那里看望我的亲人,每次都去爬屋后面的盖头山。早些年,还要去盖头山上的田间地头劳作,或抢插水稻,或收割红薯、凉薯、玉米,或什么都不收割,只跟在岳父的后面将土地翻一遍。我的汗水虽然没有洒满盖头山,但也深深融进了那片土地。我们站在高高的盖头山顶,放眼望去,能够清晰地看到一大片水域。亲人们说,那就是车田江水库。谁能想到,水库的水就来自盖头山哩。想想也是啊,车田江海拔不足五百米,盖头山海拔一千多米。车田江的水不来自盖头山,又能来自哪里呢?这样一想,我分明觉得我洒在盖头山上的汗水,早已左冲右突流进了车田江水库。那么,这水库于我而言,还是一般的水库吗?还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吗?

这样的发现让我彻夜难眠。也许是想给我营造更加浓厚的思想氛围,先天还炎热难耐的天空,半夜里竟淅淅沥沥下起雨来,而且早上六七点了还没有停的迹象。我索性起了床,在小雨中走出了宾馆。此时的湖水似乎比昨天更碧绿了,小雨打在水面,溅起一个又一个水花。遥望远处,似动非动的薄雾笼罩着青山,那是比页岩风光毫不逊色的库区一景了。我忽然想到,到水库游览,是应该在雨天,雨大点、风大点最好,那才契合了水乳交融的情境。于是,我当即雇了一只竹筏,在雨中驶向了水库的中央。那种感受,不是一个爽字形容得了的。

或许,按优质景区的标准来衡量,车田江水库还相差甚远。当地政府似乎还没有把她作为优质景区来打造,沿途没有明确的指示牌,水库没有几个故事化的景点,周边没有几家像样的宾馆、农家乐,没有卖纪念品的,想买点有关水库的图书资料更是无处可寻。但是,谁又能否定她在我心中的美好呢?原本,任何景色都是因人而异的,一千种心情能够幻化出一千种风景,一千个游客眼里有一千个车田江,我且把心中那份美好珍藏得了。

编者按:2019年10月25日,娄底市文联组织二十余位作家、书画家、摄影家,登上海拔八百多米的牛山园,开展了“续写梨园新传”“深入基层、扎根人民”文艺创作采风活动,活动中小雨不绝,云雾缥缈,使园林里充满了迷幻色彩,更加刺激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他们豪情展怀、状物绘景、借景抒怀,创作出了一批为时代而歌、为时代画像的优秀作品。故录其优秀作品辟此专栏,以飨读者。

金色牛山园 | ● 小牛

或许真是有缘,又是一个带“牛”字的乡村采风点!

上次去了双峰一个叫“石牛”的乡下采风,就兴致勃勃,还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牛缘》,不仅因为那地名与我共了一个“牛”字,更因为那地方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经济,让代表农耕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牛”,在工业文明日益挤压农耕文明的当下绽放出一种夺目异彩。

就想,这个叫“牛山园”的涟源乡村,想必也有一种独特的“牛性”魅力?

先了解牛名的由来。采风活动的领队——市文联杂志《时代文艺》执行主编廖吉林向我们介绍,涟源与安化接壤处,有一座貌似巨型牛栏屋的山头,叫牛栏山;而牛栏山的不远处,又有两座生动的山头,一座形似大牛,一座形似赶牛的农夫,这就使得环绕牛栏山和农夫赶牛山头的涟源古塘乡,被覆盖了一种浓郁的“牛山文化”。

我得惭愧,虽然自己名字中有“牛”,却对古塘的牛山文化缺乏了解,只听说当地诗词风盛,是正式领衔的

“全国诗词之乡”，此外牛山文化还有哪些内涵，就一概不知了。

而我们此行时间有限，去诗词之乡品咂诗情词韵显然不太可能，古塘乡政府工作人员要带领我们去的“牛山园”，便成了我们的兴致焦点。

山道弯弯，车行缓缓，又正逢雨天，中巴车司机将车开得格外小心。车内却一片笑语，二十余名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摄影家，都是满身艺术细胞的人，将山道的九曲八弯与林中的雨雾蒙蒙全拽入心中那一片艺术意境里，兴致自然是格外的高。

但雨竟越下越大了，车到牛山园的吴老板家门前时，已是漫天雨帘。二十几人只好全聚集在吴老板家宽敞的餐厅兼客厅里，听吴老板介绍牛山园概况。

这位吴老板，大约五十来岁，面容憨厚，身板敦实。他说自己不算什么老板，就是一地地道道的农民。要说他这农民与传统概念还有什么差异，那就称作“果农”好了，反正“农”字是去不掉的。

我们就笑，就点头，就感叹。“果农”也属“农”，却是有着浓郁的商品经济色彩了。何况这位吴姓果农的商品经济思维堪称敏锐，在上级支持下勇劈农业发展新路，经多年“荒山变金山”的奋斗，硬是将两千亩果林的牛山园打出了以“金秋梨”为主的特色品牌，如今已是年产六十万斤硕梨，获毛利五百万元的效益；而他还不满足，新近又通过土地流转政策，拓展了两千亩果地，要捋起袖子大干一番呢。

我望着这位实属农村新老板的“吴果农”，那憨厚的脸盘上，双目如炯，嘴边两条法令纹如同刀刻，布满脸庞的古铜色里分明透出一股坚韧的牛劲。心中便有深慨，中国农民素以勤劳坚毅而著称。曾几何时，他们中的佼佼者们在改革开放新政下

又有突出的智慧显露，闯市场，蹈商海，将勤劳坚毅也发挥到极致，拓出一条条致富路，也绘出一幅幅乡村新貌的美图。

一盘盘削皮切块的梨也端上来了，我们品尝这品牌响亮的金秋梨，赞不绝口。果然是名不虚传呵，个大皮薄的梨，吃起来格外的肉嫩、汁丰、味甜。怪不得好多外省人都要开着车不辞道远慕名而来买梨，这海拔近八百米的梨园，正是因了悬殊的昼夜温差和无污染的种植生长环境，让梨子拥有了独特的优秀品质呢。

听了梨园介绍，品了梨园美味，艺术家们的怀中激情更是如同火进了。画家和书法家们纷纷在餐厅的大桌上铺纸挥笔，作画写字；几位摄影家则举着伞和相机钻进风雨中，要摄取几张云浮梨园的美景。而我们几个写文作诗的，则挑了风瘦雨细时，赶紧去山头上观望实景。

山包如浪，雨雾似海，连片起伏的梨园便在这空濛的仙境里漂浮。虽是采果盛景已过，但我眼前仍然晃动涂满山头的金色和买梨人蜂拥梨园的热闹，扑鼻而来的也是浓郁醉人的梨香，耳边竟响起古人诗句：“铁牛耕地种金钱”……心中亦有满满金色映照了。古人原诗的悬奥且不去考究，这诗句与牛山园是何等贴切。登高牛山园，我们不正看到，一头浑身劲鼓鼓的拓荒牛，迎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辛勤耕耘在新型农业经济的宽广土地上，要拓出金灿灿的明天来！

回到吴老板家时雨线又粗了。大家却要冒雨合影，都说市文联组织的这次采风活动太好，即便天不作美也收获不小，一定得留个纪念呢。

也的确，文艺的根在人民，文艺的营养是生活。文艺工作者只有走进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催长艺术的活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呵！

牛山园之行，应该给予我们以创作的牛劲。

诗咏牛山

雾 | ● 廖志理

大雾一路裹着我
踉跄 上山
甚好
我不再去看半生的沧桑

秋风
吹熄一朵探问的菊花
转身 还好
仍有一捧灰烬未凉

烟雨古塘 | ● 梦天岚

一
牛山的梨园让这个十月轻松下来，
逾千棵梨树集体在山顶等一场烟雨，
等一群从烟雨中走过来的外乡人。

他们想看看古塘的真容，烟雨不让，
烟雨是一个脾气有点乖戾的老姑娘。

他们只好打着伞，沿着山道往更高处走。

一只被缚的鸽子已放弃挣扎，
有人看到它睁开的眼睛里还有绝望。
他们把鸽子从网上解下，放飞，
鸽子振翅冲向苍茫。在某个瞬间，
古塘似被撕开一角，又很快合上。

二
那烟雨如此警惕，因为爱和不爱，
把古塘紧紧包裹，连同以往的落日和群山，

铅一样沉。只让灰色四周游荡。

他们，像一群失去家园的人，
试图用手中的笔，勾出藤蔓一样的小径，
让那些不属于这里的花朵，越季开放。
有人甚至在心里默念，因某个词过于锋利，

会有难以愈合的新伤，来不及包扎。

他们不得不再一次放下自己，
喝梨膏水，吃炖牛肉，以为味蕾能代替眼睛。
最终，他们不得不在夜幕中逃离，
仿佛要用漆黑，将所有的灰色抹去。

古塘行 | ● 易志斌

一
轻车九曲追云道，
老步三趟越古塘；
莫问霜风催岁月，
狼吞浅品脆梨香。

二
诗韵古塘飞宿雨；
牛山晓雾锁金秋。
岚头风过青春面，
锦墨含羞任指流。

古塘梨园（三首） | ● 陈遗志

一 情 思

有很多甜蜜的事业
譬如古塘的梨园。十几年前
还是荒山野岭。一对
年轻的夫妇，早出晚归
跟锄头为伴，与天地斗争
有时烈日下的一丛杂草
会累坏他们，耗去一季光阴

头顶的太阳，知道他们的付出

脚底的蚂蚁，懂得他们的坚守
更多的时候，他们挥洒汗水
风餐露宿。偶尔一两段山歌
眉目传情。八百米高的爱情啊
是一层层开垦的处女地
绽开一棵棵朝拜的生命

我说这 2000 亩石头山，又黄又硬
如今穿上了嫁衣，长出了果实
又香又甜。待到来年

梨花带雨,请携上心爱的姑娘
定格笑靥和春天。愿连理喜结
白头偕老,幸运相随

二 物 语

喜欢这偏僻的村子
喜欢外婆家一样起伏的山峦
热烘烘的牛粪
几只搭肩的小鸟来回的歌唱
喜欢这不知名的花朵
梨园根植的梦想,美食的芳香
喜欢这一群早起的山羊
铃铛里摇曳的夜露和干草
喜欢迷失的蚂蚁找寻过的小路
与现实里浮华、冷漠的城
相隔甚远

多美啊,当秋天梨树卸下重担
星空下,两片叶子的爱情得以重生

三 冬 雪

梨树开花结果
一年到头,白一次黄一次
释放体内的银子
收获十月的黄金

如果冬天来到山巅
请不要吝啬赞美
光秃秃的枝桠
蕴藏无限奇迹
只要你点头微笑
跳跃的小鸟会报之以歌
相看不厌

北风起,大雪寒
那明明是梨花姑娘的化身
让冰冷的事物
在黑暗里,再次明亮起来



小小说里的大诗意 | ● 梅 婷

诗意,是所有优秀艺术的共同特征。凡是好的艺术作品,其本质都是诗:好的音乐,是声音的诗;好的舞蹈,是动作的诗;好的绘画,是色彩和线条的诗……而凡是好的文学作品,无论小说、散文、戏剧等,其本质也都是诗,或者说,都是充满诗意的。这次,读完莫美的小小说集——《印象》,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加鲜明。我相信,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莫美在创作每一篇小小说的时候,一定是作为一首诗在写的;否则,是难以如此诗意盎然的。

这种诗意,最直接的感觉是来自他的语言。莫美小小说的语言,以质朴简洁、真实生动、自然流畅见长,不雕饰、不做作、不隐晦,娓娓道来,在舒缓散淡的叙述中,使作品体现出一种诗化的特色,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意境,展现出一种自然天成之美。如《牛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中的“夕阳西沉,红霞满天”、“山脚下,小河旁,水田里,一头牛,一个人,似乎未动,其实在动”、“压耙带泥”、“抽了老黄牛一鞭”等语句反复出现,如同诗歌中的“一叹三唱”之韵。有的本身就是一首

诗,如《温海垂钓》中对温海迷人景色的描写:“湖周青山环绕,森林茂密,空气清新,一尘不染。湖水自然澄澈,颜色多变,春湛蓝,夏碧绿,秋斑驳,冬苍翠……”就是一首山水诗。

这种诗意,骨子里来自于作者对历史、社会、生活的深刻思考。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谭谈说:“莫美先生不以人云亦云、芸芸众生眼中的‘美’为审美标准,这种‘莫美’的文学价值追求,值得称道。”像经典名篇《牛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就饱含着作者对“三农”问题、人的自我认识和觉醒等主题的现实追问和哲学思量,不但深刻,而且显示出“多义多解的长篇气象”。像《温海垂钓》、《赵老请客》等,在看似散淡的叙述中,寄寓对政治、社会、人生等的深度思考和表达。这比那种注重情节起伏曲折的写法更见功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莫美还善于在小小说中巧妙运用象征这种极易产生诗意的手法。如《路》、《汉子》等,完全可以当做充满象征意味和哲理思考的散文诗来读。

这种诗意,得益于对人物的生动塑造。一些小小说作者,受小小说文体限制,往往注重于故事的出奇出新,叙述的千回百转,而忽略对人物的塑造。莫美的一些小小说,如《提案》、《肝炎专用杯》等,也极尽“曲径通幽,移步换景”之法,讲究“方寸之内,气象万千”之局,追求“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之效,情节紧凑多变,引人入胜。但他又更注重人物的塑造,如表现被扭曲、被损害的人性的《摄影大师张国光》等篇章,以高超的速写技法塑造人物,寥寥几笔,即勾勒出性格鲜明的形象,展示人物命运,表达重大命题。《爷爷的芭蕉苑》的结尾写

“我”为解决工作问题,要去找一生都靠弄虚作假而平步青云的邻居——四喜时,“爷爷听见了,拄着拐杖,来到我们身边,铁青着脸,用拐杖敲着我坐的凳脚说:‘谁要去找四喜,就敲断谁的脚杆子!’”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句话语,就让一个本真为人、疾恶如仇、痛恨弄虚作假的老人形象跃然纸上。

这种诗意,还和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融合在一起。莫美所在的湖南省涟源市一带,是湖湘文化和梅山文化的交融之地,保留了大量奇异习俗,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些自然就会成为作品的典型环境之一,也是作品中最富诗意的内容之一。最典型的一处就是《外婆家的杨梅树》中给杨梅树过年的习俗:

舅舅在杨梅树上猛剁一刀,问道:“你是什么树?”

外公就说:“我是杨梅树!”

舅舅把酒倒到刀口处,问:“酒好吃不?”

外公就说:“好吃。”

舅舅把菜倒到刀口,问:“菜好吃不?”

外公就说:“好吃。”

……

这里仿佛是一首对话体民歌,让人忍俊不禁,诗趣横生。还有龙山药王庙的孙道长替药王开药方的习俗等等,更带有几分诡秘和奇异。

莫美以其诗意书写,创作出一大批充满诗意的、艺术精度和思想深度兼具的作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梅园诗话道精神

——序康伦梅诗集《梅园诗话》

● 刺 客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人都已经在我的记忆里烟消云散。今年5月，当高中同学李卫国“千方百计”找到我后，我在我的高中同学群里确实只找到了10来个同学的印象。新化十一中是我就读的第二所高中学校，我只呆了一年就辍学了。但有一个身影，却是非常清晰的存在于我记忆深处，他就是我就读新化十一中时的班主任老师康伦梅。

同学们都叫他“梅老师”。那时，他就年近花甲，两鬓已有缕缕华发。梅老师眼睛不大，却很有神；脸庞不大，却总带着父亲般慈祥的笑容。梅老师教我们语文，他的文学功底很深，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他也常常利用课余的间隙时间，教我们唱京剧，给我们讲授他新创作的诗词。在我的印象中，梅老师的诗词情感真挚、行笔细腻，均是其教育生涯的真实写照以及爱的物语的丰沛流露。

今年5月以来，我与李卫国、刘斌、李超球、元梅等同学，与现居娄底城区的梅老师接触了几次。再次谈及梅老师的诗词时，同学们都建议梅老师的诗词结集出版。而梅老师很谦虚，说自己写的只是一些“打油诗”，

因为老友의敦促与学生的“鼓励”，他将准备了差不多一年、亲手抄录的诗集呈现给了我。于是我们做了一些分工，由李卫国负责诗集的电子版输入，我负责诗集的前期编辑和出版联系，刘斌、李超球等负责诗集的后期事宜。我正好利用前期编辑的机会再读读梅老师的诗。

《梅园诗话》创作时间从上世纪 70 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跨越 40 多年，可以看出梅老师的创作热情一直未减。这 40 多年，梅老师从满头青丝到满头白发，从青年到老年，经历过复杂的社会变化和诗艺演进，经历了起起伏伏的人生旅程，但他一直没有停止艺术探索的步履，没有忘记用诗词来歌唱他丰富的人生体验。这部诗集包括“教育诗篇”、“玩诗弄影”、“孝和万事”三辑，仅从这些辑名，我们就可以大体知道这些作品的题材和主题。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梅老师的视野和诗路是非常宽广的，他关注的是和人生有关的广阔的世界。

梅老师年近八旬，这样的年纪还在坚持不断创作，不断感受和思考人生，是具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艺术信仰的。令人敬佩，也非常难得。细读起来，梅老师的格律诗词和当下流行的诗歌写法是具有很大差异的，他延续的主要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诗歌界流行的艺术方式。他的诗词追求单纯、朴素、明快、真诚的艺术风格。

关注生活，追求超越是梅老师诗词的基本向度。梅老师基层从教近 50 年，他对来自生活底层的人生感受非常真切。他的诗词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或者说都是来自对生活的感受与体验。比如诗集开篇的《蜡烛》：“山区执教四十春，心底一支烛照明。只因需要挺身立，流泪流血不留心。”这样的诗句浓缩的便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一个劳动者面对现实的无奈与光荣。当然，它不只是现实的叙述，更是精神的发现，他总是试图在现实体验中

获得对于人生的认识。在《红烛的血》中“倾心一泻瀑，溢剩便成雕。”便将一个普通教师全身心燃烧的光辉形象立了起来。这样的诗，也许不深刻，更不先锋，但记载了一个教师群体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取向。如果不深入其中，如果不用心感受，是难以获得这样细腻发现的。我一直认为，诗歌可以高蹈，但更主要的还是“接地气”。这不是说诗一定要抒写一些具体的生活场景或者人们都熟悉的生活事件，而是说它必须要有生活的积累，并由此发现人生的价值。诗不是生活的复写，诗是对现实的诗意提升与精神超越。

注重诗意的发现、表达朴素的情感是梅老师诗词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点恐怕是受到了白居易、苏轼、李商隐等前朝诗人的影响，他的诗词具有温和与尖锐的双重质地，他对现实与人生的发掘几乎达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这需要一双诗意的发现之眼。“一鸟呼朋鸣树尖，别枝应叫近啼边。故作飞禽旋半转，引得比翼又枝间。”（《鸟儿乐》），这样的诗，既体验到岁月的残酷，但也蕴含着明显的向往，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达观的心智和追寻。而“樱花节季临，接踵摩肩拥。树树火喷色，枝枝血染红。忆惨花溅泪，记案鸟啾音。回植赤县地，中日共和乎？”（《樱花季抒怀》）则是借助“樱花”的具象表达的另一种情怀，情绪一以贯之，气韵流畅，可以从中读出诗人内在的精气神。诗意的发现主要源自诗人的艺术天赋与人生积累，朴素的表达在很多时候和诗人的艺术自信有关——他们不需要以超越体验的语言来进行自我包装。

抒写人文情怀，张扬正能量是梅老师诗歌的情感取向。诗歌的取向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忧郁，也可以昂扬；可以自省，也可以批判……在具体的现实和人生之中，梅老师是清醒的，他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发现了生命的不易，“绿莽强生崖

缝间,相依风雨扎根坚。认命不离不弃过,纵无寸土亦欣然。”(《悬崖小草》),这样的发现是深刻而独到的,这就是人生的真实模样。但诗人并没有沉迷于艰辛与苦难之中,而是努力从中寻觅他认为具有价值的人生方向。这和我上面谈到的超越性有关,也和诗人的人文情怀有关。他对人生和现实充满关爱,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感悟和发现带给人们方向和力量。他青年时期有一首《笔》的诗就这样写道:

云梯直架指星空,墨砚纸书伴海行。

察尽所为评对错,一生浩气为人民。

世界很复杂,很丰富。人生也是如此。但“一生浩气”是梅老师作品一直寻找和表达的向上的精神力量。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探索创造一种他认可的人生境界。请读读梅老师退休后颐养天年时写的这首《雪地晨跑》:

坎坷一坦平,三友失葱茏。

童心踢碎浪,鹤发飘长风。

雏鹰觉翅冷,老骥意身轻。

忘年挑衅喊,谁敢雪中拼。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到诗人对于心灵世界的关注,读到诗人对于纷繁世界的超越,读到诗人对人生和现实的温暖关怀。这样的诗词是有底蕴和向度的诗词,它们来自诗人丰富而深厚的体验,但它并不受外在世界的摆布,而是用一种艺术的光芒去烛照人生之路,去清洗生命中可能存在的欲望、驳杂甚至黑暗,最终形成一种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取向。

请代诗评家叶燮在《原诗》中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澹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梅老师热爱他的工作,他把最美好的青春和理想都毫无保留地

寄托于他的教育事业,艰辛磨砺出刚毅,汗水升华为珍珠,他的诗词,是真实感情的流泻,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字里行间充满了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感情真挚,内容充实,决没有无病呻吟的娇柔;描写细腻,能抓住典型的细节,恰到好处地突显事物的特点;语言简练而具有合理的跳跃性;音节铿锵,基本上达到了节律的音乐性,给人以美的享受。梅老师的诗词总是和历史、现实、文化以及个人的体验保持着密切的关联,以精神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引路,也为读者提供心灵的慰藉。这是一种敞亮的胸怀拥有的澄澈的境界。因此,他的诗,文字干净,又有生活气息,蕴含着诗人对人生哲学的诗意解读。和当下的大多数诗歌作品相比,梅老师的诗词很少意象的堆砌。从艺术上讲,他的追求并不是当下诗歌的主流,而是延续了老一辈那一代人的艺术思路,但他诗词中流露出来的精神力量是具有普视效应的,可以超越某一个具体的时段、具体的现象、具体的人与物。当我们读多了那种外表华丽、内在空虚的“空壳诗”的时候,当我们体会到人生、现实需要我们去选择、矫正的时候,梅老师这样的诗词,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启示和温暖。

我是一个徘徊于诗歌殿堂的“门外汉”,本是没有资格为梅老师的诗集写序的。但我非常愿意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表达我对一个父亲般的老师的一份敬意,便记下了一些阅读感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不辜负众多同学的期许。赧面汗颜,不揣浅陋,说出我个人的一点粗疏见解,仅供参考。未得其妙,未尽其妙,希望作者和读者见谅。最后趁《梅园诗话》出版发行之际,涂鸦一首,并以为序。诗曰:

休闲泼墨慧心通,养性挥毫夕照红。

谈古说今千古事,梅园诗话道精神。

康伦梅,笔名〇梅。男,81岁。湖南省新化县温塘镇石井村人,基层从教50年,系湖南省优秀教师。有教学论文载新华出版社《三湘教师优秀论文选》。现居娄底。

梅园诗话 | ● 康伦梅

蜡 烛

山区执教四十春,
心底一支烛照明。
只因需要挺身立,
流泪流血不留芯。

为学生烧水洗冻疮

制缸烧水洗疮痛,
每晚分批分次轮。
数九寒天温暖过,
五十弟子一家亲。

劝戒早恋

花谢瓜红蒂自落,

水流通畅渠自成。
东虹本是自然物,
两目相生自有晴。

园 丁

姹紫嫣红畦满荣,
几兜矮个略缩形。
抚枝察叶细摩究,
个性护呵齐整平。

桃李花间

花蕾啄破春光晓,
小鸟孵出立枝头。
迎风扑棱想飞去,
挤在树笼又不飞。

春蚕与蜡烛之作

年轻热血浇苗圃，
到老方磨绣锦针。
烛泪凝堆雕艺美，
蚕丝作茧织绸精。

梅·园

寒风浴色枝枝韵，
冷气凝神朵朵馨。
香苦雅俗谁晓趣，
知情总是系铃人。

春蚕丝后

茧成丝后缚其中，
化蛹为蝶辑卯文。
远处不闻飞玉笛，
更无冬树响蝉声。

梅花愿

本喜梅花独自开，
满园春色却随来。
历经香苦一年奋，
傲雪寒时如火燃。

玩诗弄影

玩诗弄影休闲装，
髦暮晚年养老方。
仁者得仁智见智，
送君一束枕边香。

春节疑老

人生易老书难老。
幼读老书，
今疑书老。
斜阳问书老未老？
春节显老年已高。
不放花炮，
不再争豪。
旭日吟诗老未老？

晨起偶见

小区绿带何焦土？
梯上幽窝谁补平？
善恶积分天记账，
增折年寿榜文清。

观夹竹桃

常记江边竹桃，
应是绿肥红瘦。
晨起溪亭一照。
唉呀，唉呀，
芬芳娴静正茂。

半 径

半行文够生活圈，
儿驾逛悠城际间。
彩信电邮海外去，
增来半径画心圆。

高铁过山村

高速飞驰心领先，
群山扑入目难接。
荡舟别井摇波里，
戴月归星穿隧间。

人 生

人生犹是倒着“春”，
日照两枝往上升。
青枝风雨到六十，
老枝抱日仰承春。

如梦令·微信

昨夜雨敲风送，
浓睡不消残梦。
试问老夫人，
却道雪飞强劲。
非也，非也，
应是声声微信。

闰 秀

闰房一秀欠着花，
万念千神不见出。
蹙眉羞涩怯声问，
妆淡粗疏可意乎？

爱情天梯 | ● 姜贻斌

我与李述文认识多年,晓得她一直从事散文创作,没想到,这次她竟然拿出了一部长篇小说,为此,朋友们都为她高兴。

一部优秀的小说,其内涵丰富,包含了多义理解之可能。读罢,让人百感交集,万千回味,同时,这多义的理解,又将读者最终领向对个体心灵的轻抚与体察。而李述文长篇小说《金梯门》,即是如此。

《金梯门》的创作,是作者“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姑妈父母和我爱的人”的使命书写。一个作家背负的使命,在于对生活有重大的发现,以及对生命有痛彻的体悟,艺术触角要异于常人。李述文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良好艺术天分和艺术自觉的作家,对生活与人生有着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基于女性自身,对男性、婚姻,更是有着清晰而坚固的体认。世态即人心,李述文深解其味。她在小说中能够挖掘人物内心,耐心体恤,在一份从容有度的掌控下,完成自己的写作诉求,从而刻画出了一道乖态富丽的《金梯门》,以及三个生动真实的姐妹形象。

《金梯门》讲述的是八个女人与五个男人的情感纠葛,以及他们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故事。它主要围绕记者伊静、歌手方馨、银行职员柳晓晓带着对“外婆”的梦想向往,因为爱而追求爱,寻找“金梯子”而展开的。小说通过揭示当代女人依附身

边男人的能力、地位财富与权力,才能获得所谓成功的生存境况,呼吁女性平权,呈现人性的美与丑,真爱的力量与正义的存在。三者互为映照,推向前行,直抵人心。

从表面来看,作者更多的是关注并探析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现代婚姻中的情感表达与生存境遇。这份思索在伊静、方馨、柳晓晓三位女主角的反差映照下,更显真切。伊静的存在较为被动,与单身的副省长欧阳峰帆彼此心中有爱,却不敢去爱。她写日记,看《魅力女人》与《爱与意志》,吃安眠药,要“说法”,她认为“爱情就是女人的信仰”,但当她爱的情感遭到压抑时,她甚至有点懵懵懂懂地“羡慕”起“红灯区”那些失足女人们的所谓“自由生活”。方馨则是大胆追求自身幸福的女人,面对昔日的恋人背叛自己的感情,她敢于挣脱,与世俗对抗。她敢于对“回心转意”的男友叫板:“你不要认为感情上的事,就是男人能做主,想怎样就能怎样?!不,请离我远一点。”她敢说真话,并忠告表妹:“如果你没打算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感情,就不要为了某些利益去靠近男人。”她历尽艰辛,终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找到了爱情,成为了幸福的女人。柳晓晓却为了一个她不该爱的人绝望自尽,“我还年轻,救救我吧”。她相信宿命:“外婆说的金梯子上面的那道坎,看来,我是真的过不去了”,最终,她为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悲剧性的休止符。

三位女主角,三种不同的人生及碰撞,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是女性在生活与婚姻中的活法,究竟是听天由命淡然接受,还是奋不顾身大胆抗争?是女性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究竟以何种面目出现,又究竟以何种方式收场?是谁该为大胆追求自身美好的女性被侮辱、被伤害承担责任?是当女性面对伤害的时候,又该以怎样的心态与方式回敬这份伤害……等等。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作品的解读,又不可仅仅

停留在这个层面,它拥有更深邃更丰富的内涵及信息。正如有着梦幻色彩的“金梯子”一样,三位女主角的人物形象本身,也蕴含着作者精心注入的寓意:对爱充满无限向往的人们,与性别、年龄、身份是无关的;每个追求幸福、美好、理想、光亮的人,以真诚,善良,勇敢,自重,抗拒俗世的挤压,力图保持原有的光亮与新鲜。她们必须要小心翼翼躲避着来自外部的明枪暗箭,又要确保自己的内心在前行中葆有勃勃生机,不会蒙垢于尘世。至于作品对于柳晓晓的绝望自尽,不仅是她美好生活的幻灭,更是作者对俗世陋习、久积成见的控诉与批判。

《金梯门》以伊静的视角展开叙述,讲述更多的是伊静的故事,的确,给读者带来触动与震撼的,也是伊静的悲欢。但细细分析来看,最终所带给我们最多感触的,实则是柳晓晓与另一个悲情人物芳欢,“像我这种女人,还有资格去拥有爱情吗?我真的不值得他爱了吗?”女性原本的柔软与敏感,也因此鲜活而丰满。

而我们,也追随着伊静的脚步,深思伊静的反思:“我们女人首先要为自己而活,你自己都活不成,还怎么去为他人?”“女人自尊、自爱、自强,也许更重要的是自强。女人自强了,就有能力自尊、自爱。”所以,伊静看到了“雾渐渐散去,大地辉煌,那黄色的斑点,变成鲜红的太阳,一束金光,穿过厚厚的云层和密密麻麻的树叶缝隙,顽强地把它的光辉洒向大地”。所以,作品不仅写出了美好的毁灭,给人以痛惜,同时,也萌育了新生,给人以希望。这份新生所带给我们的,才是心灵上的震撼。

《金梯门》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段关乎个体的心灵成长史。我们多少都能从中看到属于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影像。作者通过对美好毁灭的展示,为我们的心底升起了一盏明灯,从而引领我们穿越长长的暗夜,通向光亮的所在。这应是《金梯门》核心意义之所在。

作者简介:李述文,湖南涟源人,本科学历。湖南省作协会员、毛泽东文学院第五期学员。1982年发表处女作,同年获湖南省千字文竞赛一等奖。此后,在全国省市报刊杂志发表诸多作品。2008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生命之重》。长篇小说《金梯门》,2018年10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2019年初获娄底市第三届文学艺术一等奖,入选娄底市2017—2019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品。

金 梯 门(摘选) | ● 李述文

去省城找首长

上任不久的副省长欧阳峰帆检查新农村绿色蔬菜基地后,刚回办公室坐下,电话铃就响起来,他迅速看一眼身旁的来电显示,是个熟悉的号码,不经意愣一下,没等秘书来接,拿起话筒。电话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很小很温柔:“喂,是省长吗?我已到省政府门口,被他们拦在外面。”欧阳峰帆脸上表情凝重,犹豫几秒钟最后还是没作声就挂掉电话。伊静不敢确定这电话是不是首长接的,不敢再打,等了一阵,不见欧阳峰帆打电话过来,拦她的人依旧态度强硬不让她进去。伊静急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出门前,伊静在网上查了省政府机关大院的地址和概貌,又从一个在省政府机关上班的朋友那里打听到首长在2号楼上班,待确认这些信息,她冒着酷暑来到省城。因不熟悉道路和车况,同样路线的车坐了两个来回,几经周折,到下午接近下班时间,她终于赶到省政府机关大院门口,却被值班的武警战士拦了下来,一位在省政府机关大院上班的朋友正好路过,她才被对方带入大院。听朋友说,新省政府机关大院已建成,年底他们要搬家了。找个理由抓紧离开这个热心的朋友,伊

静找到2号楼。

这是栋老式结构的水泥红砖混合型红色建筑,五层楼。楼下有条专门通往此楼的柏油马路,马路与楼的正门由七八级水泥台阶相连,马路右边是个小型停车场,停车场旁边是一片封闭的小树林,有桂花树,枝繁叶茂,清香满园;有白杨树,高大挺拔。楼的正面,隔着马路是大片绿油油的草坪,四周开满三角梅、紫薇、红玫瑰等多种植物鲜花,火红红的一溜,把人感染得很富激情。一缕阳光从白杨树的绿叶中穿过,金灿灿的光芒照在伊静脸上,伊静抬头眯着眼望一下太阳,下意识地用右手去遮阳光,朦胧中她恍惚看到一个类似梯子的东西在晃动,再定神看时,那缕阳光已被树叶遮挡,天空是白光光的一片。伊静便放下右手,怔怔地站在与大楼门前不到五米的草坪里犹豫起来,真的要见首长了,心扑扑直跳,出门时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消失殆尽,是否进去?直接到首长办公室找他还是在这里等他出来?她拿不定主意,抬起双手搓了搓手心,手心湿漉漉的。不一会儿,2号楼出来一名武警战士。这里怎么还会有岗哨?她吃了一惊,心里嘀咕着。

见一个女子站在草坪神态紧张地盯着2号楼大门,有点不正常,那战士便走上去问:“你找谁?”

“嗯……嗯……于丹阳。”她支支吾吾,最后从嘴里蹦出这个名字。她突然记得首长寄给她的礼品包裹单上,寄件人是这个名字。她来省城之前,从有关资料上查找这个名字,证实于丹阳是首长的秘书。

“你找他有什么事?”战士问。

“有事。”

“什么事?”战士坚持要问清楚。

伊静没有再同战士说话,她总不能说,她是直接来找首长的。

可战士一点都不含糊,他说:“你不能站在这

里。”

说着,他催着伊静赶快离开。伊静连忙掏出手机,再次拨打首长办公室的电话,这次他“嗯”一下就挂断了,声音很小,似乎是从喉咙里霸蛮挤出来的,但她还是捕捉到了。

这一声“嗯”,等于告诉她,他在办公室,她很激动,眼泪都要出来了,但她还是克制住兴奋,平静地对战士说:“我打了首长办公室的电话,首长在办公室。”

战士一听,不对头,更警觉而又怀疑地问:“你到底找谁?”

她瞟一眼战士,没再说什么。战士见女子赖着不走,又说不清找谁,只好打电话叫来首长身边的一位秘书。这位秘书浓眉大眼,皮肤白净,像是刚从高校毕业。他很认真很严肃地问伊静:“你找谁?”

“我找欧阳省长。”伊静怕他也像刚才那位武警战士一样赶她走,只好如实说。“我是首长的亲戚,”她又补充说,“刚才,我打了首长办公室的电话,他接了,他在办公室。”

“你预约了吗?领导同意意见你的话,会预约你的。”秘书说。

伊静没有作答。

秘书上下打量伊静的模样与着装,只觉得这女子长相还不错,看了舒服,又很认真地看了几眼。他认为从人的穿戴和举止行为上是可以大致判断其身份的,他现在需要的信息就是要知道眼前这个女子到底是什么身份,她要找首长干什么。伊静的着装和形态在秘书眼里有点滑稽而青涩,一条纯白色起蓝碎花无袖布质连衣裙,脚下是一双白色坡跟皮凉鞋,因出门太急,袜子都没穿,肩上斜挎着两个包,左肩一个黑色长圆形小旅行袋,右肩上是一个白色女士皮包,两个挎包上的宽边带子黑白鲜明地在女子身前十字交叉。出门时,本

来伊静是把白色皮包挂在右肩上，黑色小旅行袋提在手上，可这会儿伊静太累了，一天都在问路坐车赶路，饭都来不及吃，尽管就要见到首长，很兴奋，但毕竟累了一天，从早晨到下午就喝了点矿泉水，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吃，伊静就把两个包做了如此处理，想给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因时间太紧，伊静一门心思在想着怎样见到首长，这会儿也来不及顾及自己的形象了。秘书年轻，没有经历过“文革”，但他看到面前的女子，脑海里马上就想起影视片中那些时间久远的历史镜头，眼前的女子怎么看都有点像“文革”时期搞大串连时那些很富有激情的红卫兵，一肩挎着黄色布包，另一肩挎着军用水壶，只是女子腰间不是扎的军用黄皮带，而是一根很精致的蓝底起白花的皮质细腰带。再看看伊静的头发，本是一头秀发披肩，可由于旅途劳顿，这时乱蓬蓬地散落在肩上，有一撮头发还怒发冲冠似的冲在头顶上。这一点上，伊静也想到过找家附近的理发店整理一下，当她走进路旁的一家理发店，看到人多，马上出来了，时间紧，管不得那么多，现在重要的是害怕错过首长上班时间，下班时间一到人就走了，偌大的省会，她到哪里寻找他？路途中她不停地在给首长发短信告诉他她到了哪里，首长虽然没有回复她，但没有拒绝她来也没关手机，这些现象使她更确信自己的直觉，首长在办公室等她，现在她就在首长的办公室楼下，他们的距离只隔几米远，可身份的差距却是那样遥不可及，如今伊静连站在首长办公室楼下都构成了对首长的一种威胁，遭到这么多人的盘查驱赶，伊静委屈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秘书打量完伊静，他判断这个多少有点乡下品位的女人，应该不是首长的亲戚，再有品位也只是个乡下人，据他了解到的首长的信息，首长是天津人，北方大城市里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的乡下亲戚？他眼里藏着对伊静不屑一顾甚至带有鄙

夷的目光，双手交叉抱着放在身前，质疑地问：“你是首长的亲……亲……戚？”说亲戚时，他嘴角往上翘，身体微微抖着，差点笑出声，这样层次的女子居然敢冒充我们首长的亲戚，他觉得这女子还挺敢诈唬人的，这样胆量的年轻女子在他看来还不多，他想都不要想地就认为女子绝对在说谎，他把这“亲”字重叠，“亲戚”两字分开拖着长音，提出他的质疑。秘书心里本来想揶揄伊静几句：想不到你胆子还挺大，年纪轻轻却敢骗到省政府里来，真是浪费了一张好面孔。可自知责任在身，他没有时间同眼前的女子周旋，未等伊静作答，秘书又紧接着说：“首长的亲戚从来就没有来办公室找过他。”意思是你绝对是个冒牌货，秘书提高嗓门严肃地问：“你找首长有什么事？到底想干什么？”伊静感觉对方已把她看成一个对首长构成严重威胁的不法分子，她强忍住怒火与屈辱，今天她千辛万苦来找首长，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在她心里，过去所有的经历已不算什么，如今重要的是她对首长的爱依然顽强地在心里生长。她要见他，她要知道他心里有没有她，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哪怕今天就是要她死她也要见到首长，即使只能远远地看他一眼，她也愿意承担任何风险。伊静平静下来，冷冷地看了一眼跟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还小，像刚从学校出来，脸面还很稚嫩的年轻人，认真考虑着他的提问，想，我总不能说，是想找首长问问，他到底爱不爱我？只好随口说：“想请他帮忙解决我父亲退休的待遇问题。”

秘书一听，这个女子是来找首长麻烦的，不把她赶走，上面责怪我失职，怎么担当得起？他紧张起来，把嗓门提得更高，几乎用带批评性质的口吻说：“你哪像个首长的亲戚？你根本就不是首长的亲戚，首长的亲戚从来就是非常自觉的，家族里出了个这么大的人物，都会很注意策略，维护首长的形象。你还是不要骗人了，赶快离开这里吧。”

伊静下定决心来找首长,他就在那里,她却不能见他,连站在他办公室楼下的资格都没有,加之遭到这个比自己还小的年轻人的严厉呵斥,她心中的火终于蹿上来,大声还击说:“是!我不是首长的亲戚,但我就要站在这里等他。”她把“就”说得很重,豁出去的架势。

说完,她害怕年轻人用粗暴的方式把她拽走,急忙发信息给首长:我在你办公室外面,被他们拦下来了。

没有回信。

“我是这里负责的,你同我讲,你找首长干什么?”

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位老者,瘦高,戴着眼镜,穿着一件白绸缎衬衣,衬衣领口颜色稍有发黄,衬衣两边又有点不对称,整体上看,人显得有点疲惫,但他细细的眼睛透出几分慈祥,他语气温和地问伊静:“请告诉我,你找首长有什么事?”

伊静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和理由让自己留在这里,而她必须当面捕捉到首长见到她的那一刹那的感觉,似乎只有在这份不经意的感觉中,她才能清楚地弄明白首长对她真实的心理和态度,所以不管今天首长会不会招待她,她就是要见到他。她相信,首长同样也渴望见到她,理由有三:她来之前发信息问过他,如果他不希望她来他办公室找他,会明确拒绝她,可他没拒绝;其二,如果他不肯见她,他有很多个理由不留在办公室,并且现在已过下班的时间,更没有理由留在办公室;其三,更直接的是,他接了她打到办公室的电话,并“嗯”了一声,他的座机应该有显示号码的功能,他愿意接她的电话,是他想向她传达他在办公室的信息。伊静坚信,首长想见到自己。为了让自己不被这帮人赶走,她只好示意年老的负责人跟她走到草坪的另一头,这里与首长办公室那栋大楼隔了十来米,她边走边犹豫着拿出手机,翻出一条首

长发给她的短信,给这位负责人看:当你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时,你就站在了生活的最高处;当你明了成功不会造就你,失败不会击垮你,平淡不会淹没你时,你就站在了生命的最高处。这需要包容、豁达和自省的胸怀与人生态度。

老者非常认真地看着短信。伊静焦急地瞪着2号楼的出口,生怕首长走出来她没看到,他就钻进车子离去。这时,老者几乎用急切的声音,有点失态地大声喊着伊静:“喂,这手机怎么翻?”

伊静明白这条短信有点长,手机要翻一页才能全部看完,伊静接过手机,老者或许觉得对首长发的短信不必看得太清楚,尤其是给一位年轻女子发的短信,他没有再要求翻到另一页去看短信,只是半信半疑地问伊静:“这是首长发的吗?”

伊静将手机递给负责人,指着左上角的号码说,这号码不是首长的吗?老者扶了扶眼镜,接过手机,认真看了看信息左上角的号码,他归还手机,没有立刻作声,沉思了一下,才决定问:“这能说明……这……领导……”他结结巴巴,没有说下去。

伊静立马明白他要说什么,便接上去说:“我没有说首长怎么样,我只是想证明我同首长是认识的。您能不能给首长汇报一下,我要找他是想请他帮忙解决我父亲退休的待遇问题。”

老者说:“他知道这个事吗?”

“我曾跟首长说过,他知道的。”

老者没有再说什么,略有所思地往2号楼走。年轻的秘书凑到老者面前问:“怎么回事?她要干什么?”老者含糊其词的,“嗯,啊”两声,没再说什么,便走进了2号楼。

年轻的秘书和武警战士再没有要赶伊静走,他们只是在原地待着,伊静也自觉地站在草坪的一头,没有再往前面靠,静静地等待着首长出来。

一会儿，首长终于出来了，一大帮人簇拥着他。他还是戴着那副黑色边框眼镜，由于伊静离他有十来米的距离，她感觉首长走出楼后就马上用眼光扫了一下四周，应该是在寻找她，伊静相信至少他的余光看到了她，但他装作没看见，表情严肃地在那帮人的簇拥下走向一辆黑色越野车，是什么牌子，她没有看清楚，伊静只顾看首长的脸色去了。他还是那么俊朗，只是比以前明显苍老，背也驼了一点，人似乎有点疲倦。伊静看他没有表情，便僵硬地站在远处看着他，不知所措地考虑着，是否要同首长打招呼。首长马上要上车了，刚才看她短信的老者，站在首长的身边，向他指了指草坪一头的伊静，说了一句什么话，伊静没有听清，但首长终于有机会认真地看了伊静一眼，这一眼中，伊静立马捕捉到首长内心的期盼、慌乱和恐惧。

伊静连忙加快步子靠拢首长，她听到首长话无伦次地说了两句：“她的事，我说过的，我说过她的事我解决不了。我跟她说过解决不了。”边说边准备上车，有人赶紧熟练地伸出右手为他打开副驾驶座位后座的车门，左手搭在车门顶上。此时伊静已走到他的车子旁边。不知道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伊静这样想着，马上又再一次感受到了首长内心的慌乱。他坐好后，脸上即刻恢复了冷峻的表情，但见伊静靠拢上来，扶了一下眼镜框。伊静看到他扶眼镜的手轻微抖了一下，随即冷峻的表情掠过稍许的尴尬，一种莫名的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浮上脸庞。

车子马上就要开了，伊静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打开他的车门上车，生死也要跟他在一起。但车子开动时，她却站在那里一动也没动。年轻的“马屁精”秘书大声地呵斥着伊静：“走开！别挡路。”伊静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车子便溜烟地跑了。

伊静心里很懊恼，下这么大的决心来见首长，还没说上话，首长就走了，更重要的是困扰了她很

长时间的心结没有打开，这更让她每天寝食难安。她恨不得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去追打那远去的车子，但她只是这样冲动地想了一下后，脑子里便出现了片刻的空白，胸口好闷，她把黑色的小旅行袋取下放在左手里机械地提着，挎在身上时，旅行袋带子是拉长了的，这回提在手上，带子明显过长，黑色的小旅行袋几乎拖在地上扫。她右手本能地拉着身上斜挎的那个白色的女士皮包，木木地跟着车子往前走，刚开始她想冲动地跑上去追车，但她忽然想到后面那帮“狗腿子”一定在看她的笑话，也考虑到以后，首长万一主动来找自己，后面那帮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时，就还得找机会来巴结她。她这样想着，便故作镇定，把女性的矜持尽可能地留下来给后面的那帮人看。车子越跑越快，一下子就消失在前面的转弯处。

出了省政府机关大院，她不知道左走还是右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茫然地望着街上摩肩接踵的人流车流，脑子里混沌得很，我在哪里？干吗来了？她一时感到时空的失真、世界的失真和自我的失真。正是下班高峰期，她跟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走过一条大街，慢慢地才知道自己其实很悲伤、很无助、很屈辱，也很愤怒，同时，她脑海中仍清晰地浮现出首长刚才尴尬的笑脸和慌乱的言语，想到此，伊静莫名地笑了笑，摇了摇头。至少，在首长这片刻的慌乱中，伊静看到了他内心的那份复杂。今天2号楼下的岗哨或许是他特意为她设置的，伊静敏感地想到这点。他为什么又想要见她，又想要在他们之间设置障碍？伊静没来得及想清楚，酸楚的泪水终于止不住地冲了出来，如果身边有条河，她会毫不犹豫一头栽下去。

又木然地走过一大条街，伊静才感觉路边的两排灯已亮，周围耀眼的霓虹灯在街道的各处跳跃闪烁，茶馆餐厅播放出的轻音乐与歌舞厅传出的爵士音乐夹杂着路边小贩吆喝的声音像一曲贝

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强力地冲击着街道上每一个生灵的耳膜和心灵，又悠悠地飘荡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回响在鳞次栉比装饰得很精美的高大建筑群中。省城比伊静他们那儿的小城繁华很多，但此处城市的气派与繁华也难掩伊静内心的落魄、哀怨、孤独与茫然，又穿过两条街道，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伊静似乎冷静了许多，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掏出手机，看了看，看有没有新发进来的信息或未接电话，她怕街上嘈杂的声音及刚才自己失控的情绪，影响她听到手机的提示声音。确定没有，心又被狠狠地扎了一下，很疼，泪水再次涌出，她掏出纸巾胡乱擦了一把泪水和鼻涕，拨打首长的手机，他接了说：“回去吧。”

“你叫我怎么回去？我感觉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伊静哽咽着说。“到现在我一天都没吃饭，你至少要陪我吃个饭吧。”伊静近乎在哀求。

“回去吧！好吧，我还有事。”说完便匆匆挂了电话。

伊静再打时，首长没有接，再打，仍没接，伊静把头埋进放在膝盖的双臂下，大哭起来。

外婆的金梯子

伊静来到高铁站，谢过老者，去排队买票。买好回蓝城的票，通过安检，她看了看时间，离开车还有个把小时。候车室里，人声鼎沸很是热闹，伊静买了个面包找个靠边点的位置坐下，咬一口面包，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唉！伊静叹口气，本来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两个人，怎么就有如此纠结与痛苦呢？

女孩谁没有崇拜伟人的情结？但要一个普通的女人，尤其是有些社会阅历和文化知识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要求自己去爱一位有一定地位的大人物，如果没有特殊的经历，或只要这个女人精神是正常的，恐怕没有哪一个女人会把崇拜

心中伟人的情结当回事，真的要自己要死要活地去爱那位大人物。至少当初的伊静是不敢想象要让自己去爱这样一位人物的。她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即使女人长得漂亮，能当家当，她也从不这么认为。况且她认为世界上比她漂亮的女人多的是，她甚至认为她只是一个普通得满大街都随处可见的女子，这样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小女子今天怎么可能就要求这里的行政长官来爱自己，就算是一个从精神病医院跑出的病人，大概也不会这么去想，要这么大的人物来爱自己。可今天的伊静，就这么想着，即使冒死她也要来见见首长，至少她要弄清楚首长到底心里有没有她。结果如何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得出结果，要不她会被心里的这份纠结折磨死。现在，这个结果似乎已经出来，面对这样的—个结果，她接下去的感情要怎么走？任其发展还是强迫自己彻底忘记？她一时感到茫然。

伊静拿出餐巾纸偷偷擦掉眼泪，吃完面包，喝一口矿泉水，抱着包居然睡着了。她梦见了童年，梦见了外婆，梦见了外婆的金梯子。学校放暑假，伊静在外婆家，外婆带她去放风筝，那是一个金光灿灿的早晨，伊静穿着一条粉红色的公主裙，拉着外婆给她的正高高飘扬的风筝，欢笑着、蹦跳着向前跑，一会儿，她累了，把风筝放下，眯着眼睛看初升的太阳。太阳温柔而又火红，它周围的万物被披上一层神秘的光彩。外婆走过来，慈祥地搂着外孙女，看看她，看看太阳，然后给她讲了一个“金梯子与太阳”的故事：

“每年的七月七日，天上会放下一把金梯子，那金梯子啊，乖态富丽（南方方言：好看），金光灿灿。”外婆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光，她接着说，“人踩着梯子拼命往上走，可走进太阳里。”

伊静不信，说：“外婆，你骗人。”

外婆说：“那年的七月七日，金梯子放下来了，

许多人挤了上去,我也拼命往上挤,快到那里时,遇到了一道门,成千上万的人拼命往里挤,你曾外公来了,把我抱下来,曾外公说:‘小孩子不能上去,会摔死的。’”

“后来呢?”伊静急切地问。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金梯子。”外婆的眼神失去了光芒,她说,“只要过了那道门就好了。唉!后悔没用啰。”

“太阳里有什么?”她仰着头,看着慈祥的外婆,天真地问。

外婆搂着伊静的身子轻轻说:“到过那里的人都说,那里乖态富丽,很暖和。”

“还有什么?”

“有英俊勇敢的王子和美丽的公主。”外婆微笑着回答。

“王子和公主是干什么的呢?”她好奇地问。

“他们是一对恋人,非常相爱,非常幸福,永不分离。”

“那我能不能成为美丽的公主,能不能到太阳里去找英俊的王子呢?”

外婆深情地对伊静说:“当你长大后的某一天,看到金梯子放下来时,你要拼命抓住它,往上走,挤过那道门就好了。”

伊静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外婆又笑了,把伊静的头发往后拨弄一下说:“能,你一定能的。只要长大。”

“金梯子。”伊静醒了,她在心里轻轻地嘀咕一声,苦笑着又摇了摇头,对自己说,“外婆你还是骗了我,世上哪有什么金梯子?没有的。我再不能生活在幻想中骗自己了,一定要有个了断。”伊静正想着怎么个了断法,高铁站里的广播传出个温柔的女声把她吓了一跳:“开往蓝城的 T6850 快要开了,请没上车的旅客抓紧上车……”伊静立马拿

起行李冲出候车室。

《金梯门》内容概述:

三姐妹听外婆讲了一个故事:人长大后,某一天,天上会放下一把金梯子,人踩着梯子拼命往上攀,可走进太阳里。

小说主要叙述了记者伊静、歌手方馨、银行职员柳晓晓三位现代女性在外婆“金梯子与太阳”的动人故事感召下,带着对外婆所述场景和梦想的向往,在蓝城打拚奋斗,用毕生力量去寻找成功,在各自人生舞台上演绎酸甜苦辣的故事。她们三个有着三种不同的命运,但不管命运结局如何,都是她们对梦想的渴望和执着追求。

作品以人物对事业与情感的追求为主线,带着思考,满怀情感,刻画了一组具有真善美的典型人物。塑造了改革开放大变革中,一个党的高层干部在为“中国梦”实现的奋斗中,他既是对党忠诚,有坚定信仰,有责任有担当的将士,又是具有自然属性与欲望的普通人;既有共产党人为信仰,为人民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的崇高情怀与坚定意志,又有普通人对美好生活、对爱情向往的朴实情感。人物塑造自然真实、伟岸又普通。

小说以蓝城为缩影见证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社会的发展,及普通大众不懈拼搏的精神。同时力求表达在当今社会中,女人要想抗拒俗世的挤压,力图保持原有的纯真善良本色,不蒙垢于尘世,是需要女人历练自己有一颗更强大的内心和提高自立自强自尊的意识和能力,以此确保女人在前进中,不管怎样的艰辛,仍葆有勃勃生机。同时呼吁社会关注女性在职场打拚中所遇到的情感和人生困境与困惑。

文联在线

▲市文联组织市属传统文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开展集中学习活动的

12月5日上午,市文联组织市属传统文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开展集中学习活。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湘平作主题授课,市属传统文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市文联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学习。

学习活动由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肖佳文主持,党组成员、副主席彭虎初就加强协会管理及协会换届等工作进行了安排。

张湘平主题辅导指出,要学习、领会和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一要深刻感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艺工作的关心,二要深刻认识文艺事业的地位、作用,三是要牢记

文艺工作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责任,四要深刻感受党和人民对文艺工作者的期盼和要求。坚持文以载道,凝聚精神力量;坚持文艺为民,推出精品力作;坚持文为时著,描绘伟大图谱;坚持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精神;坚持文贵创新,激发文艺创造力,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建设富饶、美丽、健康、祥和的新娄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书尊楷法——廖吉林书法展”在中国政协文史馆开幕

翰墨飘香歌盛世,丹青亮彩写华章。1月2日上午,“书尊楷法——廖吉林书法展”在中国政协

文史馆开幕,吸引了不少全国各地的书法家和北京市民前来参观。

中国文联第九届副主席夏潮,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王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张继,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卢中南、张坤山、梁永琳、高军法、朱守道、宗家顺、郑军健、张建才、杨广馨、陆明君,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胡紫桂,娄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楠修,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李德仁,市老领导赵协卿等领导嘉宾 200 余人出席开幕式。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第八届副主席、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本次活动发起人总策划彭利铭主持开幕式。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文联、娄底市政协、娄底市委宣传部主办,展出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5 日,共展出了 200 余幅廖吉林创作的书法精品,活动旨在让社会各界对廖吉林的艺术造诣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同时,活动也为娄底书画家搭建了展示平台,为娄底书画艺术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 “祖国新春好·幸福进万家”—娄底文艺惠民活动启动

2020 年 1 月 10 日上午,“祖国新春好·幸福进万家”—娄底文艺惠民活动启动仪式在五江碧桂

园城市广场隆重举行。市文联组织近 70 名艺术家现场为群众送书、送画、送福、送春联、送节目,把党和政府最美好的新春祝福送到千家万户,让全市广大市民朋友提前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党委政府的关怀。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有才宣布活动开幕。

本次活动是根据湖南省文联《关于举办“祖国新春好·幸福进万家”—湖湘千名书家送万福书万联进万家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娄底实际,开展的一次系列文艺惠民活动。活动由市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市文联主办,7 大传统文艺家协会和红颜雅韵旗袍协会、民族管弦乐学会等文艺类社会组织共同参加,各协会均选派最优秀的文艺家组成强大阵容参与。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作家们现场签名赠送书籍,美术家们免费作画,书法家们挥毫泼墨,写春联送祝福,二胡独奏、小品、戏剧、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广大群众献上一道道精美的文艺大餐,赢得了现场观众们的阵阵掌声。“今天我不但领到了艺术家们赠送的书籍和春联,还观赏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在场的市民朋友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希望市文联能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让娄底广大市民能充分共享娄底文艺事业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娄底文艺界始终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文化强市”战略部署,履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担当,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惠民、为民、乐民文艺服务活动100余场次。

▲市文联召开书画艺术家笔会暨迎新茶话会

1月19日,娄底市书画艺术家笔会暨迎新茶话会在市文联机关举行。30余名书画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欢聚一堂,共话旧岁,喜迎新春。

与会人员本着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原则,从书画创作的方法、目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讨论,同时,进行了现场创作交流。艺术家们纷纷表示:“此次茶话会让人感觉非常温暖,同时收获满满,一方面,我们充分感受到市文联对艺术家的关心与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创作交流与讨论,进一步提高了创作水平。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不断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回报时代、回报社会、回报人民。”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湘平同志代表市文联向艺术家致以新春的问候,对市文联2019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激励广大艺术家们:眼睛要向“上”看,关注上级文联及专业协会展览展赛、培训等各方面信息,及时参与,提升能力;眼睛要向“下”看,关心基层,关注文艺“草根”,积累创作素材;眼睛要向“外”看,加强交流与学习,绝不固步

自封,希望广大文艺家用心灵拥抱生活,用笔尖创作美丽,用作品传递真情,用大爱回报人民。

▲娄底市领导走访慰问艺术家:为娄底文化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1月21日,娄底市副市长李有才率市文联有关负责人走访慰问市美协部分艺术家代表,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节日的问候。

李有才走访慰问了市美协艺术家代表龙建国、李日标,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认真了解他们近期创作的作品,并与他们面对面探讨创作相关事宜。

李有才寄语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要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充分发挥娄底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讲好娄底故事、唱响娄底声音,为娄底文化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市文联向娄底市中心医院捐赠爱心书画作品和善款

2月21日上午,娄底市文联抗疫捐献活动在市中心医院住院部E区会议室举行,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湘平,党组成员、副主席肖佳文、彭虎初,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吴小阶,院长李红辉,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姜海燕等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吴小阶主持。会上,市中心医院收到市文联捐赠

的《镇邪图安》、《纵横驰骋抗疫魔》、《战疫天使》、《义不容辞》等 15 幅书画作品和 89660 元爱心善款,其中市委基层党建办主任、娄底市演讲艺术家协会主席袁送荣代表协会向医院捐赠 58780 元、娄底市音乐舞蹈家协会秘书长唐博代表协会向医院捐赠 22480 元。

会上,吴小阶就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的相关工作做了简要介绍,并对市文联送来的“精神食粮”和爱心善款表示衷心地感谢。

随后,张湘平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市文联积极发动全市文艺工作者参与作品创作,大家广泛关注搜集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娄底市中心医院的党员干部、白衣天使的感人事迹,以文学、书法、美术等形式,创作了大量凝聚人心、温暖人心、鼓舞信心的优秀文艺作品。市文联机关、市演讲艺术家协会、市音乐舞蹈家协会还自发组织捐款,为抗击疫情献上绵薄之力。

最后,吴小阶、李红辉分别代表医院接受市文联捐赠的 15 幅书画作品和爱心捐款,并向市文联、市演讲艺术家协会、市音乐舞蹈家协会颁发捐赠证书。

作为省市卫健委确定的第一批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和全市危重病人救治定点医院,自疫情爆发以来,娄底市中心医院举全院之力抗击疫情,千余名医务人员英勇奋战在抗疫前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以捐赠医用防护物资、生活物资、筹集善款等方式向该院伸出援助之

手,助力抗击疫情阻击战、攻坚战。此次,娄底市文联组织全市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抗疫”主题文艺作品,为广大医护人员送来了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精神食粮”,传递人间真情,弘扬社会正能量。

▲娄底市文联成功举办“大爱无疆·文艺战‘疫’”书画精品专场义拍活动

娄底市文联“大爱无疆·文艺战‘疫’”书画精品专场义拍活动自 2 月 3 日启动以来,全市广大书画艺术家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积极参与。为了确保活动有序推进,取得预期效果,市文联成立了以党组书记、主席张湘平同志为主的活动组委会,负责对活动的领导和组织。

为了解决特殊时期无法组织现场竞拍活动的问题,活动组委会采取了线下建微信群发动,线上竞拍交易的方式举办活动。2 月 28 日—3 月 5 日,活动组委会在网上拍卖平台“微拍堂”成功举办了三期义拍,活动共征集义拍作品近 200 幅,除个别作品流拍以外,成交率达 99%,筹得善款 11 万余元。书画艺术家和爱心藏家参与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呈现出了国难当前的无私担当,迸发出了大爱无疆、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活动结束后,市文联为参加活动的书画艺术家及爱心藏家颁发了荣誉证书。拍卖平台在十五个工作日返回拍卖款,市文联已委托红十字会将会义拍爱心善款捐给了娄底市援鄂医疗队,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了相关情况。

